世界名著・迷情故事之十三　史都華 原著・尹現德 譯

聖母院風雲

世界名著・迷情故事之十三　史都華 原著・尹現德 譯

聖母院風雲

13

聖母院風雲

世界名著・迷情故事之十三

史都華／原著・尹現德／譯

長橋

67年國語歌曲年鑑 梅花

民國67年
國語歌曲年鑑

警察廣播電台
今夜之歌節目
主持人程蕙主編

□本書精選了67年一年普受歡迎的新歌235首，厚達436頁。
□本書從封面到內文都經過精心的美術設計；是一本歌選，也是一件藝術品。
□本書搜集了許多著名歌星難得一見的玉照；名歌、美人相得益彰。

●每本實價85元，直接函購九折。

長橋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4—8號　郵政劃撥：108613　電話：3516462

聖・母・院・風・雲

世界名著・迷情故事之十三

史都華／原著・尹現德／譯

第一章

在那依山傍水，充滿了靈秀氣息的都平加尼飯店裡，二十二歲的珍妮芙西佛小姐選了一張靠窗的桌子坐了下來。她一面吃著豐盛的午餐，一面若有所思地不知想些什麼。那天正是七月十五，陽光麗烈，暑氣逼人，教人覺得在這種艷陽高照的天氣下到戶外走動不啻自找麻煩。

珍妮芙來過法國——這個浪漫的國度好幾次了，每次都被瀰漫全國的浪漫氣息吸引住。在這小小的餐廳裡竟也聚集了各式各樣的人種。大家都在高談濶論，喧囂之聲充塞著餐廳裡的每一個角落。吵雜聲中更夾雜著醇酒佳餚的香味。此情此景雖然有些紊亂吵雜，卻教人有一種自在舒暢的感覺。窗外的景色更是令她眼界一開，比家鄉牛津的景色更令她激賞。

也許並不值得她有這種感覺，因爲隔壁桌正有兩位中年女子，身著蘇格蘭呢衣，滿口土腔地閒聊著她們之間才能了解的話題。她們的談話聲粗嘎喑啞，不斷地干擾著珍妮芙。

「親愛的姆恩小姐，」其中一位叉了一小片醃肉，以一種頗具教訓意味的姿勢在她面前晃動著說：「衆所週知，這種彎曲是因爲重力具有將組織輕重不同的物質分開的特性。這些奇形怪狀的岩石組合在一起竟十分富韻律感。」

「我同意妳的看法，雪兒芭蕾小姐。」姆恩小姐一副專家權威的姿態，以一種非常決斷的語氣說道。這一對就東一句，西一句，不著邊際地談論下去。珍妮芙懶得注意她們，掉過頭來凝視著窗外，兀自想著自己此行的目的。

一想起口袋裡那封紀荔安寄給她的信，粉臉瞬即佈上一層疑雲。信的內容教她十分困惑。自從離開牛津後的十多天，她一直促使自己不要去想這件事，省得招來無謂的煩惱。現在馬上就要和紀荔安見面，更沒有必要擔心了。

珍妮芙的父親是牛津大學音樂教授。她的童年就在那著名的櫻花小築中渡過。櫻花小築座落在教堂的鐘塔下方，是棟古色古香幽雅別緻的房子。房子周圍是一片花園，園外有一道高高的圍牆圍繞著。房子後面就是聖雅德大教堂。整棟房子在肅然之中帶有一絲恬靜怡人的氣息。

她當時只是一個小女孩，七歲的時候，一生中最快樂、最難忘的日子終於來臨了。住在諾山

伯南郡，具有法國血統的表姐紀荔安由於父母在大戰中不幸去世，不得不來投靠他們。她這一住就住了六年。六年對一位飽經世故的成年人來說只不過是過眼烟雲，轉瞬即逝。但對一位年僅七歲，不知人事的小女孩而言，六年的歲月就等於是她的一生。生活中的種種都值得回味一生。另一方面，對西佛太太來說，有人和珍妮芙作伴，她也得以鬆一口氣，撥出一些時間去做別的事。

大戰後不久，紀荔安嫁給一位名叫加格拉瑪丁的法國人。他就住在牛津附近的法人區。婚後不久，他們就搬回她先生的家鄉——波爾多去住了。

十三歲那年，珍妮芙又開始過孤獨的日子。她被送到一間離家不遠，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就讀。最後一年又被送到瑞士一家學費更昂貴的女子精修學校接受儀態訓練。

這次遠行是西佛太太第一次與女兒分離，即使再捨不得，也不得不暫時忍受一下離別的痛苦。她一向認爲唸書，畢業，回鄉，交男朋友，出嫁等等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什麼稀奇。珍妮芙從來不提自己的抱負。她內向文靜，母親誤以爲她是害羞的女孩子，凡事只知聽天命。當然母女間的感情是不錯，但這種良好的感情關係卻建立在完全誤解的觀念上。

倒是西佛教授卻非常了解他的女兒。既然她已經畢業了，又要回到牛津住，就堅持一定要讓她多學點東西。西佛太太不得不放棄擁有一間私人畫室的夢想——其實她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她同意讓珍妮芙再去學一些較適合婦女的藝術。

珍妮芙又回到故鄉櫻花小築居住，進入一所藝術學院繼續攻讀。

這個家似乎註定遲早要經歷一點兒波折。十八歲的珍妮芙亭亭玉立，正如一朵含苞待放的百合。她小的時候就長得很清秀，臉蛋迷人，滿頭金髮，在在都顯示出她長大後必定是一位風華絕代的佳人，如今果然出落得十分標緻。

這一來西佛太太可擔心了，不得不時時防範著那些常來拜訪西佛教授的窮學生騷擾珍妮芙。其實她是有點兒杞人憂天。珍妮芙對那些學生仰慕的眼光根本視若無睹。

一直到她碰到了史蒂芬·莫斯飛。他在韓國服役期間受了傷，度過一段非常艱困的日子。他雖然來得有點兒晚，但畢竟還是來了。他在一家英國醫院住了一年，出院時二十一歲，對於那些荒廢了的歲月有一種苦澀的感覺，也感到自己的體力因爲受傷而有點兒衰退。

他完全浸淫在音樂的美妙旋律中，在這方面表現出驚人的才華及潛力。西佛教授很欣賞他的才華，決心要造就他。

一開始史蒂芬便佔住珍妮芙的大部份時間，但是他們之間似乎沒有一點兒戀愛的跡象。西佛太太每天虎視眈眈也沒見著什麼像情侶的舉止。史蒂芬似乎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談情說愛。

珍妮芙的腦海裡似乎壓根兒也沒有這種念頭。

他全神貫注在音樂的天地裡，只是偶而會想到珍妮芙。

西佛太太終於因爲女兒的沈默，史蒂芬心無旁騖地研究音樂而緩和了憂慮，繼續作著她的美夢。

直到畢業舞會那天晚上，西佛太太一聽到大門口的停車聲，便匆匆地趕下樓來。其實用不著匆匆忙忙趕去開門，她早就將大門鑰匙給了珍妮芙。她之所以這樣匆忙是因爲心裡早就有某種預感。果然不錯，大門打開來，湧現眼前的是一幅驚心動魄，令她的心一直往下沈的驚人鏡頭。

首先出現的是打扮得像仙女般的珍妮芙。最令她意外萬分的是史蒂芬和珍妮芙竟然非常親密地手挽著手，有說有笑地走在一起。珍妮芙剛好把頭掉過去和他說話，因此西佛太太看不到她的表情，但是史蒂芬的笑臉卻看得一清二楚。她趕快迎上前把珍妮芙接了進去，那種表情就像生怕女兒被史蒂芬搶走似的。不過她還是不失風度地邀請他進來小坐片刻。史蒂芬卻很委婉地拒絕了。他道了一聲晚安，轉身便朝著籠罩在朦朦夜色中的街道走去。

翌日他就離開了。他以第一名優異的成績畢業。下一個目標是維也納。他要到那裡繼續攻讀兩年。

西佛太太處心積慮地在心愛的小公主周圍築起了一道感情的欄柵。如今，雖然她如願以償，但是史蒂芬一走，櫻花小築中那一股由他激發出來的浪漫激情的氣息也隨之消失無蹤。整個櫻花小築馬上變得暮氣沈沈。唯一能聽到的只有教堂的鐘聲……。現在算起來也是兩年前的往事了……

……。

珍妮芙從回憶中又回到了現實。

女侍正忙著把空盤子端走。珍妮芙一想到過去便不由自主地嘆了一口氣，懊喪不已。她又要了一杯咖啡，想藉咖啡那苦澀的味道，冲淡潛藏心湖裡的苦情。

「過來和我一道喝吧！」突然有一個聲音這樣建議著。

她吃了一驚，猛然抬頭一望，不遠的一張餐桌上，一位男士目光如炬地盯著她。他站了起來，向這邊走過來。

高高的身材，棕色的頭髮，瘦削的臉龐上竟然生就一張性感的嘴唇，年紀大約二十六歲左右，長長的睫毛下是一對會說話的褐色眼睛，走起路來雖然有一種好似骨節鬆脫了的感覺，氣質倒是十分優雅。總之是一個頗具魅力的年輕人。也許頗具魅力尚不足以形容他。他的外表教人有一種感覺——這傢伙將來一定不是什麼簡單人物。

珍妮芙睜大眼睛一看，倏然一陣紅潮湧上臉頰，轉瞬又消失了，只見她的臉反而變得更蒼白了。

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史蒂芬……」

他對她笑了一笑，隨手拉出一張椅子：「珍妮芙，我可以坐下來嗎？」然後他伸手從懷裡拿

出一支香烟。

「史蒂芬……你怎麼會在這裡呢？」

「度假！來了好幾天了。」

「但是……這裡？」

「喔！不是這家旅館，我現在住在加伏尼一家叫依比德羅蘭的旅社，偶而到這裡來吃吃飯。」他誤解了珍妮芙的意思。

珍妮芙神色黯然地要了一根烟，再開口道：「史蒂芬，眞意外啊！竟然會在這裡碰到你。」

「不是嗎？」他的語氣竟出奇的平靜，珍妮芙不由自主地多看了他一眼，剛巧他也以欣賞的眼光緊緊地盯著她。

她隨口含糊地說：「對啊！可不是嗎？」

「當然不是巧合。我認爲現在是該再和妳見面的時候，就直接從牛津趕到這裡來找妳。事情就是這樣。」

「我媽媽，還有他們知不知道你要來這裡？」

他嘴角噙著笑意說道：「我想我的行動非常乾淨俐落，他們應該不會聯想到這一點才對。」

「你改變了很多。」她故意把話題一轉。

他臉上的笑意更濃：「意思是說，我不像從前那麼膽怯了，是嗎？」

她覺得臉上一熱，一朵紅雲忽然又飄上雙頰：「不！不是這個意思！眞是荒唐！只是……」

「只是什麼？」他溫和地催促著她說。

「那次分手，本來認爲你會來跟我辭行，誰知道你卻一聲不響，竟然連招呼都不打一下就匆匆離去。」

「我去過妳家辭行呀！」

「有嗎？什麼時候？」她抬起頭來，很疑惑地瞪著他。

「第二天一大早就趕到妳家去。妳媽媽說妳還在睡覺，我就請她代爲轉告一聲。難道她沒有告訴妳？」

她默默搖著頭沒吭一聲。看到她臉上一抹淒愴之情，史蒂芬的心頭突然湧上一股無名怒火。就像兩年前的那個早晨，他滿懷熱情，卻又有點兒惘然，不知是爲了什麼重訪櫻花小築，也許只是爲了在離去之前能夠再和珍妮芙小聚片刻，想不到……

那天西佛太太到音樂教室告訴他，爲什麼早上不讓他和珍妮芙見面。她說了很多理由，史蒂芬連反駁的餘地都沒有……。最後氣得連她特地送來的精美點心瞧都不瞧一眼。

其實他也懶得和她討論這個問題，畢竟她還是有點兒道理。說眞的，史蒂芬也並不確知自己

到底需要什麼？只是那天晚上一想到兩年漫長的時間都無法和珍妮芙見面時，心中便不期然地痛苦起來，似乎若有所失。到維也納去，一待就是兩年，過著離鄉背井有如遭到放逐的日子。他所期待的如花似錦的美夢，只不過曇花一現，瞬即破滅，消失無蹤。

他只知道自己爲這件事感到很痛苦，對於珍妮芙心裡的感受卻一無所知。那天晚上的種種暗示也許是他倆之間正式交往的開始。只是才一開始，似乎就結束了……。如今雖然分別了，卻還是每個禮拜一封信告訴珍妮芙一些有關他的學業、生活、起居等家常話。就像爲人兄長寫給弟妹的信一般。他知道西佛太太很可能會偷看那些信。

兩年的時光一下子便過去了。史蒂芬不負衆望地學成返鄉。兩年前，西佛太太千方百計設法阻撓他和珍妮芙見面，如今一聽到他又回來，便要採取行動阻止他們交往。西佛教授卻幫著史蒂芬，暗地裡從中化解了很多無謂的麻煩。

「會是那裡嗎？」史蒂芬頓了一下，又急促地問道。

「錯不了！」西佛教授很肯定地說道：「其他的地方珍妮芙都不喜歡。」他接著又說。

史蒂芬好像還有點半信半疑，其實一顆心早就飛到加伏尼去了。迫不及待地向西佛教授道聲珍重便告辭了。他一面走一面回想西佛教授的話。

「你應該好好休息一下。」

「到那裡去有什麼困難嗎？」

「有錢嗎？」

「很好！祝你一帆風順。」

「她在倫敦姨媽家可能會待一個禮拜。如果我是你，我會直接到加伏尼去找她。你們倆在那裡可能會比在家裡好一點。好了！孩子，趕快去吧！只是要小心一點，我不認爲她像她母親想像的那樣稚嫩，不過你也不要操之過急。」等等。

於是他到了加伏尼，坐在這家餐廳裡，靜靜地欣賞她那迷人的側影，盤算著該如何消除相隔兩年的疏遠。

珍妮芙坐在那裡靜靜地吸著烟，覺得這分靜默似乎和從前他倆相聚時，無聲勝有聲的感覺不同。現在這分靜默中似乎含有某種擾人心緒的因素。只是她並不明白那是什麼？到底是怎麼啦？他爲什麼看起來有點兒生氣的樣子？他又爲什麼會到這裡來呢？她的心越跳越快，臉蛋兒也越來越紅了。但是她還是一言不發。在他未講明之前，她也實在不便說些什麼。史蒂芬瞪著她，彷彿已經感覺到她心中的不安，禁不住心一直往下沈。

完了……

就在這當兒，雪兒和姆恩兩位小姐站了起來，閒談著走過他們身邊。吵雜的談話聲打破了這

份沈默。

「這些地層是怎麼個情形呢？」她們往大廳走去的時候，姆恩小姐迫切地問道，聲音正好在史蒂芬的上方。「垂直的呢？還是水平的？」

「垂直的，一定是垂直的。」

雪兒小姐粗率地回答道，接著便是一連串有關地層的問題……。

她們走出餐廳時，隨手砰地一聲將大門關上。史蒂芬的眼光盯著她們，身子也跟著轉了過去。見他滿臉困惑，珍妮芙不由得笑了出來。

「她們到底在講什麼？」

「地質學！史蒂芬，她們只是在談地質學而已。我整個午餐都一直在聽她們討論這個問題。你對地質學一點概念都沒有嗎？」

「好像是一門很有趣的學問啊！」他邊說邊站了起來，「走吧！珍妮芙，我請妳喝一杯，然後咱們再好好聊聊。」

第二章

大廳裡擠滿了各式各樣精力充沛的人。他倆好不容易才在一處較涼爽的角落裡找到座位。史蒂芬點了兩杯飲料。周圍的談話聲中夾雜著法語、瑞士語和其他雜七雜八聽不懂的語言。

身邊正好有三個法國人在熱烈地談論著波爾多最近發生的一宗銀行搶劫案。

「都普黨那一夥人把銀行的事務員給殺了。雖然他們逮到了馬索都普，可是那個女兇手——他的妹妹卻給溜了，是不是？」

「不管怎樣，他們一定會逮到她。你就記住我說的話好了……除非她已經逃出了國界……」

他倆等得很不耐煩。

「來了！」史蒂芬突然興奮地喊道：「飲料終於來了！」

眼見僕役手端著裝滿酒杯的盤子，以一種熟練的姿勢如梭般地在桌椅間奔馳走動，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先生，您的筆？不錯，那樁搶案眞恐怖。前幾天報上還記載說，其中有一個搶劫犯因畏罪而在獄中自殺了。……說得也是，保羅拉斯卡應該好好管教他那隻驢子，要不然實在太野了。……先生，您想要一位嚮導嗎？這一帶首屈一指的嚮導就數皮耳布沙了。不過，他很少到村子裡來。其實，他已經很久沒到這裡來了。自從——讓我想看看，對了，自從三個禮拜前，暴風雨來襲的那個晚上過後，他就沒有再來過這裡了。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您眞想要一位嚮導的話，羅伯雷拉也不錯。……太太？喔，不錯，這裡就是以奇巖怪石聞名於世……。他就這樣一面送著飲料，一面附和著表示一點兒意見。

不一會來到史蒂芬他們面前，隨手拿了兩杯擺在桌上，一溜烟人就又不見了。

僕役走後，史蒂芬嘴角帶笑，向珍妮芙說道：

「妳不是來探望表姊嗎？」

她點了一下頭，滿臉憂慮，看得史蒂芬心裡一震，不由自主地又道：

「珍妮芙，怎麼啦？是不是有什麼變故？」

「是的，史蒂芬，我有點兒替她擔心！」

「能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嗎？」

「好的！你大概沒見過紀荔安吧！戰爭結束那年，她嫁給一位酒商——加格拉瑪丁。他們在波爾多有一間很漂亮的房子，我到那裡和他們住過一段日子。眞是個快樂的小家庭，夫妻倆恩恩愛愛。可是好景不常，加格不幸竟在幾年前去世，連個兒女都沒有留下。紀荔安一個人孤伶伶地住在波爾多。她認爲和我們住在一起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負擔，一種累贅，不管生活再怎麼困苦，她都不願再住到我家。前一陣子我們聽說她在當地教會學校找到英語教師的工作。今年春天又聽說她生了一場病。還好不怎麼嚴重，可能只是流行病罷了。雖然沒什麼危險，但是病後她的健康情況不太好，過了很久才康復。我們又寫了一封信邀她回來住，但是她說她辭去了教職，要來這兒好好調養一陣子。」

「到加伏尼？」

「不是這裡，她現在住在附近的聖母院裡。那也是一間孤兒院。」

「我去過，就在離這裡沒有幾哩路的一個荒僻村落裡。」

「對！她就住在那裡。上個月她寫信告訴我，還邀我到這裡來度假。我回她一封信，說我很想到這裡來小住一段日子，然後又收到她的回信。」說到這裡珍妮芙停頓了一下。

他兩眼直直盯著珍妮芙問道：

「信裡說了些什麼？」

她嘆了一口氣，緩緩又道：

「她很高興聽到我要來，有很多話想對我傾訴，和我討論……等等。」

她越說越小聲，突然抬起頭來望著他，兩眼露出優傷的神情說：

「紀荔安想去當修女。」

她帶著震驚的神情望著他，史蒂芬卻放聲笑了出來。當然，對二十二歲的珍妮芙而言，修道院無異達賴喇嘛的行宮。

「多麼狹隘的新教徒思想啊！」他說：「爲什麼她不能當修女？」

珍妮芙也覺得自己太小心眼了，不禁笑了出來。

「我知道，我這種想法有點兒小氣，但是史蒂芬你知道嗎？這並不是我悶悶不樂的主要原因啊！我擔心她是不是到修道院後又生病了。我告訴過你，那封信是她到加伏尼的前一天晚上寫的，哪！你看！信在這裡……。」

她從手提袋裡把信拿了出來，遞給他看。

時間是六月十二日。

「一聽到妳要來的消息，我這孤寂陰鬱的心扉頓然爲之一開。知不知道我有多想再見到妳，

和妳討論這件事啊！妳收到信的時候，我大概已經在聖母院了。希望到了那裡，我的心境會開朗些。

也希望到了那裡之後能解決我的困擾……。

妳知道我指的是什麼。現在我沒什麼時間，也沒有心情好好考慮一下，等我到修道院安頓下來，會再寫信和妳好好地聊一聊。現在我只急著要趕快到山上去。我那輛老爺車還眞老當益壯。我們預計明天一大早便起程。……

妳來時可先投宿都波明旅社。那家招待不錯，一定會讓妳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此外我會先爲妳安排一下，如果能到修道院去住的話，就最好不過了。那裡不但環境幽雅，又不需要什麼花費。只要一有消息，我會馬上寫信告訴妳……。」

史蒂芬一口氣看到這裡，抬起頭來一看，只見珍妮芙雙眼滿含憂傷。

「但是從此她就沒再寫過信給我。」她說：「那是三個禮拜前的事了。當時我正要到倫敦去，就先寫了一封信給她，附上我在那裡的地址。結果我的信石沉大海，一點兒消息都沒有。連她有沒有去那裡我都不知道。」

「算了！」史蒂芬充滿信心地說道：「不要再胡思亂想了。既然妳人都到了這裡，還要去擔那個心幹嘛？直接去找她不就得了！」

珍妮芙喝了一口飲料，然後站起來說道：「我知道，我這就去找她。」

她語氣這麼堅決，倒令他覺得很訝異，於是問道：

「查詢她的行蹤？」

「當然！」

他倆的眼光正好碰在一起，她紅著臉說道：「爲什麼不去問問看呢？」

「妳要去探訪羅馬公教的教堂嗎？妳知道英國新教那些紅衣主教會做何想法？」

「隨他們怎麼想，我才不管那麼多哪！」

珍妮芙語氣堅定地說完這句話，伸手拾起手提袋，身子一扭，便朝大門口走去。

「我只擔心紀荔安的近況，其餘的我可管不了那麼多。」

這時候西佛太太的種種形象突然湧現在史蒂芬的腦海裡，他笑了。他結了帳，跟在珍妮芙後面走出了大門。

他們出了村子之後，朝馬路的那一端走去。這條馬路通往都索河谷，沿途滿是奇形怪狀的山巖，其間點綴著奇異的花卉，間或傳來幾聲不知名的鳥啼，彷彿世外桃源。景色雖美，奈何心裡有事無法駐足觀賞。沒多久，他們便看到遠處的山坳裡，高聳矗立的修道院鐘塔，院前小溪上的小拱橋，遠遠看起來就像一條白絲帶那頭擺著一大堆玩具。

正值艷陽高照的中午時刻，短短的山路似乎因炙熱而膨脹變長了似的。入谷的路蜿蜒曲折，剛開始很窄，右邊是陡斜的綠草地，一直延伸到谷底的溪流旁。左邊是一片牧地，幾隻神態安然的乳牛在那兒吃草。接著他們又穿過一片松林，最後終於來到一處平地。

「終於到了，這就是德歐谷。」史蒂芬說道：「越過這一片絕崖便可看到修道院。」他低下頭來看看她：「還要不要我再送妳一程？」

「不用了，史蒂芬，謝謝你陪我走到這裡。」

「應該的！」史蒂芬笑著說：「晚上見。」

她說了聲再見，便轉身朝一條小山路走去。沒多久，繞過一個彎，便看到修道院。高高的圍牆橫亙眼前，珍妮芙佇立了好一會兒。忽然隨著充滿芬香的微風，遠遠飄來一陣悅耳鐘聲。

她側耳傾聽，眉目間竟然顯露出愉悅的微笑，精神不覺爲之一爽。此情此景就像夢境一般如詩如畫，亦幻亦眞，在飄飄然之餘，猶有些許怯意。突然間她對自己來此的目的有點兒疑惑不解。修道院的圍牆，這麼一大片松林，紀荔安根本和它們扯不上什麼關係。想一想有法國血統的紀荔安住在波爾多，處在一堆法國人中間，那種生活是多麼浪漫啊！一想到嬌弱的紀荔安竟然要和這些悲天憫人終生侍奉天主的修女生活在一起，眞是不可思議，有點不太可能。

她繼續蹣跚地走著，突然間停下了脚步，兩眼瞪著遠處修道院的圍牆。這個時候，修道院突

然變成了煉獄、魔宮，而她——一個陌生人，一個滿懷隱私的入侵者——竟然隻身前來探望。

想到這裡，一陣恐懼的感覺竟像飛鳥一般掠過心頭。她四下望了一望，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寒意。群山在蒼茫暮色中更加添了幾分恐怖。空曠的山谷靜悄悄的，除了遠處潺潺的流水聲和鐘聲之外，就只有她的心跳聲。

就在這個當兒，一片寂靜忽然被馬蹄聲打破。只見不遠處有三匹馬正全力向她站的地方奔馳而來。

珍妮芙見狀連忙讓路，誰知三匹馬奔到離她不遠的地方，突然那位騎士一勒爲首的那匹馬，三匹馬便相繼朝路旁的那片草地奔去。後面那兩匹馬竟然沒有人駕馭。她飛快地瞄了一眼馬上的騎士，只見他年約十八九歲，神采奕奕，瘦削之中稍帶點英氣，端坐在馬鞍上的神情似乎非常自在。一下子他們就奔到小溪邊，只見少年一緊韁繩，三匹馬幾乎同時停了下來，接著少年和馬匹都跳到溪裡嬉水。

少年、馬、陽光和溪流構成一幅安詳生動的畫面，珍妮芙的心胸爲之一開，來時的憂鬱情懷也開朗不少。

鐘聲這時候停了，方才途上揚起的塵土也已經落定了。

珍妮芙連忙將沈醉於山林中的心神收了回來，加緊脚步往修道院走去。

第二章

修道院大門兩旁是高大潔淨的白石牆。大門頂端呈拱形，有精緻的聖像浮雕。珍妮芙拉了一下老舊的叫人鈴，就站在那裡等著，順便環視周遭的景物。一隻蚱蜢正伸展開那對白裡透藍的翅膀，泰然地在她身邊飛躍。圍牆內建築物那頭的松林飄來陣陣不知名的馨香，這一切竟很自然地勾起她對昔日情景的無限回憶。

不久，一位兩腮桃紅、面貌清新可人的小女孩走出來開門。珍妮芙也從回憶中回到了現實，睜眼一看，眼前站著一位年約十四五歲，圓圓胖胖的小女孩，正羞赧地微笑著，充滿了好奇的雙眼直望著珍妮芙，好似在問她——妳是誰呢？

珍妮芙連忙以法語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姓西佛，珍妮芙·西佛。我來這裡找一個人，她是我的表姊，叫拉瑪丁夫人。」

誰知道小女孩一聽到這話，粉臉瞬即罩上一層疑雲，話也不說一聲，身子一縮，竟退到門裡邊去了，看樣子就好像要把門關起來，不讓她進去似的。

珍妮芙繼續以柔和的語氣說道：「希望我這個時候來剛好？我能進來嗎？」

豈料這個小女孩欲言又止，好像有什麼困難似的，呆呆地站在那裡不知作什麼好。

珍妮芙呆了一下繼續說道：「如果方便的話……」說到這裡，忽然念頭一轉，問道：「妳是西班牙人不是法國人？」

小女孩這才點點頭，顯得很高興，有點神經質似地笑了出來。

「原來如此！」珍妮芙邊說邊想，眞搞不懂爲什麼她們會派一個羞於開口講話的小女孩負責看門。「請妳帶我去找院長或有關的負責人好嗎？」

一聽到這句話，小女孩的臉孔立即露出釋然的表情，把門拉得更開，請她進去。雖然如此，珍妮芙還是可以從她臉上看到一絲不安，那種惶惑疑懼的表情並不是因爲羞於接見陌生的訪客，而是似乎與珍妮芙的造訪有點兒關連。珍妮芙便很敏感地告訴自己：修道院裡必定發生了一些與表姊有關的事故。她不假思索走進大門。

小女孩帶著她穿過庭院，沿途看到的情景跟小說中敘述的修道院情景差不多。陽光照在石板地上，潔白的石牆將陽光反射到院子中，雖然裡面很熱，但還不失寧靜，令人在悶熱之餘，心頭尚有一點兒涼意。

修道院兩側廂房剛好充作庭院東南兩方的圍牆。交接處就是教堂，方形的鐘塔高高聳立，大概是院內最高的建築物了。小女孩帶領她穿過庭院走向教堂。途中經過一道拱門，門後是一條長長的石子路。

小女孩帶著她來到門前，步上堂前的石級，走進大廳。這個地方一看便知道是修女們望彌撒的地方，窗明几淨，所有的陳設不失簡樸雅緻，的確是修養的好處所。

「我想……」她正要開口說話，小女孩已快步往樓梯口走去，珍妮芙也只好把要講的話吞了回去，快步跟在後面。

小女孩回頭看了她一眼，便飛快地跑上樓梯。珍妮芙也快步地跟了上去，一邊爬一邊欣賞牆上聖徒的畫像。不久，她們到了樓梯頂端。一看前面又是一條長長甬道。走到這裡珍妮芙突然忍不住開口說道：「請妳告訴我，」小女孩一聽她的聲音竟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腳步，回過頭來望著她，「今天我能見到我表姊嗎？」

小女孩仍然默不作聲，只顧用手掩著口，咕咕地在那裡略帶神經質地笑著。珍妮芙有點兒生

氣了，但是小女孩除了兩眼瞪著她之外，還是一句話都不說。

「聽著，」珍妮芙接著又說，小女孩一聽到這話，臉上立即現出不安的表情。珍妮芙聲音尖銳，用含有威嚇意味的音調一連串地問道：「到底是怎麼啦？」……

「是不是我表姊生病了？」……

「她——拉瑪丁夫人在不在這裡？」……

只見那小女孩還是搗著嘴，一言不發呆呆地站在那裡。突然間珍妮芙楞住了，她看到小女孩那雙又圓又大的眼睛竟含著淚水。於是她向前走近一點，小女孩卻退了幾步，轉身奔向甬道進口，下了樓梯後便一直往外跑去。

珍妮芙傻楞楞地站在甬道目送小女孩倉惶離去的背影，腦海裡百思不解，到底是怎麼了？心裡納悶得很，只好四下環顧一番。

她右手邊的門戶都關得緊緊的，左邊牆上的聖徒畫像依然有條不紊地靜列牆上。甬道那一端有一扇門，門上橫木刻有美麗花紋，四週又鑲有鐵框，教人直覺聯想到這一定是院長室無疑。她要小女孩帶她去找院長，結果被帶來這裡，因此她肯定眼前這扇門必定是院長的辦公室。

珍妮芙遲疑了一會兒，周遭的寂靜突然變成一種壓力，她躊躇著不敢前去敲門。在這幾乎與世隔絕的地方，似乎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壓力壓迫著她。突然她回想到從頭到尾，那小女孩就沒開

口說過一句話，「也許！」珍妮芙呆若木雞地站在甬道猜測著，「會不會是這修道院裡的人都不會講話？對了！這大概是一間清修的修道院，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些清修的人應該都是男的才對呀！這就怪了。」

一想到這裡，她有點兒毛骨悚然，倏然間感覺到背後好像有人在監視她。

她稍稍轉了一下頭，只見牆上的聖徒安東尼畫像正木然地張著慈祥的眼睛對她笑著。她又把頭轉過去一些，只見門口赫然佇立著一座雕像，靜靜地站在那裡瞪著她，可是眼睛竟然會動。

終於珍妮芙第一次碰到一個可能問出一點眉目的人了。起先她突然看到一位身著黑色長袍的修女站在背後時，著實嚇了一跳，只好木然地站在那裡，好一陣子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本來在這樣一條充滿陽光的修道院甬道中，碰到一位這種穿著的修女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只是自她在山谷那頭到目前爲止，發生的種種情景在她腦海裡構成一幅奇異幻象。尤其是那小女孩的種種怪異行爲，似乎更使得幻象成眞。所以在她意識尚未完全清醒之前，突然碰到這樣一位修女，當然會驚訝萬分。

兩人互相凝視了一會兒後，那個人開口說話，又像幽靈般向她走過來。她的身材高大，以一種頗具權威性的口氣說道：「小姐，妳好！院長現在很忙，有什麼事跟我講也一樣，請到這邊坐坐好嗎？」

珍妮芙跟著她走進一間辦公室，裡面的陳設看起來雖然簡陋，倒還算整潔。這是一間四四方方的小小起居室，一張平舖的床，一張半舊的椅子，一個五斗櫃及一個祈禱台，台上什麼東西都沒有。進到裡面來一看，讓人有一種孤單寂寞的感覺。地板是由木塊拼成，刷得潔白似雪。祈禱台上沒有任何雕刻或畫像，只有正對面的牆上掛了一尊栩栩如生的耶穌受難像，看起來就讓人感到十字架本身似乎就是一種苦難的象徵。

珍妮芙走進這間幾乎是暗無天日的密室時，心想：如果這種聖潔生活是引導修女奉獻青春給天主的原則，那麼她相信紀荔安決不會到這種地方來。

帶路的修女把門輕輕帶上，然後轉過身來。

珍妮芙借著由壁上小窗透進來的陽光，仔細地端詳一下這位修女。她看起來就像一個西班牙人，記得有好幾次，忘了在什麼地方，珍妮芙好像看到過類似的形象：長長的鼻樑、拱圓的鼻孔、稜角鮮明皎好的面龐及曾經一度熱情非常的櫻唇，如今都被一層神聖的外衣所覆蓋，令人一望就由衷生出一種敬畏聖潔的感覺。只有那雙杏眼仍然射出一如往日的熱情光芒，但如今也滿佈皺紋，被有如凋謝花瓣般的眼瞼覆蓋住。此境此景讓人感悟人生無常，世事莫測，竟至如此無情。

她指著那張唯一的椅子，請珍妮芙坐下，她自己仍然靜靜地站在門邊。

珍妮芙雖然坐了下來，心裡還是有一種難以言喻的不安感覺。

修女從大寬袖中伸出手來，摸摸掛在胸前的十字架項鍊。珍妮芙一看便知道她一定是碰到什麼難以解決的問題了。

「能幫妳什麼忙嗎？」修女突然發出一聲清亮的問話。

珍妮芙一聽，精神爲之一振，連忙先自我介紹一下，再說明此行目的。

「我姓西佛，是拉瑪丁夫人的表妹，我知道她現在正住在這裡……。」

她停了一下，不知道爲什麼自己會講得這般肯定。修女仍然一言不發，呆呆地站在那裡，似乎心裡在想著別的事情。

珍妮芙又繼續說道：

「她寫信要我來這裡看她。我先到加伏尼，住在一間旅社裡。今天一早出發趕到這裡來見她。能不能見她？是不是我來的不是時候？」

修女還是默不作聲，隔了好一會才開口說道：「妳是拉瑪丁夫人的表妹？」

「是的！」

「她告訴妳，要妳來這裡探望她？」

「是的！」珍妮芙很有耐心地回答道。

「但是，妳是英國人。」

「她也是啊！她只是嫁給法國人而已。雖然她母親是法國人，她父親卻是英國人。」

「但是……」修女欲言又止，突然閉上了眼睛，好像在思索什麼難題似的。珍妮芙一頭霧水，不知她到底在想什麼？只見她靜靜地站在那裡，默不作聲。

「有什麼關係嗎？」珍妮芙問道：「她確實寫信要我來看她。當然，我一定會來，也許她後來又寫信要我不必來了，但是我卻沒有收到。」

修女還是閉著眼睛。沒多久，她終於開口慢慢地說道：「不是，不是這樣子。她跟本就沒有說過這回事，我們都不知道她和人聯絡過。」

講到末尾語調有點怪，珍妮芙心中剛剛平息的不安感覺又升了上來。她儘量以一種無憂無慮愉快的口吻問道：「我明白了，原來妳們都不知道這回事。現在既然我來了，又急於見到她，請帶我去看她好嗎？」

修女仍然靜靜站在那裡，一點反應都沒有。珍妮芙的心頭突然一涼，恐怖的念頭油然浮現腦海。她非常迫切地要見一見紀荔安，心想，簡直是莫名其妙，要見她竟然這麼困難。修道院又不是監獄。不管怎樣，紀荔安一定還沒宣誓獻身天主，修道院的法規並不能限制她，但是自己爲什麼卻會遭受這麼多的阻碍？她覺得很荒謬，突然間悟到這修女心中似乎有一種難以啓齒的秘密，促使她阻止她們表姊妹見面。

於是她又輕聲說道：「我知道表姊病了，她在信裡告訴過我。如果她現在還在生病的話，請告訴我實際情況，我會很坦然地接受。反正不管她生不生病，我都得見她，請妳立刻帶我去看她好嗎？」

這次她的話總算有了一點反應，修女慢慢地睜開眼睛，只是表情仍是那樣木訥。

「我想妳會失望。」

「妳是說我不能去看她！」珍妮芙衝動地問道：「爲什麼不能見她？難道她不在這裡了？」

修女那對圓眼突然閃了一道異光，珍妮芙瞬即意識到事態嚴重，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起了一股寒意。

「她不在這裡了嗎？」

「喔！在。」回答聲是如此冷峻：「她是在這裡沒錯，只是她兩星期前已經死了，我們將她埋在教堂後的墓地，要不要我帶妳去看看？」

第四章

珍妮芙跟在修女後面走出了甬道，下了樓梯。出大門之後，面前是一座花木扶疏，百卉競艷的花園。這座美好的花園陪襯著寒酸的修道院，剛好構成一幅對比尖銳的畫面。

沿途珍妮芙也無心觀賞奇花異卉，更無視於帶路的修女，只是垂下眼睛跟在修女的身後，快步地穿梭於花木之間，兀自想著一些問題。不久來到東邊圍牆的出口，她正要跨過鐵門，突然心裡一震，又回到現實。她調整了一下脚步問道：「修女，請……。」

修女一聽回過頭來，雙手仍然藏在黑色寬袖子中。陽光透過桃樹陰影，半照著她的臉孔。

「請告訴我一點有關表姊的事。」珍妮芙說道：「對我來說，這不幸的事的確令我震驚，請

告訴我好嗎？我實在很想知道事情經過，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妳到底想知道什麼？」

此情此景她反問這種話，倒眞出人意外。聲音之冷峻，教人覺得這個修女也未免太冷酷了。滿懷憂傷的珍妮芙一聽這話，眞的有點兒火大。

她有點兒生氣地說道：「我想知道一切有關的事情。我這樣要求並不過分吧！我急著趕到這裡，爲的是想看看表姐。三個星期前她寫信要我來看她之後，我就再沒有收到任何有關她的消息。我想了好久，只希望知道有關她的消息，而妳就只告訴我說她去世了如此而已。妳認爲我會滿意這種答案嗎？難道她的死我沒有權利過問嗎？爲什麼她的親戚不應該知道她去世的情形？」

修女還是不爲她這一連串衝刺的問話所動，神情木然地低著頭聽她說話。珍妮芙忽然直覺到她心裡一定在盤算著什麼不愉快的問題。但不管是什麼問題，珍妮芙話剛一講完，修女似乎也打好了腹稿，準備詳詳細細將此事件的始末完完整整地告訴她，免得她再提出問題。

「她是死於肺炎。起因是她由波爾多來這的途中發生了車禍。那一天是六月十三日，天氣很壞，她單獨開車來這。當時剛好下過一陣大雨，天上還颳著風，又是黃昏時分，她正好從魯支開車到這山谷來。事故發生的地點離加伏尼不遠，據說是因爲雨水浸蝕，附近的山壁崩坍，將路上的車子冲到山澗底下，她就……。」

「慢一點！」珍妮芙突然打斷她的話：「妳說『據說』是什麼意思？難道妳們並不確實知道事故發生的眞實經過？如果紀——不，我是說如果拉馬丁夫人是在車禍後再患了肺炎死掉的話，她在這段期間必然有機會將全部經過詳細告訴妳們，那怎會是『據說』呢？」

「喔！不！」修女馬上接道：「她並沒有詳細說明事故發生的經過。我說過那天晚上天氣很壞。車子被冲下山澗的時候，夫人還算幸運只受了一點兒輕傷。山澗並不很深，那個時候又四野無人，她只好自個兒掙扎地爬了上來，在風雨交加之下走到這裡來——。」說到這裡她的雙手半埋在袖子裡，稍稍作了一個手勢，然後繼續說道：「她來到院門前已經精疲力竭，可以說快完全虛脫了，我們連忙把她抬了進來，讓她在床上休息。經過這一陣折騰之後，她很不幸地就生病了，第二天就完全不省人事。不久，八天之後她就去世了。那一天是星期二，我還記得很清楚，我們爲她舉辦了一次簡單的葬禮，將她埋在後院的墳場裡。」

「我還是不懂——事故發生的地點在那裡？」

「大約離加伏尼六公里的地方。」

「這就怪了！」珍妮芙問到：「那她爲什麼不就近到加伏尼求救，反而掙扎走這麼遠來到這裡呢？難道她沒有經過什麼村子？或者是沒有一個人在路上碰到過她？」

珍妮芙因極度的憂慮與震驚而越說越尖銳，講到後來語氣竟像在責怪修女似的，但是修女並

不見怪，仍以一種非常平和的音調回答道：

「這我就沒辦法告訴妳啦！小姐，她這種奇怪的作爲連我都不明白。她沒到村子裡去，直接來這裡求助卻是事實，也許是這次意外把她嚇呆了，只憑著她要來這裡的下意識引導而直奔到這裡。有一點可以確定，她抵達這裡時已經搖搖欲墜，整個身體都濕透了，神志也不太清醒，沒幾天就死了。」

「我知道了，妳們當然還請過醫生來看她是吧？」

「當然。」那雙黑眼睛這時忽然抬了起來，帶著不快的光芒瞪著珍妮芙，然後她又繼續溫和地說道：「之後我們當然採取了適當的行動。我們在這方面也頗有經驗，但是我們還是去請利馬德生醫生來診斷，結果說她沒救了。」她頓了一下又道：「安森神父一直陪在她身旁，直到最後的一刻，我想他會告訴妳她死得很安詳。」

聽完這些話，珍妮芙的怒氣也退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股歉意，她說：「修女，很抱歉！請不要見怪，我並不是怪妳們沒有好好照顧表姐。現在知道妳們盡了全力拯救她，請原諒我方才的冒犯。妳知道，一聽到這消息方寸都亂了，即使是現在我還是無法接受這個事實。紀荔安會……。」說到這裡她接不下去了。

修女的嘴角突然浮出一絲笑意，卻一現即逝，她再開口說話的時候，聲音已經不像先前那麼

冷峻了：「我了解妳的心情，小姐，相信我，我也明白這種事實不太容易被接受，也許我講得太直截了當。妳知道我們面對死亡的態度很坦然，並不認爲這是件悲哀的事。我們對於死的看法很淡，但對妳而言，死卻是一件天大的傷心事。」

「一點兒都不錯，」珍妮芙說道：「沒想到這消息竟然來得這麼突然。本來我興高采烈，千里迢迢趕到這裡見表姐，妳知道我們很久沒見面了，正有一肚子話想向彼此傾訴，誰知道結果竟是這個樣子。」

「眞的想不到。她當時病得很厲害，整個人都在昏迷不醒的狀態，根本不可能告訴我們有關她自己或親友的事。如果我們知道，一定會通知她的親友，但是她連提都沒提過。」

「是的，當然了，可是我想，」珍妮芙滿含歉意地說道：「她也許會留下一些寫給我的信，或許會有……。」

「連一張紙都沒。」

這位西班牙裔修女仍然面無表情地說著，只是末尾這幾個字就像一記重擊一般，珍妮芙覺得她好像藉這幾個字在警告自己，不要再問了，趕快走吧！她下意識地突然感到這位修女剛剛說的一切一定還隱藏了某些事實，但她不想再追問下去，只是望著這張毫無喜怒哀樂之情的臉孔，等待著某種解釋，來驅走兩人間不自然的氣氛。修女仍是默不作聲，皮笑肉不笑地牽動一下嘴角，

珍妮芙實在很懷疑能不能在這兩片乾澀的嘴唇上看到一絲溫暖的笑容。

修女一轉身朝鐵門走了過去，開口說道：「來吧，如果妳想去看看表姐的墳墓的話。」

珍妮芙一言不發地跟在後面走出了花園。

第五章

這是一片小小的墳場，三面環繞著高高的圍牆，前面是教堂，側門通往一片平整的草地，正對面的那道圍牆有一扇關得緊緊的門，若隱若現地深藏在玫瑰花叢中。門那邊是一條直通山上的小路。這片綠色墓地整理得乾乾淨淨，一看便知道一定有專人負責整理。有時候風從山上吹下來，順便夾帶些花粉散佈到這片綠地來，因此草地上散佈著紅、黃、藍各色各樣，種類繁多的野花，看起來並不比前院的花園遜色。

她們來到這裡，正好有一位修女跪在地上挖土，種植花木。聽到腳步聲走近，她抬起頭來看看，對她們笑了一笑。她那愉快的笑容，白裡透紅的雙頰及眼神中流露出來的和藹光輝，著實教

珍妮芙那顆陰沉不安的心開朗不少。

帶路的修女又以她特有的，帶著很重西班牙腔的法語說道：「這位是瑪利亞·路以莎修女，她負責照顧這座可愛的花園。」

可愛的園丁翻個身坐了起來，拍了一下長袖上的泥土，又愉愉快快地用袖端擦了一下眉毛邊的汗水。和身旁這位西班牙人一比，她就像位樸拙厚實、坦率魯直的村婦。她若無其事地對剛說完話的修女點點頭，然後很和善地對珍妮芙笑了一笑，然後說道：「孩子！願上帝保佑妳。」她的聲音尖銳，很濃厚的法國南方口音。雖然只是短短幾個字，卻令珍妮芙覺得非常親切。

「瑪利亞·路以莎修女，」這位西班牙人又說了，語氣中更充滿了一種很明顯的輕蔑意味：「專門負責照管有關地上泥土方面的東西。」

路以莎對她這種滿含諷嘲的話一點都不放在耳裡，只是咯咯地笑著。

「哈哈！我只是一個園丁，專門照顧那些受到摧殘的軀體。」她一面愉快地說著一面對珍妮芙眨眨眼睛，「心胸充實福氣大。一般人很難達到這種境界，邪惡的心思在她們空虛的心中滋生。就因爲這樣，我才全心全意奉獻自己，照顧主的花園，照料生者和那些已經安葬的，……。」她邊說邊拍著地上一堆堆長滿了綠草的墳土。

接著另一個呆板冷峻的聲音又說：「拉瑪丁夫人是這位小姐的表姊，她想看看表姊的墓。」

一聽到這話，坐在地上滿含笑意的老修女突然抬起頭來，仔細地端詳了一下珍妮芙的臉蛋，這時她的臉上沒有一絲笑意。她舉起滿是泥土的雙手，握著珍妮芙的手腕。

「可憐的孩子。」她的聲音是那麼慈祥可親，珍妮芙感動得差一點兒掉淚，只能呆呆地站在那兒。墳場的綠草、黃土及薄薄煙霧在她眼裡混成一團。透過朦朧淚眼，她看到帶路的修女默默地轉過身，緩步走向門口。黑色的高大身影消失在教堂裡面時，她突然有一種解脫的快感。

路以莎修女仍然跪在墓旁，伸出一隻手來牽她。「孩子來，坐在我身邊吧！」她輕聲說著，珍妮芙溫順地坐了下來，一陣子沉默之後，修女一面種花一面問道：「妳一直不知道她去世的消息，對嗎？」

珍妮芙點了一下頭。

「當然不可能知道這回事。我們都不知道她還有親戚，不知道爲什麼她從來沒有提過。我們也從沒想到她還會有親友。」她那粗壯的手指輕撫著墳上的青草，「這就是她埋葬的地方。」

珍妮芙默默地點了一下頭，也不知要說些什麼才好，舉起手揩了一下眼角的淚水。

「妳想哭的話，就好好地哭罷！」路以莎修女說：「我老了，腦筋也有點不靈光了，對剛剛那位姐妹說的『泥土』以外的事，我都覺得有些茫然，但是在這種時候我卻知道什麼才能安慰一個人，什麼會使一個人更加傷感。跟妳說妳表姊蒙主寵召，回天堂享樂……這些話不但毫無意義

，也聽不進去。」她埋好一棵樹苗之後又說：「所以妳想哭就哭吧！哭完了後，妳就會感到她確實很幸運。」

「幸運？」

老修女眨了一下眼皮，「是的。」她說道，接著又拿起一株花苗，隨手整理一下根部。

「孩子，她們是不是將事情發生的經過全部告訴妳了？」她扭過頭望著靜靜的教堂。

「是的。」珍妮芙現在覺得自己比較鎮靜了。「她——就是剛剛帶我來這裡的那位修女告訴我的。」

路以莎這時又坐了起來。「是她告訴妳的？妳來的時候院長在那裡？」

「我只知道她很忙，是那位修女接見我的。」

「她算什麼？」老修女很激動地說著：「她根本不是我們這裡的一員，永遠不會是。這裡只有院長能那樣處理事情。」

珍妮芙滿臉訝異，老修女看了她一下，有點兒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也許我只知關心泥土方面的事情，其實我也只能這樣。看來我得因此向天主請罪。我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可是聽她那蔑視別人的口氣，『馬莉亞·路以莎修女負責照顧地上泥土方面的事情。』實在……」她低聲咕噥著剛剛那位修女的不是，雙手還不停地挖泥土植樹苗。珍妮芙聽她這麼說，越發覺得她可愛

，不由自主地浮現一絲笑意。可愛的修女停頓了一下又開口說：

「天啊！妳看看她穿的絲質長衫、頭紗，還佩戴鑽戒，這到底是那門子的修女啊！她沒有權力接見妳，更不該用那種態度對待妳！將噩耗告訴人家有很多委婉方式，想不到她竟用那種方式告訴妳。不錯，她是把這間修道院治理得井井有條，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但是她不應該僭越，連院長的事她都要插手過問！這句話我不知講過多少遍了，即使是現在我也不諱言，就是要講！」她壓了一下鬆鬆的泥土，瞄了珍妮芙一眼，笑了笑說，「孩子，妳終於釋懷了，這樣我的罪過可能會減輕些。」

珍妮芙聽到這裡終於明白過來，那位西班牙修女看起來怪怪的，和平常一般修女打扮不太一樣，原來是大有來頭，若非她是在修道院中，胸前掛著十字架，隨身携帶著玫瑰念珠，任何人都不會覺得她是修女。她幾乎完全是仿照中世紀的淑女穿著，難怪讓人覺得有點兒不自然。一般修女的服裝應該就像路以莎的穿著，一襲粗棉布長衫，棉製面紗及裹著童顏鶴髮的頭巾。路以莎胸前的十字架是銀質的，沾滿泥土的手指上戴的宣誓戒指也是銀質的，脚上穿著一雙黑色厚棉襪，鞋子又土又舊。

修女繼續愉快地說道：「不錯，多娜·華蘭思是很會理財。她很有頭腦，也能教書。總之，任何事只要有她插手就不會出錯，這一點我敢保證，只要她想做一件事，她——。」路以莎突然

回憶起幾年前的往事，語氣中已沒有先前那種憤懣的味道了：「她是在西班牙內亂期間逃到這裡來的，算起來也有好幾年了。她家曾經是西班牙望族，很富裕，有點兒像是皇族似的。她的名字很長叫德什麼、亞什麼、也什麼的，太長了，我記不得了。後來她家受到政治迫害，喪失了所有家產……，我不太清楚，她從來不和像我這一類的人訴說往事。總之，她是歷經了千辛萬苦才來到這裡，要求院長收留她。院長和她的家族有點兒淵源，我也不怎麼清楚，只是聽說過，她家好幾代一直接濟我們這家修道院。也許，就爲了這層關係，院長才答應收容她。聽說她來這裡以後，一直哭鬧著要作宣誓，院長卻一直不讓她行宣誓禮。」

珍妮芙越聽越有趣，又問道：「這麼說來她是不是還沒有資格——我該怎麼說呢？——擔任神職？」

「妳是指宣誓入院當修女對不？是的，她還沒有，妳說奇怪不奇怪？實在眞搞不懂，只是大家都在說——」說到這裡她停了一下，四下看看之後又繼續說：「大家都說院長不希望聽到有人批評這件事，還授權她處理一切院務。憑良心說，她確實是一位很好的導師，她們都這麼說。」路以莎說到這裡，隨手又抓了一株樹苗，很小心仔細地埋好。

這時候，珍妮芙稍稍回憶了一下初次見到華蘭思時，覺得她那質地高貴的面紗及冷峻雙眼後面，似乎隱藏著一顆有志難伸的雄心。這種野心可由連會客這類小事她都想代理院長的行爲看出

來。此外還有一點更奇怪的是像她這樣的人，竟會滿足於處身在這麼一個幾乎是與世隔絕的小天地裡，也許只有她的家族都是虔誠的教友這個理由可以解釋，……想到這裡珍妮芙突然發覺自從進來以後，自己好幾次都叫她「修女」，她竟也不糾正，默默地接受了。

路以莎那雙銳利的藍眼睛直望著她，一面說道：「也許妳會認爲我是口沒遮攔的人，如果我的饒舌能驅走妳的煩惱，嚕嗦反倒是一件好事。現在覺得好一點了嗎？孩子！」

「是的！好多了，謝謝妳！不過，我現在還是不能相信紀荔安她……我的意思是，」珍妮芙思索地道：「這種事情除非是親眼看到，否則很難置信，妳說是嗎？」

「相信多娜一定告訴過妳這件事，是嗎？」

「她只跟我說了一點點。也許我沒有完全聽進她的話。只知道發生了車禍，表姊冒著暴風雨趕到這裡來，然後就一病不起，不久便不幸去世了。」

「喔！眞可憐。」她說著摸摸胸前的十字架，「那一天，星期一晚上，風聲怒嚎，傾盆大雨，雷電交加，眞是個恐怖的夜晚。我們稱這裡爲風雨谷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她抬起頭以一種帶著詢問意味的眼光望著珍妮芙：「妳是英國人？」

「是的。」

「妳表姊是法國人？」

「不，她也是英國人。」

天眞的修女一聽之下，滿臉困惑：「是英國人？那她怎麼會講——」

「是這樣的，」珍妮芙連忙解釋：「她母親是法國人，丈夫也是法國人，由於家庭環境的關係，她也會說法語，但是她父親是英國人，本身又在英格蘭北部長大，所以她又會講英語。」

「我明白了。」修女終於恍然大悟地點點頭，「但是我還是覺得奇怪，她怎麼都沒有提到這些事？連她已經結婚的事我們都不知道。」

「她先生已經去世了。」

「喔！原來如此，但是妳——她知不知道妳要來這裡？」

「當然知道，是她寫信要我來的。她還爲我介紹了一家加伏尼的旅社哪！還說要替我問問看這裡有沒有房間可以讓我暫住一段日子。」

「當然有。」路以莎雙眼突然一亮又說道：「眞奇怪，她從來沒有對人提過這件事。」

「本來我也覺得很納悶，一直想不通。」珍妮芙接著說：「但是後來想了一下，倒也釋然了。她一來到這裡之後便一直發高燒，昏迷不醒，妳想她怎麼可能會跟人提起那些事呢？」

「對！這種說法也對，不過她有好幾次清醒過來，卻一直沒有提到過那些事，就因爲這樣，才讓人覺得很奇怪。」

珍妮芙聽得一愣，挺了一下身子，兩眼瞪著路以莎，一臉困惑。她更不懂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妳是說——她並不是一直昏迷不醒？」

「當然不是，妳應當知道人發燒的情況，有時候是終日不省人事，有時候又神智非常清醒，只是身體還很虛弱，反應卻很靈敏，她就是那種情形。」

「但是，」珍妮芙又說：「多娜卻跟我說紀荔安，我表姊一直昏睡在床上，沒法告訴她任何事情……。」

路以莎聳了一下肩膀，不知所以地說：「關於這個，我就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我並沒親眼見到妳表姊，所有有關拉瑪丁夫人的事，都是茜拉斯告訴我的……。」

「茜拉斯？」

「一個孤兒——年紀最大，最可愛的孤兒，就是她和多娜一起照顧妳表姊的。」

「多娜也會照顧病人？」

「當然會，還很在行呢！是她把妳表姊帶進來的，還堅持要親自照顧病人，只許茜拉斯在旁邊幫助她。妳也知道，我們這裡很小，她的脾氣又傲，加上她很會照顧病人，所以別人也省得管這件事。說到照顧病人，她確實很有一套。這點我敢保證。每年一到冬天我的風濕痛就會發作，

自從她來到這裡以後，她把我這老毛病治好了許多，現在已不像從前那麼痛苦了。」

「茜拉斯告訴過妳，我的表姊有時候神智很清醒，是嗎？」

「我忘了她是不是這樣說過。那只是我私底下的推測而已。妳知道我一直在這裡忙著種花，妳也知道是什麼花吧？孩子。」

「不知道，我不曉得這是什麼花？」

「這是美麗的龍胆花，春天來臨時，長在墳土上的花會呈現出一片蔚藍的色彩，藍得比凌晨的天色還藍。」

珍妮芙望著她，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好：「但是……。」

「喔！對了，現在山上都開滿了龍胆花，妳看，這裡就有一盆。我現在正在種的是春天才開的那種，在外面採回來的。現在種的話，明年春天就會開花。妳大概也知道，她喜歡這種顏色，這是茜拉斯告訴我的，我就根據這點才推測說妳表姊有時候神智很清醒。她親口告訴茜拉斯這是她最喜愛的花，如果她一直昏迷不醒，還會說這些話嗎？」

「是不能，但是……」

「茜拉斯常常來這裡摘花送給她。她去世之後，我就決定把她最喜愛的花栽植在她墳上，讓花兒伴著她。對我來說，只不過是舉手之勞，我也很樂意這樣作，……」說到這裡，她又隨手指

了兩座墳墓說：「泰端息修女喜歡紫羅蘭，瑪莉安修女卻認爲延命菊最漂亮，而妳表姊喜歡龍胆花……」

「我……我知道了，眞感謝妳跟我……講了這些話。」珍妮芙的語音似乎有點兒激動，幾乎喘不過氣來，使得老修女覺得有點兒訝異。

「怎麼啦？孩子！」

珍妮芙突然沉默了，呆呆地坐在那裡，雙手緊按膝頭，兩眼漠然地瞪著，若有所思。

路以莎拍的一聲，將手中的小鏟子丟在地上，問道：「是不是想通了？到底怎麼樣？」

珍妮芙緩緩抬起頭來，順手攏攏散在額前的秀髮，然後把眼光落在那張焦急蒼老的臉龐上。

「路以莎修女，妳知道嗎？我表姊是色盲。」

老婦人疑惑地看了她一眼，下意識地拾起小鏟子，繼續挖土栽花苗，回道：「眞的嗎？」

「妳知道色盲是什麼意思吧？」

「是的，當然知道。我一個朋友的哥哥就是色盲，在鐵路局上班。他的主管起初不知道他有這種缺陷，曉得之後就把他解僱了。妳大概也猜得到，他是因爲不能鑑別紅綠燈信號，才被辭掉的。」她說著又挖了一鏟泥土，然後塡在坑裡。「眞是不幸得很，還好最後他在一家餐館找到一個僕役的工作，如今在勉頓開了一家飯店，還生了六個孩子，可惜他太太已經去世了，妳說世事

是不是很難預料？」

「說得也是。」珍妮芙漫應一聲。

路以莎話鋒突然一轉：「但是，妳表姊，妳說她也有色盲？我只知道色盲對男人來說，的確是一種困擾，但是對女人而言根本不會構成問題啊？」

「不錯！」珍妮芙說：「男人患色盲的確是種困擾，像妳那位朋友的哥哥患的紅綠色盲是很普遍的一種，但是我表姊患的卻是非常罕見的脫坦諾皮色盲。」

路以莎一聽又放下小鏟子，滿臉困惑地望著她：「什麼意思？」

珍妮芙連忙解釋道：「就是一種不能鑑別黃、藍色的色盲。」

路以莎滿臉不敢置信的表情，驚異地說：「妳是說妳表姊，拉瑪丁夫人她——」

珍妮芙點點頭說：「她無法分辨黃色和藍色這兩種色彩。這兩種顏色同時出現在她眼前時，她只能看到一片灰色，總之，」她作了一個結論道：「她根本不知道龍膽花到底是什麼顏色。」

老修女一聽之下，目瞪口呆，楞楞地望著剛剛種下去的那株花苗：「會不會是我搞錯了？」她謙虛地說道：「但我時常摘花送給她啊！她怎麼可能患有——」

珍妮芙把身子靠了過來，伸手挽著她，只見路以莎的臉繃得緊緊的。

「不會的，修女！這又不是什麼麻煩事，絕不可能搞錯，更何況茜拉斯也沒有發覺啊！妳告

訴我說茜拉斯也時常摘花送給她？所以說妳們絕不會弄錯。」

「說得也有道理，可是……」

「誰收集這些花？」珍妮芙指指墳上那盆花。

「茜拉斯。」

「茜拉斯一定跟妳說過『拉瑪丁夫人很喜歡龍胆花，她說這是她最喜歡的花。』這些話，是嗎？」

「不錯，她確實說過，但是，孩子！」路以莎還是一臉困惑，「我還是不明白，妳表姊爲什麼要瞞我們？畢竟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啊！這些花也只不過是一種表示而已。其實也算不了什麼？」說完她又拿起丟在地上的小鏟子，繼續做工作。她瞟了珍妮芙一眼，看到她的表情不太自然，又輕聲說道：「到底怎麼了，孩子？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啊！只不過是一場誤會……」

「但是，越想越覺得這不可能是誤會！」珍妮芙大聲說道：「根本就講不通！就因爲講不通我才會覺得納悶。就像妳說的，她實在沒有必要從頭到尾都在極力隱瞞這種微不足道的……」她停了一下，咬住下唇，手指撥弄著身邊的小草，又說道：「不管怎樣，這件事情的確有點兒不尋常……」說到這裡她猛然憶起多娜那雙冷峻逼人的眼睛，突然由心底升起一股莫明其妙的震顫。

「是很奇怪！」她又像在自言自語：「還有一件事也很奇怪……」

路以莎這時候也把花苗埋好了，雙手在草地上擦了一下，然後開口說道：「孩子，我認爲我們眞的有點像是捕風捉影。假設妳表姊這樣做是出於客氣，茜拉斯送花給她的時候，她必然會說：她很喜歡那些花，也許爲了讓小女孩更高興，她可能會說那是她最喜愛的花也說不定。如果妳這麼猜測的話，這件事就一點兒都不奇怪了。妳說我的話有沒有道理？其實就這麼簡單而已。」

「說得也是。」珍妮芙說：「雖然妳的說法也講得通，但是……」

「但是什麼？」

「假使她眞的那麼客氣，那更應該告訴我一聲她的情況，」珍妮芙平靜地說道：「畢竟這事比什麼都重要呀！」

「不錯！妳說的也有理，她竟然會忘了通知妳，看來這件事的確有點兒古怪。」

「假設她沒有……」珍妮芙說。

在一片默然之中，珍妮芙以一種譴責的眼光瞪著這位有點兒吃驚的老修女道：「多娜·華蘭思告訴我，我表姊什麼話都沒有說，甚至連信都沒寫過，還說我表姊從來沒清醒過，而妳卻說她清醒過。既然她清醒過，那多娜的說法一定有問題。」

「孩子……我……」老修女猶疑了一下，不知她要說什麼，只見她那雙粗粗硬硬，緊緊握在一起的雙手這時候不知怎的竟然有點兒抖。顯然地，閒話家常是一回事，被人家這樣直截了當地

追問又是另一回事，她也實在被搞糊塗了。

「這一切的一切……，我實在搞不懂。」

「我也弄不清楚，」珍妮芙冷冷地說，說完後突然感到自己怎麼搞的，口氣竟也變得這麼冷酷。「會不會是茜拉斯在撒謊？」

雖然言下之意似乎是在懷疑那小女孩，其實心裡卻在想所謂的『她』會不會是另一位——那位西班牙修女——華蘭思，才是眞正的關鍵人物？

聽她這麼一說，老修女突然打了一個冷顫，「茜拉斯？怎麼可能會是她呢？她那麼乖巧，體貼別人，會撒這種謊？絕對不可能……。」她强調地說，腦海又浮現出華蘭思的影子，「她到底爲什麼要這樣？告訴我拉瑪丁夫人喜歡龍胆花，其實並沒有什麼必要……。」

「不錯，是沒有必要。」珍妮芙說道：「其實人對無關緊要的事是不會撒謊的。」

路以莎默默地坐在那裡，想著：「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樣想吧！」珍妮芙說：「讓我們以兩種不同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如果她只是因爲客氣而說喜歡龍胆花，那根本就不是什麼重要的話嘛！如果她認爲非講不可，那又爲什麼會忽略了應該寫信通知我這麼重要的事呢？反過來說，她如果眞的喜歡那種花……」

路以莎靜靜地坐在地上聽珍妮芙分析。

「我認爲她之所以沒有寫信給我的理由是……」珍妮芙接著又說：「她根本不認識我。她之所以不講英語是因爲她根本不會講。明白了嗎？」

本來是坐著的珍妮芙，由於太激動，突然跪了起來，面對著路以莎，雙手緊緊地按著路以莎的大腿。她太用力了，手背顯得很蒼白，一點兒血色都沒有，可見此時內心的激動達到了極點。

「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她又問一次，激動得過度，聲音反而低了下來：「這表示她根本就不是我的表姊紀荔安！」

她倆彼此凝視著對方，又恢復了沉默。

過了好一陣子，珍妮芙又開口說：「不管是那一種情況，那個女人絕不會是我的表姊。」

她剛說完話，院內深處忽然傳來一陣悠揚鐘聲。

第六章

這陣鐘聲剛好把她們從疑雲重重的沉思中喚醒。路以莎輕嘆一聲，急忙轉身收拾那些丟在地上的工具，只見她的雙手仍然輕微地顫抖著，行動也因爲內心茫然及年紀老大而顯得有點兒呆滯。還好，鐘聲敲得很急，多多少少幫她收回一些散亂的心緒。

她終於開口了，語氣中稍帶責備的意味：「孩子！妳大概是太傷心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講些什麼。這件事絕不可能是誤會……」她頓了一頓，然後嚥了一下口水，又很決斷地說：「爲了什麼理由多娜要——，爲什麼別人要騙妳這位陌生人呢？」

珍妮芙聽她這麼一說，也沉默了。忽然覺得自己很傻，怎麼會猜測像多娜·華蘭思這種神職

人員呢？而且，路以莎最後這一句也很有道理。

「還有！」路以莎有點兒不太高興地再說道：「她留下了信件？」

珍妮芙恍恍惚惚地抬起頭來望著她問：「她留下了信件？」

「不錯，妳可以去看看，她們會拿給妳看——不過我們都不願再提起這件事。」她語氣堅定地說著，手裡一面撥著墳邊的小草，「唉！我的小叉子那裡去了？」

「在這裡，玫瑰花叢下。」

「謝謝，孩子！我能告訴妳的就這麼多。現在我必須趕回去了，方才的鐘聲是在催我們回去照顧小孩子。」

她歪歪斜斜地想站起來，珍妮芙一看連忙站起來，伸手把她給扶了起來。「謝謝！」她又謝了一聲，然後靠著她的幫助勉強地站了起來。這時她的聲音帶點顫抖：「剛剛說的一切，妳就把它忘掉好了。我實在不該和妳聊天的，可是又不忍看妳那麼傷心……相信我吧！我很瞭解妳的心情，也難怪妳在震驚之餘會感到那麼傷心。畢竟這件事來得太突兀了，事先又一點兒都不知情。」她頓了一下，「本來妳是應該知道的，相信今晚好好睡過以後，明天妳就不會再那麼傷心了。明天早上妳會發覺今天根本就是胡思亂想。」

「希望如此。」

路以莎輕輕拍了一下她的手，語氣中充滿了自信：「妳大概覺得很煩，也覺得很傷心，而且妳根本就不相信表姊已經去世的事實。不過我相信——我確實相信——妳明天一定會覺得開朗多了。」

「不錯，」珍妮芙低聲地說：「快樂隨著晨曦降臨人間。」

路以莎不安地望著她。她突然靠了過來，緊緊握住路以莎的手，「很抱歉，」她勉強在佈滿哀怨的臉上擠出一絲笑容：「妳說得很對，修女，我是很震驚，也有點兒唐突。當然，這一切疑問終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也許，明天……。」

路以莎聽她講到這裡，連忙接著說：「是的！明天妳也許會覺得完全不一樣。現在妳最好先回旅社好好休息一下，痛痛快快地吃一頓晚餐。如果可能的話，順便喝點兒酒，這會幫助妳睡得更香甜。祝妳有一個舒適的夜晚。如果明天還覺得煩惱的話，歡迎再來這裡和我們聊聊，我們也沒什麼好隱瞞妳的。」她有點兒神經質地笑著說，珍妮芙也跟著笑了。「其實沒有必要胡思亂想。」路以莎接著說：「只要有疑問，相信多娜和茜拉斯一定會盡可能爲妳解答。」

珍妮芙聽她這麼一說，突然面色一整，連忙說道：「請妳不要將我方才說的話告訴她們。我——我剛剛有點兒失態，竟然胡說八道地講了那麼多不合情理的話，我們永遠不再提了好嗎？」

「就這麼說定了，」路以莎語氣堅定地說：「孩子，不用擔心，我不說就是了。」她雙眼仍

帶困惑，瞪著珍妮芙說：「如果還有什麼困擾的話，希望妳去找院長，相信她能夠幫妳解決。妳一定要去見她，和她當面談談。」

「當然！」珍妮芙說：「我一定會去拜訪她，和她好好談談。」

「能這樣做就最好不過了。相信和她談過之後，心中的所有疑問一定會馬上得到答案。現在我得趕快到禮拜堂幫忙照顧那些小孩子，否則眞會遲到了。」她對珍妮芙眨眨眼說道：「希望妳也忘掉我講過的那些不該講的話，好嗎？」

珍妮芙笑著應道：「就這麼說定了。」

「孩子！願天主保佑妳。知道出去的路怎麼個走法嗎？」

「謝謝，應該沒有問題。」

「這樣就好啦！我先走一步了，再見！」

「再見！」

路以莎走後，整個墳場馬上顯得空空蕩蕩，珍妮芙一個人楞楞地站在那裡。

她站在墓旁遲疑不前的當兒，圍牆中的那扇門突然悄悄地開了。一個小女孩躡手躡脚地閃了進來，然後又悄悄地把門關上。一轉身看到珍妮芙站在那裡，嚇了一大跳，竟呆若木雞地怔住了，一顆心七上八下差一點兒就跳了出來。她看起來年紀輕輕的，皮膚有點兒黝黑，長得蠻可愛，

雖然穿了件褪色制服，仍然無法掩蓋住發育健全的身段，長長秀髮舒鬆自然，如飛瀑般披散肩上，偶而隨著清風飄然揚起，雙手捧著一束鮮花，滿臉通紅，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裡。

她看了珍妮芙一眼，猶疑了一下，然後踏過草坪向珍妮芙站的地方走過來。最後走到她身邊的墳墓前蹲了下來，急急忙忙把墳前那束凋謝的龍胆花拿開，然後把新鮮的龍胆花重新按照原來的樣子插在墳前。

「妳就是茜拉斯？」

小女孩聽了羞怯地望著她，點了一下頭，珍妮芙又開口說：「我是拉瑪丁夫人的表妹，今天特地趕來探望她，誰知道她們告訴我說她已經不幸去世了。路以莎修女跟我提過妳照顧過她，眞不知道怎麼感謝妳才好！」

茜拉斯一聽這話吃驚地退了一步，兩眼充滿了訝異，她望著珍妮芙說道：「妳是她表妹？」她有點不敢相信，懷疑地問道：「小姐，很抱歉，聽妳說這話，我的確很驚訝。很抱歉，夫人她……」

「我知道了。」珍妮芙望著她，只見那雙水汪汪的眼睛中滿含困惑。

「我不知道她竟然有表妹。」茜拉斯疑惑地說：「如果知道她還有一位親戚，早就……。」

「如果妳們知道她還有親戚，毫無疑問妳們一定會通知她們她生病及去世的消息。」珍妮芙

溫和地接著說。

「當然。可是，」茜拉斯幾乎是叫著說道，隨手揮了一下飄散臉上的秀髮，兩眼直直地瞪著珍妮芙，「小姐！這不是很奇怪嗎？她竟然沒有告訴我們這種事。」

珍妮芙也注視著她說：「是的，這件事的確透著古怪。會不會是她病得很厲害，沒辦法向妳們提起這回事？」

小女孩搖搖頭說：「她有幾次——也可以說是很多次——人很清醒，當然我們也問過她，有沒什麼親友須要我們幫她通知的。」

「妳們眞的這樣問過她？」

「幾乎每次都問。」茜拉斯一面回答一面轉過身子整理那束鮮花：「小姐，很抱歉，我必須馬上離開這裡，我已經遲到了。」她說完後把最後一朵花插好，然後站起來，轉身就要離開，珍妮芙突然一伸手把她拉住。

「請稍爲等一下，還有一件事想請問妳，……應該先感謝妳送這麼多美麗的花來。」

「這不算什麼。」

「妳對她實在太好了，相信妳在她生病期間一定給她帶來莫大的慰藉。」珍妮芙說著突然停了下來，呆呆地竟然不知該如何講下去。

小女孩一聽便羞澀地低下頭去，眼睛木然地盯著鞋尖，也不知道該怎樣回答比較好，只好隨口重複說道：「這不算什麼。我這麼做是因爲我喜歡她而已。」她抬起頭來，兩眼含著淚水，望著珍妮芙，「小姐，很抱歉，我覺得很……」她兩手作了一個手勢，微帶窘意地咬了一下嘴唇，又說：「相信妳也看得出我很喜歡她。」

珍妮芙望著這位心地純良的小女孩，仍然猶疑不定的時候，身後突然傳來一個冷冷的聲音。

「茜拉斯！」

原來是多娜·華蘭思。一聽到她的聲音，小女孩馬上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要怎麼辦才好。珍妮芙轉過身去面對著身著黑袍的高大影子，隱隱地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隨著多娜的逼近而湧過來。她覺得很不自在，但還是力持鎮靜地說道：「妳好，希望我沒有耽誤茜拉斯望彌撒的時間。路以莎修女告訴我說是她和妳悉心照顧我表姊的，我剛才正在向她道謝哪！」

高傲的西班牙人目光還是那麼冷峻，淡淡地瞄了一下珍妮芙，然後轉過頭望著小女孩說：「茜拉斯，妳半個小時前就該回房去了，爲什麼現在還在這裡？到底在這裡做什麼？」

小女孩畏怯地說道：「我去採了一些花來插在拉瑪丁夫人墳前。」她避開多娜那雙銳利的眼光，緊張兮兮地捏著裙角，借此緩和綳得緊緊的心。

多娜似乎有點兒著惱，卻仍然耐著性子溫聲地說：「茜拉斯，這樣做很好，但這件簡單的事

應當還不會耽誤妳做正事吧！」

「不，不會的，夫人。」茜拉斯緊張過度，臉色顯得很蒼白。

「還不快去望彌撒，站在這裡發呆幹什麼！」她邊說著邊冷冷地瞪著珍妮芙：「茜拉斯，記著，吃過飯後馬上到我辦公室來一下，我有些話要問妳。」

「是的，夫人。」

「請等一等，還有一件事……」珍妮芙看她轉身便要走，於是開口阻止，但她的話還沒講完就被多娜冷峻的聲音給打斷了。

「茜拉斯，還不趕快去。」

珍妮芙一聽這話有點兒激動，只是聲音還是很沉靜，「夫人，請妳……，茜拉斯請等一下……。」這位修道院總管愣了一下，小女孩雖然身子轉過去了，卻沒有跨步離開，只是站在那裡猶豫不決，心裡想著：多娜平常說話都沒有人敢回嘴，如今竟然有人不將她放在眼裡，因此反覺得有一種快感。這時又聽到珍妮芙接著說：「夫人，如果可能的話，明天我會再來，看看表姊的墳墓，再和它道別。我會帶些鮮花獻給她。」

多娜只是兩眼瞪著她，皮笑肉不笑地回道：「當然，明天妳心情也許會開朗些。相信到時候妳會有很多問題要問，希望妳來的時候逕自來找我好了。」

允諾的語氣中似乎充滿了官僚意味……。是的，我會來找妳。珍妮芙抿住嘴想著。不過她還是開口應道：「謝謝，夫人。」然後轉身問茜拉斯：「妳剛剛爲什麼要摘龍胆花呢？薔薇不也——。」

小女孩一聽退了一步，臉色仍然很蒼白，眼中充滿畏怯神色，急忙答辯：「我跟多娜·華蘭思說過，她也答應了的。」

這位冷峻的總管望都不望小女孩，只是緊緊地盯著珍妮芙。

「茜拉斯，有沒有聽到我的話，還不趕快去。」她的聲音是那麼低沉，隱隱之中似乎含有莫大怒意。

小女孩不敢再呆下去，一轉身拔腿便往教堂的方向奔去。鐘塔又傳來一陣鐘聲。珍妮芙看她走遠了，只好轉過身來。只見多娜以一種很銳利的眼光盯著她。

「我也該走了，」她說：「夫人，再見。」

「再見，妳明天大概會再來吧？」

「當然，我會再來。」珍妮芙回道。

「那我們明天見了。」多娜面無表情地說著輕步踏過草皮，往教堂走去。

珍妮芙也快步穿過那扇陰森森的鐵門，來到充滿花香的花園中。這時她思潮起伏，全身也因

過度興奮，竟然不由自主地抖了起來。她心裡眞是一陣喜一陣憂。喜的是紀荔安並沒有眞正死去，憂的是她卻下落不明。她實在太激動了，兩腿發軟，於是稍稍闔上眼睛，讓心湖慢慢平靜。

過了一會兒，沐浴在清涼空氣和馥郁花香中的珍妮芙慢慢地回過神來，定了一下心，又舉步朝大門口筆直地走去，邊走邊想著今天的種種問題。

她感到其中大有問題。整個過程在在都透著難以言喻的玄疑，她絕對相信自己的第六感錯不了。多娜·華蘭思爲了龍胆花的事再度露面，茜拉斯的種種表情在在都顯示出這件事不尋常。珍妮芙決定要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她也知道多娜絕不會讓她單獨和茜拉斯當面談這件事。雖然要單獨見茜拉斯不容易，但是珍妮芙決定無論如何一定要想辦法私下見見這位小女孩，問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教堂的鐘聲停了，珍妮芙舉目一望，通往前院的通道空空蕩蕩，一點兒人影也沒有，也許所有的人都去望彌撒了。多娜一定會警告茜拉斯，教她一定要守口如瓶，當然明天她也一定會阻止珍妮芙見院長。

想到這裡，珍妮芙又習慣性地咬了一下嘴唇，陷入沉思之中。隨後她打定了主意，一定要把所有的疑點找出來，免得光在那裡胡思亂想，得不到確切結論。她決定等下去，等她們望過彌撒後再伺機直接找院長問個清楚。一定要弄個明白，珍妮芙思忖著。她不相信整個修道院的人都會

欺騙別人，隱瞞事實。路以莎雖然很誠摯，但畢竟她所知不多。茜拉斯也只是點到爲止。雖然談到龍胆花時，她也顯得很不自然，但這又能證明什麼呢？不，院長絕不會附和她們的。等彌撒過後，我一定要見見她，最低限度她會讓我看看紀荔安的私人信件及一些留下來的東西……。

不久，教堂內的唱詩聲終於停了，伴奏的風琴聲也餘音嫋嫋地緩緩消逝於一片寂靜的樹叢中。珍妮芙忽然一閃躲入牆角，因爲她聽到一陣單調整齊的步履聲從教堂裡面傳了出來。她不由自主地探出頭來偷看一下，只見她們魚貫地從教堂裡面走了出來，穿過通道往餐廳走去，爲首是一群穿著藍色制服的孤兒，後面跟著一群穿著白色長袍的見習修女，最後面是面色凝重的在職修女。人雖然很多，卻一點兒聲音都沒，只有單調沉悶的脚步聲隨著風陣陣傳來。她們都走進餐廳之後，又傳來孩子們高唱讚美詩的歌聲，歌聲一停又是一陣拉椅子聲，等大家就位，禱告完畢，就開飯了。

珍妮芙於是很迅捷地再退回墳場，然後走到禮拜堂大門口，心想，如果躲到裡面，就可能爬到樓上，而不被人發現。她認爲樓上那間房間一定是院長的辦公室。很可能院長就是第一個從餐廳裡出來的人，如果她在那個時候冒出來和院長見面，這個修道院的總管即使要攔阻恐怕也無能爲力了。

爲了要在這次見面中澄清所有的問題，她不得不先做點兒準備。珍妮芙越想越緊張，身子一

動便……。

第七章

她匆匆走入教堂，一進門就覺得陰陰暗暗。輕輕把門帶上，過了一會兒才看清裡面的擺設，最旁邊是一條側廊，有個小小祈禱台。正前方的講台兩旁有兩個通道，中間是高大的講壇。

她站在那裡仔細地看了一下。

大體說來，這間教堂和修道院其它建築並沒有什麼太大差異，刷得雪白的牆壁，拱形門窗簡單樸實，沒有什麼特殊裝飾。莊嚴的十字架高掛牆上，只有一座聖母像佇立祈禱台上。正中央直通講壇的通道舖有顏色鮮明的紅色地毯。整個教堂在質樸之中透著莊嚴肅穆。

珍妮芙沿著側廊迅速爬上講壇，然後在低矮的欄杆旁停了下來，仔細瞧了一下四周擺設。

吊燈的七隻吊柄赫然全都是金質的，燭台也是。但這些東西並沒給珍妮芙帶來多大的震驚，最教她訝異的是講壇後方牆壁上的三幅畫像。雖然珍妮芙對畫並不很在行，可是由畫中人物栩栩如生的神態可以看出很可能是出自西班牙名畫家艾爾格雷考之手。她又有點兒懷疑，這種地方怎麼會收藏這種稀世之寶呢？會不會是複製品？她湊過頭去仔細檢查一下畫像右下方看看有沒有畫家親手簽名的筆跡，可是上面除了油墨之外什麼字都沒有。珍妮芙又把畫框扳過來看看會不會簽在後面，可是後面也什麼都沒有，珍妮芙看來看去也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失望地按著畫框，剛要把手抽回來的時候，好像碰到什麼東西。就在後蓋和前框之間好像塞著一團紙。她小心地將紙頭揪了出來，猜測這會是一張什麼樣的紙，竟然會塞在一幅有幾百年歷史的畫框裡面？她好奇地攤開來，只見上面這樣寫著：

「雖然你的條件很苛，我還是願意接受你的要求。以下是經雙方同意的約定：九月六日晚上將我安全護送到目的地，代價：三百萬法朗。艾沙雷諾門」

上面就這麼簡單地寫著這幾個字，措辭很顯然是現代人的方式。珍妮芙皺了一下眉頭，只覺得這封信應該還有另一半，但她也懶得花這個心思去揣測，只是站在那裡考慮有沒有必要再放回去？這個紙團主要是用來固定後蓋，應該沒什麼其他作用。但是，說不定正關係著一項秘密……就在不知道該怎麼辦的當兒，突然側廊傳來一陣響聲。珍妮芙直覺地將紙頭往口袋一塞，掉

過頭去仔細一看。就在這轉瞬間，祈禱台聖母像前竟跪著一位身穿藍色制服的小女孩。她雙手合什放在胸前，正閉著眼睛禱告著。珍妮芙還有很多事要做，就不去理會那個女孩子。她匆匆穿過講壇。突然間，女孩子站了起來，珍妮芙一看，眞巧，原來是茜拉斯。她覺得很慶幸，竟然會在這裡碰到她。茜拉斯卻一見到珍妮芙就連忙站了起來，轉身拔腿就往門外跑。

「慢一點，茜拉斯！」她連忙喊道：「我有很多話想問妳，請等一等。」

「這……小姐，我以爲妳已經走了！」

「當然妳們都會這麼想，可是我並沒走。願不願意回答我幾個問題？……」

茜拉斯聞言臉色馬上變得很難看，急忙回答道：「我知道的事不多——而且我也不能亂說……」

珍妮芙和言悅色地說道：「茜拉斯，今天下午妳跟我說的話都是眞的嗎？妳說拉瑪丁夫人從沒提過她在英國還有親戚這回事，是不是？妳又說妳還問過她這個問題，是不是？」

這小女孩眼睛張得大大的，表情有點兒不自然地說道：「是的，小姐，但是……當然！……當然！如果她告訴過我們……。」

「這太……。就妳所說，她有時候神志非常清醒，會這樣嗎？我是說，她會不告訴妳們她還有親友這回事實在太不可能了，想不到她竟眞的像妳們說的一樣。因此，我猜想其中必定大有緣

故。」

「小姐？」

到了這個地步，珍妮芙也顧不了許多，直截了當地說道：「假設她確實提到過，請妳們代爲執筆寫信給我，而妳們卻忽視了，又假設……。」

茜拉斯聽到這些話，滿臉通紅，突然大聲打斷了珍妮芙的話。

「她確實沒有告訴我們！我跟妳說過了，她眞的沒有提過。妳這種猜測好像是說我們在陷害她似的。」

「不。」珍妮芙否定地說道：「我不是說妳們在陷害她，而是說妳們疏忽了這件事情。妳現在是不是願意回答我一些問題？茜拉斯，到底有什麼好怕的呢？」

「我？害怕？小姐！妳說得未免太離譜了！」說得也是，她現在臉上除了生氣的表情之外，一點兒畏怯的跡象也沒有。「再說，我爲什麼要怕妳？」

「我也只是猜測罷了！妳起先是沒有怎樣，但是我一提到龍胆花，妳的表情就顯得很不自然。」

小女孩一聽心虛地把眼瞼垂了下來，默默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是不是妳做錯了一件事而覺得難過？」

「做錯一件事？我不懂妳是在指什麼？」她突然睜開烏溜溜的大眼睛。

「其實也沒啥關係，只是爲什麼我問妳，妳總是有意無意規避那些問題？」

「沒有呀！」茜拉斯說著，竟奇怪地笑了出來。

「很好，」珍妮芙說道：「那麼現在請妳回答我一個問題，只要妳一回答，我就知道妳是不是在說實話。妳爲什麼要摘龍胆花給我表姊？」

茜拉斯望著她迷惑地說道：「我……我跟妳說過我喜歡她。」

「是的，我知道，但是妳爲什麼要摘龍胆花？不送其它的花？」

「她喜歡呀！」

「她這樣說過嗎？」

小女孩的神色不像先前那麼困惑了。珍妮芙心想，也許這個問題比較容易答覆吧！

「是的。」

「她眞的這樣說過？」

茜拉斯無助地抬了一下手，顯得很莫可奈何的樣子。

「小姐！我不知道妳是什麼意思？」

珍妮芙還是很有耐性地問道：「她表示她很喜歡龍胆花時，她是怎麼說的？是妳主動摘給她

的？摘給她的時候，她是說『謝謝妳』呢？還是說『多麼漂亮的花呀！』或者是其它說法？好好回憶一下，茜拉斯。畢竟妳是我的表姊，她的事我一定要弄清楚才安心。」

茜拉斯太年輕，又過慣修道院這種幾乎與世隔絕的單純生活，實在無法了解，也不知道其中有任何奇怪的地方。珍妮芙這一連串的問話教她如墜五里雲霧中，一時竟呆呆地站在那裡，不知從何答起。過了一會兒，小女孩終於開口說道：

「她不是這樣說的。我還記得是怎樣知道她喜歡龍膽花的。那是在她來這兒沒多久的事。有一天我手裡捧了一束花——各色各樣的花都有——到她房間去，她躺在那裡望著我，然後慢慢地伸出手來，拿了幾朵龍胆花。她說：『這些藍色的花叫什麼？』我說龍胆花。她又說：『多漂亮啊！我從來沒看過這麼漂亮的藍花，請妳靠近一點，我很想多看看。』從那次之後，我每天都摘這種花送給她。」

珍妮芙一聽，長長地呼了一口氣，好像放下了什麼重擔似的，茜拉斯一看她這種表情，也愣了一下。

「小姐，妳要知道的就是這個？」

「是的，就是這個。請原諒剛才太冒昧了！」

「沒關係。小姐，現在我能不能走……」

「當然可以，妳不是還要去見多娜嗎？」珍妮芙盡量抑住內心的激動說道：「請告訴我到院長辦公室的路怎麼走好嗎？」

「我……好的。」女孩定了一下心神，然後走在前面帶著珍妮芙離開教堂。

珍妮芙跟在女孩的後面走過通道，踏上樓梯，心想這下子事情眞的有點兒眉目了。根據剛剛的談話，她確定那位垂死的婦人並沒有親戚，最重要的一點是她根本就不是色盲。

目前她唯一能確定的，那位婦人絕不會是紀荔安。

下一步該怎麼做呢？珍妮芙腦海裡又浮現了這個問題。

不久她們來到長廊盡頭那間房間，茜拉斯抬起手來正要敲門，珍妮芙突然喝道：

「停！」小女孩一聽突然把手縮了回來。

珍妮芙面帶寒霜，憤怒地對茜拉斯說道：「我是請妳帶我到院長那裡去，妳怎麼帶我來這裡？」

「我……」

「這是多娜的房間，對不對？」

「是的，我是想……」

珍妮芙冷冷地望著她又說：「我是請妳帶我去見院長，而不是來這裡。請妳再帶我去。」

茜拉斯的雙手無力地垂了下來，然後回過頭來領著珍妮芙往長廊另一端的那扇門走去。

「小姐，這就是院長的辦公室。」

「謝謝妳。」說完後珍妮芙便伸手敲了一下門，裡面傳來一聲：「請進。」

於是她推開門走了進去，隱隱約約感覺到茜拉斯飛快地奔下長廊的樓梯。她才把門關上，樓下也同時傳來砰地一聲關門聲。

第八章

她一進門，迎面一道刺眼的陽光。窗戶沒有窗簾，陽光盈滿一室。她稍稍打量一下四週陳設，只見裡面的擺設非常簡陋。乳白色牆壁、天花板，地板上鋪了一條窄窄長長的地氈，牆邊放著兩張高背椅，另一邊是張平整的書桌和一個毫無雕飾的祈禱台，台前是一塊跪墊。牆上有張聖母聖嬰畫像而已。

珍妮芙正在打量的當兒，從窗下書桌後面傳來了說話聲：「請坐。」

強烈的陽光迎面照射，珍妮芙並沒有注意到陽光後面還有人，這時候定睛一看，只見桌子後面端坐著一位老修女。只見她伸手指指牆邊的一張椅子，示意珍妮芙坐下去。

珍妮芙就走到椅子旁坐了下來。

「我姓西佛，是拉瑪丁夫人的表妹，今天特地老遠趕來探望她，可是她們告訴我說她已經在幾天前不幸去世了。」

老修女緩緩轉過臉來望著她，雖然是面對著刺眼的陽光，珍妮芙還是可以隱約看出她的臉孔圓圓的，十分白皙，只是上面佈滿了年華已逝的痕跡。雖然如此，在黑色頭巾的襯托下，她的前額卻顯得非常光潤平滑，顯示出她樂天知命，不爲外物所擾的高深涵養。她的眼睛隱沒在陽光後面，無法看清楚，卻可以隱隱看出她的嘴唇十分甜蜜可愛。

「小姐，今早我就聽人提起妳來訪的事。我非常難過，對死者的親友而言，這類事情總是非常遺憾。」她安慰地說道：「我知道一般人不太容易接受死亡是開始，而不是終結這個觀念。」

「不錯！」

「看過表姊的墳墓了吧！孩子？」

「是的。」她幽怨地答道，接下去卻不知道該從何問起。對方的態度非常安詳，她反而有點侷促不安，訥訥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老修女見她默默無言，竟誤以爲她過份傷心，就很慈祥地安慰她。這一安慰更使珍妮芙更難啟齒發問。

最後她只好採取拐彎抹角的方式，提出一連串的疑問。

「今天我跟多娜和路以莎修女談過了。」她說：「她們告訴我表姊留下一些信件……。」

「不錯！」她還沒說完，院長馬上接著說道：「當然，這些東西應該還妳。本來放在她的手提袋裡，是多娜在她車子裡找到的，現在存放在我這裡。」

她說完就站了起來，拉開身旁的抽屜，然後在裡面摸索了一陣子，拿出一個手皮包，順手遞給珍妮芙。

「孩子，就是這個，拿去吧！該由妳保管了。」

「謝謝！」珍妮芙仍舊坐在椅子上，只是伸手接了過來。她一接觸皮包，手指竟有點兒發抖。「院長，我能打開看看嗎？」

「當然可以，請便！」她邊說邊坐了回去，自顧自地繼續數著唸珠。珍妮芙趕忙把手伸進皮包，一件一件地把裡面的東西全給掏了出來，排放在桌上。有梳子、粉盒、鏡子、口紅、鑰匙、一大疊紙幣和一封很厚的信。珍妮芙算了一下那疊鈔票，總共有十幾萬法朗。她對著這些鈔票皺了一下眉頭。也許紀荔安將所有的存款全數提了出來，再加上平日的積蓄才會有這麼多錢吧。總之，看來她似乎是想長久住在這裡了。

然後她翻過那個信封來，只見背後印有波爾多銀行的字樣。信封正面還附有地址，上面寫著

，「波爾多市旁埠路一百三十五號，拉瑪丁夫人收。」表面上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出奇的地方。

袋子裡就只有這麼多東西。

看完後，她又依次把所有掏出來的東西一一放回去。老修女也停止了手上的動作，抬起頭來靜靜地望著她，開口說道：「孩子，就這麼多東西嗎？我想困擾妳的不止是表姊去世這件事而已，相信一定另有緣故。到底什麼事讓妳覺得惶惑不安？告訴我好嗎？」

珍妮芙幽幽地抬起頭，陽光正好斜照了進來，映在她那張充滿困惑的秀臉上。她眨了一下眼睛。

「是的，的確還有其他的疑問。」

「能不能告訴我？」

「院長，」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要講的話一定會讓妳覺得很驚訝，如果有什麼冒昧的地方，還請多多原諒。事情是這樣——」

「那我就洗耳恭聽了。」

她將自己據理猜測的種種，一五一十地告訴這位院長。當然，她並沒有指出多娜和茜拉斯隱瞞了某些事實，只是把話集中在那位婦人並非她的表姊，她從未說過一句英國話，從未提過住在英格蘭的親友等等……這些問題上。

「而妳……」珍妮芙終於漸漸扯到正題：「妳一定去探望過她。妳去看她的時候，她清不清醒？難道她一句話都沒跟妳說嗎？」

「沒有，的確沒有。今天下午她們告訴我妳來訪時，我就猜到妳一定會有很多疑問……」她遲疑了一下，然後又安然地說道：「實在很抱歉，下午沒有直接讓妳來見我，只因——」她又遲疑了一下，最後還是把要說的話嚥了回去。「畢竟多娜最清楚妳表姊的一切。從頭到尾都是她在照顧妳表姊。妳來訪確實令我大吃一驚。因爲妳表姊從沒提到過有親戚這回事，希望妳不會因爲我們沒有通知妳她逝世的消息而責怪我們……」

「當然不會，這是那兒的話！當然是這樣嘛！她沒告訴妳有關親戚的事，是因爲她根本就沒有親戚——這個女人絕不會是我表姊，對這一點我有絕對的把握！」

「小姐——」

「等一等，妳先聽我說。」珍妮芙請求道：「一點兒都不奇怪……」

她提到有關龍胆花的問題，這位婦人不但喜歡還能辨別出是藍色的，然而紀荔安卻根本無法區別藍色到底是什麼樣的顏色。

院長靜靜地聽著，一句話也不說。

「明白了吧！」珍妮芙作結論似地說道：「這就是爲什麼我有絕對的把握說那位婦人一定不

是我表姊，而是另外一個人的道理。如果情形正如我所料，那麼我表姊到底又去了那裡？」

說到這裡，突然一陣沉默。

過了一會兒，老修女終於開口說道：「這就怪了，簡直是莫名其妙！眞令人難以相信竟會發生這種誤會……」

「既然知道這是誤會，當然不會置之不理，一走了之，妳說是不是？」

「當然不會置之不顧。但是，小姐！如果妳說得對，妳表姊還活著，那她爲什麼不和妳或者是我們連絡一下呢？妳說她知道妳會來這裡？」

「是的，她知道。我想她一定出了問題，我就是擔心這件事。」

「話說回來，她又會出什麼差錯呢？再說如果這位死去的女子不是拉瑪丁夫人，那她爲什麼允許我們這樣稱呼她？爲什麼她又會有拉瑪丁夫人的私人信件？」

「我也猜不透，但是——」

「當天晚上失事的車子的確是妳表姊的啊！」

珍妮芙默默坐在那裡，不吭一聲。

「如果妳的懷疑屬實。」老修女又說道：「我們的問題就不止於『拉瑪丁夫人在到底在那？』而已，還有另一個問題『這位死去的女子到底是誰？』」

又是一陣沉默。

「妳是因爲龍胆花而起疑的，是不是？」老修女終於打破這片靜默，又開口說道。

「是的。」

老修女聽了點點頭又道：「妳認爲用這種方法證明那個女子不是妳表姊可靠嗎？」

「我只能指出那個女子不可能是我表姊而已。我是說，如果那個死去的女子沒有色盲，那她就不會是紀荔安。用這種方法來證明應該不會錯。一般說來，女人很少患色盲，而黃藍色盲的病例更是少之又少。」說到這裡她忽然打住，若有所悟地輕拍了一下前額，叫道：「唉呀！我怎麼這麼笨啊！一味想著要如何證明她是誰，竟忽略了一個最直截了當的問題！我問茜拉斯的時候，腦海裡一直盤旋著一些其它的問題，竟然沒有想到還有一個最直接的方法。」

「什麼方法？」修女溫和地問道。

「她長得怎麼樣呢？」珍妮芙興奮地叫道：「這位死去的女子到底長得什麼模樣？」

老修女坐在那裡想了一會兒，然後面帶微笑地開口說道：「孩子，這我就不知道了。我從沒見過她。這裡除了多娜和茜拉斯之外，誰都沒見過她。」

珍妮芙聽得一愣：「沒有人見過她的面？但是妳說妳探望過她啊！」

「是的，我是探望過她。」

「這……這我就不懂了。」

「我……」她頓了一下：「孩子，我是個瞎子。」

置身在眩人眼目的陽光中，她笑了，笑得有點兒淒愴。

「很抱歉，我不知道……」珍妮芙滿懷歉意地說道。

老修女笑了笑：「沒關係！我一直覺得別人對我瞎了這件事比我自己更敏感。」說完這話她坐直了身子，然後正色說道：「孩子！讓我們好好招待妳吧！不要再胡思亂想了。妳作的這種推測實在太離譜了，而且也不可能……。很抱歉，我還是認爲妳表姊已經死了。等以後有時間再好好地研究一下，相信屆時一定能找出合理的解釋來。」

珍妮芙一言不發地坐在那裡，雙手緊緊抓著膝蓋，不停地想東想西，老修女的話到後來連一句也沒聽進去。像這樣呆呆地住在這裡……天天漫無目標地問東問西，這邊查查那邊查查，最後必然還是一無所知。這種尋求答案的方式珍妮芙才不幹哪！

老修女繼續說道：「妳應該想好要怎樣問才比較合適。我們這裡就是妳那些疑問的起點。如果明天妳還會來的話……」

「謝謝妳，如果我還是那麼魯魯莽莽的話，豈不太辜負妳們的好意了。」

「那裡，那裡，道歉的應該是我們。沒想到會將這件事情弄得一團糟，希望妳給我們一個機

會來彌補這次的失誤。」

珍妮芙笑了一笑：「請不必如此自責，我一定會再來拜訪的，謝謝妳的好意。」

「那就今晚來吧！」

「有必要這麼快嗎？院長！」

「小姐，早一點解開心中的疑團不是更好嗎？如果妳覺得旅社太遠，不方便的話——。」

「我想住處大概不會有問題吧？我只向旅社訂了幾天的房間……。再說，表姊跟我說過，這裡也許有房間可供我住幾天，妳說呢？」

「不錯，這樣好了，如果這裡還有房間，我們就今晚再詳談，否則就延到明天。任何時刻我們都歡迎妳。不管妳問的結果如何，我們都會盡可能的幫助妳。」

珍妮芙也是明白人，聽到這裡只好打退堂鼓。「謝謝妳，」她簡短地道謝一聲又繼續道：「我一定會再來。這裡眞不愧人間淨土，環境那麼幽雅怡人，每個人又都那麼和藹可親，在在都讓人有一種溫馨祥和的感覺。」

老修女聽完珍妮芙的讚美，臉上忽然一亮。「妳眞的有那種感覺？很高興聽到妳的讚美，謝謝妳。」

「我剛剛從教堂那邊走過來，」珍妮芙說：「老實說，一個這麼小的修道院，又座落在如此

荒僻的野外，竟能擁有那麼堂皇肅穆的教堂，實在太出人意料。」

「這個地方實在沒什麼，這些建築完全是爲了配合地理位置而設計的。這種地方建一間像聖伯侖大教堂一般的修道院實在很不合適。另外爲了配合週遭景緻，我們特地把牆漆成白色，窗戶採用透明玻璃，配合起附近的山川林木，才會顯得有點兒不倫不類。」

「那麼說，裡面的壁畫啦，燈飾啦，還有那些雕刻又是怎麼……」。

「關於這個，」老修女平靜地回答道：「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妳大概也想得到，這幾年來我一直很放心地把院務交給多娜處理。因此我對這並不太清楚，只知道多娜爲教堂添置了很多東西，像圖畫、地氈、燭台……等等。去年她還從波爾多請來一位工匠安裝講壇前的欄杆。我督導院務時，總喜歡教堂裡簡簡單單，樸樸實實的。我知道這裡有一些人——其實應該說是大多數人——她們對神的信念因爲有了這些裝飾而更堅定。當然我們很窮，無力購置這麼多東西，因此我才答應讓多娜設法買些必需品，藉此堅定那些年輕修女奉獻天主的信念。」說到這裡，飽經世故的她笑了一笑。

「我明白了。」珍妮芙說道：「確實是很漂亮，原來這都是多娜的大手筆。」

老修女的背後突然傳來多娜溫和的話聲：「院長，找我嗎？」

「是的……」她泰然答道，臉上一點驚異的表情都沒有，好像她早就知道有第三者在場似的：「妳來了我很高興，現在有一個疑團我希望能馬上解決掉。妳一定已經見過這位西佛小姐了，是嗎？」

「是的！」

「她來見我，好像滿懷疑慮。」

多娜瞧都不瞧一下珍妮芙，只聽她仍照以平平板板的語氣說道：「我知道她很傷心。」

「但是，她來見我，並不只是因爲傷心表姊去世才來。」她說著轉過頭面對著端坐椅上的珍妮芙說：「孩子，多娜才是妳應該問的人。現在妳將剛才告訴我的話再說一遍——尤其是怎樣認爲表姊不可能已經死了的理由說給她聽。」

多娜的眼光也隨著老修女的話而轉移到珍妮芙身上。只見她眼中竟射出一道怪異的光芒，是憤怒？是憂慮？還是恐懼？

珍妮芙顫抖的雙手突然緊緊抓住紀荔安的手皮包，不知該如何化解這突如其來的事才好，於是不假思索地說道：「院長，沒有關係，現在不必談了，最好等到……」

「不，乾脆現在就問清楚好了。」她語氣堅定地說道，然後轉過頭面對著這位修道院總管，一五一十地將剛剛珍妮芙告訴她的疑問全部說了出來。珍妮芙低下頭來，不敢抬起來，卻能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眼光正盯著自己。

「所以我認爲最好是現在就把那些疑團解開。」院長作了結論。

「另外還有一件事，希望妳幫這位小姐準備一間房間，她可能要在這裡住幾天，然後……」

多娜聽了很驚訝地說道：「妳是說，她要在這裡暫住幾天？」

院長也有點訝然地說：「是呀！我們雖然幫不上什麼忙，畢竟這一點還做得到。這樣她才能好好思考一下，到底該用什麼方法才能把這些疑團弄個水落石出。」

「什麼？弄個水落石出？她會有什麼疑團？」

「譬如說，」珍妮芙終於開口，話聲竟是那麼僵硬陰沉，連她自己都覺得奇怪。「多娜，請問妳一下，拉瑪丁夫人到底長得怎麼樣？」

總管把頭掉過來望著她，稍微猶豫了一下，笑著說道：「她的身材不算高，相當苗條，頭髮金黃色，尾端稍微有點兒捲曲，眼睛很清秀，稍帶褐色，鼻樑筆直，眉毛又黑又濃。」她慢條斯理地說道：「小姐，清楚了吧？」

「很清楚。」珍妮芙聲音嘶啞地答道。

然後多娜轉過臉去，跟院長說：「聽清楚了吧，院長，她的問題如此而已啊！其實一點兒玄疑的地方都沒有呀！這位小姐剛剛提出的問題根本是誣賴……」話聲之尖銳就如鋸子在鋸木頭般刺耳。

「多娜……」老修女突然打斷她的話，這位西班牙修女也覺得太失態了，就低下頭說道：

「院長，請原諒我剛才那句無心的話。」

「這位小姐是我們的客人，」老修女溫和地說道：「我們已經虧待她了，怎麼還能這樣說她。晚禱後妳來我這兒一下，我有些話要和妳談。現在妳先去爲這位小姐準備房間。」

多娜立刻很肯定地回答：「院長，現在我們這裡已經沒有空出來的房間了。」

「沒有空出來的房間？那以前拉瑪丁夫人住的那間誰在住？」

「瑪莉吉妮修女，她有點兒不舒服，正在那裡調養。」

「喔！是這樣！那醫務室呢？」

「兩個孩子在——」

「我記得了，看樣子是眞的……」她轉過頭來跟珍妮芙說道：「小姐，我們只好退而求其次，妳介不介意跟人共住一間臥室？如果介意的話，就不要客氣老實告訴我。」

「什麼？共住一間臥室？」沒等珍妮芙答話，多娜突然插嘴說：「我們也沒有多餘的床舖呀！」

「有。如果瑪莉吉妮修女住在客房，那她的床不就空出來了嗎？此外，相信這位小姐應該不會介意和茜拉斯共住一間房間吧？」

珍妮芙突然聽到這位總管的聲音就在她頭上，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涼氣。只聽多娜說：「西佛小姐一定不願意——」

一聽到這裡珍妮芙突然把頭抬了起來，眼光如利劍般望著她說：

「正好相反，我非常樂意和茜拉斯住在一塊。」

太陽漸漸西沈了。珍妮芙向她們道別後便匆匆走出修道院大門，趕回加伏尼去。一路上但見暮色蒼茫，起伏不定的山巒在夕照斜暉之下，顯出些許神秘色彩。隨著夕陽西墜，重疊山巒與時俱增的影子正好爲珍妮芙指出往加伏尼的歸路。在路上珍妮芙突然感到孤單寂寞，就加緊脚步，想藉此拋棄今天下午遇到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本來欣喜萬分地來看表姊，誰知道人不但沒見到，反而惹出這麼一大堆疑問，眞是她始料所未及的事。

不久珍妮芙來到山下的大馬路，然後往加伏尼的方向走去，沒多久，路上正好有一輛大型遊覽車駛過，停在她身邊，車上的人用英語邀她搭便車。她謝一聲便上了車。不久來到加伏尼，她下車後，什麼也不想，因爲馬上就要和史蒂芬見面了。

第九章

本來還不知道自己對史蒂芬的期待有多深，直到在旅社的餐廳裡等了老半天，一直沒見到史蒂芬的影子，才明白過來。她機械地拿起餐巾，兩眼視若無睹地讀著菜單，隨口點了幾樣菜。沒多久僕役把菜端了上來，珍妮芙就像敷衍什麼似地邊吃邊注意大門口，看看他來了沒。看了半天，連個影子也沒有。也許他已經在他住的那家旅社吃過飯了。她很失望的想著，又覺得有點兒驚奇，爲什麼自己今天竟會這樣失魂落魄地盼望史蒂芬出現。

她坐在那裡心頭一片空虛，腦海裡卻一直在估量著下一步該怎麼個走法。

她越想越迷惑，如果自己判斷錯誤，那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如果根本就沒錯，那紀荔安又

出了什麼問題？但是偏又想不出會出什麼差錯？腦海裡充滿了種種未知的幻影：紀荔安是死？是活？或是躲在什麼地方？身處困境之中？她搖了一下頭，想清醒一下充滿幻覺的神智。這類事情根本就不會發生，但如果發生了呢？總之，她就是定不下心來。

她叫來旅館老闆，道歉地說，她臨時有事，想退掉原來訂的房子，不過今晚的租金她還是會照付。

旅社老闆本來打算拒絕她，但想一想又覺得理虧，於是把到口的話又嚥了回去，跟她說沒關係。珍妮芙便說了聲謝謝，轉身走了出來。她的腦海裡只有一個意念：去找史蒂芬。

天邊只剩下一道落日餘輝，幾顆早夜寒星閃爍不定。眞巧！一走出大門便看見史蒂芬在河岸那頭朝這邊漫步過來。本來爲重重疑問壓得幾乎透不過氣來的珍妮芙，這時突然精神一振，頓覺輕鬆不少，於是伸出雙手，喊著他的名字，飛奔而去。

正漫步的史蒂芬突然聽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倏然一震，抬起頭來放眼一看，只見松林那頭一個人影如仙女般伸著雙手，向他飛奔過來。他定睛一看，也不由自主地叫了出來。

「珍妮芙！」

「史蒂芬——喔！史蒂芬。」

他加緊脚步，張開雙臂迎了過去。兩人過度興奮，竟緊緊地抱在一起。史蒂芬情不自禁地低下

頭去……這突如其來的動作直羞得珍妮芙滿臉通紅，頭一低，竟將整個身子埋入他懷中。史蒂芬一面輕吻著她的秀髮，一面輕聲叫道：「珍妮芙！」

珍妮芙動都不動，靜靜地埋在他懷裡。

「珍妮芙！」

還是一樣一點兒動靜都沒有。過了幾秒鐘，他才搞清楚原來她在哭泣。

史蒂芬有點愕然地問道：「珍妮芙怎麼啦？」然後又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她搖搖頭又往他懷裡一鑽，史蒂芬見狀也不便再追問，雙手一勒，把她抱得更緊。直到她有點兒喘不過氣來，才稍稍放開雙手，但仍是緊緊地抱著她，就像深怕她飛掉似的。

過了好一會兒，她才輕輕推開他，然後伸手找手帕。

「哪！在這裡。」他迅速掏出自己的手帕遞給她，說道：「說也奇怪，爲什麼在這類緊急事件中男人的裝備總是比女人齊全？我想，也許出於一種自衞的本能吧！」

珍妮芙擦了一下眼睛，嬌羞地看了一下史蒂芬，說道：「你的衣服濕了沒？很抱歉！史蒂芬，你來得正是時候。是不是有很多人時常跑到你身邊，哭倒在你懷裡？」

「一天大概不超過三個。」

「可憐的史蒂芬，請別見怪。」

「傻孩子！」史蒂芬溫柔地笑罵著，雙眼一直盯著她看，然後一隻手鬆開，一隻手拉著她說：「找個安靜的地方，然後將問題從頭至尾一一告訴我。」

他們往山上的牧場走去，傍晚溫暖的微風迎面陣陣襲來，原來洶湧澎湃的潮水聲也變得越來越小，直至消失。

最後在一片修剪平整的草皮上找到一塊非常潔淨的岩石，他們就坐了下來。珍妮芙的頭抵著膝蓋，兩眼茫茫然地望著腳邊青草，然後很詳盡地將今天下午發生的事情——她進入修道院，聽了噩耗，多娜告訴她紀荔安死了……，一一告訴史蒂芬。

「什麼？她去世了？」史蒂芬驚訝地叫了一聲，然後輕聲地安慰道：「可憐的珍妮芙，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如果說紀荔安眞的去世了，也該通知妳一聲啊！她們眞是太糊塗了！」

珍妮芙緊握了一下雙手，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又道：「事情是這樣……。」

她繼續將後來發生的更離奇的經過說給他聽：色盲、龍胆花、垂死婦人的緘默、幾次的談話和她所見的種種……，她訴說著經過情況，腦海裡又浮出那位西班牙修女似乎在規避事實的冷漠態度。

這正是華燈初上時分，河上點點漁火與空中稀疏寒星相互輝映著，乍看之下，幾疑漁火忽地跑到天上去了。皎潔月光如簾幕輕垂，照在烟霧山林裡，形成一片薄薄輕紗，飄飄渺渺地裹著有

如美女春睡般起伏不定的崗巒。四野一片寂靜，連脚邊花草的呼吸聲都隱隱可聞。

史蒂芬終於開口說了：「妳今天下午可眞累，竟會碰上這麼稀奇古怪的事，要不要來隻烟，珍妮芙？」

在打火機的微光中，她睜大了雙眼，目不轉睛地盯著他說：「史蒂芬，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絕不會騙你。」

「我當然相信——只是有一點。」

「有一點？那一點？」

「我認爲妳有點兒像在捕風捉影，很可能妳那些疑問等將來弄清楚後會覺得很可笑。」

「你說什麼？」一聽這話她的臉色馬上變得很難看。

史蒂芬心平氣和地說道：「親愛的，讓我們這樣想：有兩個女人，外表長得很相似，由於某種巧合，結果其中一個被誤認爲是另外一個而死於非命，而另外那個眞正的關鍵人物卻杳無蹤跡。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產生兩個問題：第一，死去了的女人是誰？第二，也就是最主要的問題，紀荔安到底在那裡？」說到這裡，他又搖搖頭說：「這麼說也不通。」

「爲什麼不通？」

他從容不迫地說道：「除了上述兩種不太可能的說法之外，有一種大家都會認爲合理，而且

也當作是事實的，就是紀荔安已經去世，也給安葬了。」

珍妮芙想了一會兒後說道：「史蒂芬，本以爲你會幫我解決問題，沒想到你和她們的想法一樣。」

聽她這麼一說，史蒂芬情不自禁地靠了過來，說道：「珍妮芙，難道妳不了解我這麼做是爲了要幫助妳？我不希望妳在那裡鑽牛角尖，製造一些莫須有的猜測，然後整個陷在裡面，越想越迷惑，到後來竟指責那些聖潔的人，認爲她們犯了什麼滔天大罪似的。」

「我並沒有說她們都在騙我，我只認爲多娜她……」

「好了！不錯，就算她欺騙妳，妳不喜歡她，這樣也沒有理由把她當罪犯一般看待啊！」

「我並沒有把她當罪犯看待！史蒂芬你這樣講太嚴重了。假如今天下午是你和她見面，和她討論這件事的話，我想你也會有同感。說眞的，她今天的態度實在有違常理！」

「不談那個啦！先來談談她到底是什麼身份？到這間修道院來幹什麼？」

珍妮芙就將路以莎說的一五一十地告訴史蒂芬。

「後來我還問了一下送我出來的一位見習修女。她人很和氣，但一談到多娜，臉色就有點兒不太對勁，我也就不好意思再追問下去。我一直在想，多娜的確把這間修道院治理得有條不紊。此外，她的氣質好像和其他人一點兒都不像。雖然她們對她這種代理院長的僭越行爲頗有微詞，

卻也懶得爲這種事爭論。畢竟她們都那麼聖潔純良，況且多娜也的確做得不錯，所以她們也就不計較那些世俗的利害關係了。」

「不過對一個外人而言，她未免太專橫了吧！」

「不錯，我就有這種想法。我認爲院長一直對於沒有讓她宣誓入會這件事耿耿於懷，才抱著一種補償心理，讓她參與處理院內大小事物，以彌補她的缺憾。你知道我對她的看法嗎？從前的皇后、嬪妃或者是那些貴族在政治動盪不安的時候，常以訪客或寵物的身份躲到教堂避難，她就是那種人。」

他一聽就哈哈笑了出來：「妳怎麼把她比作寵物？」

「唉！你還不知道我的意思。就算她不是什麼寵物好了，她也實在是很莫名奇妙。史蒂芬，先不說她在紀荔安這件事上表現的種種令人難以置信服的做法，光說那間禮拜堂就好。她的確是費了很大的心血，也花了很多錢，而且……」

「親愛的珍妮芙，就好像艾爾格雷考的畫有好多複製品，難道妳都分辨得出來嗎？」

「不能，當然不能！但是我卻認得出那些用黃金和象牙製成的貴重物品，那要花很多的錢哪！你能告訴我她那來那麼多的錢呢？」

「妳說過她家很有錢。」

「但是全被沒收了。她到這兒時一文不明。這是路以莎告訴我的。」她說：「如果這些東西的來路光明正大，那又爲什麼院長不知道這麼一回事呢？」

「不錯！妳說得也有道理。」史蒂芬緩緩地說道：「這件事的確有點兒怪。但是話說回來，也許一點兒也不複雜……我是說，她會不會另有來路？看樣子必然涉及到一筆數百萬法朗的金額。」

「數百萬法朗……」珍妮芙倒吸了一口涼氣，突然把手伸入口袋，取出一團紙。「史蒂芬，你看這個，唸唸看上面到底是寫什麼？」

「這是什麼？」

她就將發現這封信的經過告訴史蒂芬。他聽完後把信貼著岩石攤開來，然後點燃打火機，詳細地從頭看到尾，然後收起打火機。他皺了一下眉頭。

珍妮芙看到他這種表情，馬上好奇地問道：「看出什麼端倪沒有，史蒂芬？」

「我？沒有，但是仔細想一想，這麼一筆爲數幾百萬法朗的錢，背後一定關係到某件不太尋常的事故……」他一面說著一面把信還給她。她接過來後順手放入手提包裡，然後將香烟頭往地上一丟。

「怎麼辦呢？」珍妮芙問道。

「如果妳仍然堅妳的看法，我也實在沒有辦法說服妳。話又說回來，這件事的確有點兒撲朔迷離。」他慢條斯理地說道。

「報警……」

「什麼話！珍妮芙妳怎麼可以這樣做！妳在這裡是外國人的身份，又是異教徒，再說這個地方又是窮鄉僻壤，個中的主角紀荔安本身又嫁給法國人，除非妳證據確鑿，否則不該冒然採取行動。」

「不——我也知道。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一條路可走了。」

他疑惑不解地望著她，問道：「怎麼樣？」

珍妮芙倏地站了起來，把丟在草地上的烟蒂用脚跟踩熄。「我想住到修道院去，然後伺機明查暗訪一番。」

他一聽也翻身站了起來。

「珍妮芙，看來我無法說服妳了，既然妳要自找麻煩……」

她心平氣和地回答道：「不錯，你大概也明白，我無論如何也要查出紀荔安的下落。」

「唉！可愛的小傻瓜……」

「史蒂芬，不管你認爲我到底有多傻，我就是無法相信那座墳墓裡面埋著的是紀荔安！難道

你不這麼想嗎？我就是不相信她已經死了。」她喘著氣，整個身子因憤怒激動而不停地顫抖著，兩眼如利劍般瞪著他。突然她覺得自己好孤立無援。史蒂芬也凝視著她，心底不禁湧起一股異樣的情潮，卻又覺得有點兒奇怪，爲什麼珍妮芙會用那種憤怨的眼光瞪著他。

他聲音微顫地說道：「親愛的小傻瓜……」

「不要再用那種挖苦的字眼叫我好不好嘛？」珍妮芙大聲說道。

他聽了不禁大笑起來，珍妮芙聽得一楞。

「好吧！親愛的小乖乖，算妳贏了，把我也算上去吧！」他投降似地笑著說。

「眞的？你願意幫我了嗎？史蒂芬！」

「是的，沒錯，既然妳都不怕惹來一身煩惱，我還有什麼好推拖的？只希望妳不要把我當作英雄人物了。我一定盡力幫妳就是，妳也知道演鬧劇並不是我的本行。」

她長長呼了一口氣，笑吟吟地看了他一眼，只見他一臉木訥，毫無表情。不過，她也懶得去猜測他的心理。

「我就知道你會幫我！」她的語氣中充滿欣喜，邊說邊依偎過去，他也很自然地摟住她的香肩，順勢往懷裡一抱。她只覺得全身輭綿綿地，既緊張又興奮地抬起臉來，輕柔地問道：「下一步該怎麼辦？」

他緊緊擁住她說：「眞的想知道嗎？」

「眞的！」

「雖然我的情緒並不怎麼穩定，」史蒂芬半抿著嘴說道：「但是我本身對某些事情還是很誠摯。」他說著說著手也很自然地垂了下來，然後低著頭望了望她那張滿是困惑的秀臉，接著又道：「算了，現在談這個一點意思都沒有。目前最重要的是怎樣送妳到修道院去。」他說著伸出手指，抬起她的下巴，仔細地端詳了一下她那張沐浴月光下的迷人臉龐，說道：「這間修道院一定會讓妳覺得很滿意，睡美人。」

她不好意思地把頭偏了過去，說道：「爲什麼又那樣稱呼我？你今晚有點兒語無倫次，知道嗎？」

「也許是月光在作怪吧！」

「我又不是你的什麼小乖乖。」

「我知道。」史蒂芬說：「其實，我眞有點兒替多娜叫屈。」

珍妮芙笑了笑。她很興奮，神采奕奕，又說道：「也許，……這樣吧！看來我必須馬上趕到德歐谷去。」

「也許我能借到一部車子。我有一位朋友阿利士·沙坦，他是駐紮本地的憲兵。我們常在一

起喝酒聊天。他有一部雷諾牌小轎車，我想他一定會很樂意借給我用。」

「太棒了，我正在擔心那些行李要怎麼搬運呢！」

「如果借不到車子，我們還可以請個嚮導用騾子把行李運上山去。其中有一位叫皮耳布沙的，他家就住在聖母院再上去的農場裡。他時常幫人家運送東西上下山。再說這裡還有一個小男孩路易，他有三匹馬，也可以……。」

聽到這裡她突然插嘴說：「三匹馬？是不是栗色的？」

「是呀！怎麼啦？」

「喔！沒，沒什麼，今天稍早我好像見過他們。」

他們一面談著，一面緩步走下山來。現在既然已經決定怎麼做，也計劃好了，珍妮芙不由自主地有點兒緊張，偷偷瞄了一下史蒂芬的側面，正好他也回過頭來看她，兩人的眼光正好碰在一塊，彼此發出了會心的微笑。他剛才那種奇異的舉動和退縮的神情都不見了。他體貼地輕輕攬著她，她也順服地靠了過去。兩個人影竟成了一個，慢步走下山去。

「那個男孩是不是也住在山谷中？」她輕聲問道。

「他住在阿吉斯他舅舅的農場裡，夏天的時候他來這裡幫忙照顧牲畜，和牠們住在一起。他就住在德歐谷另一邊的草房裡。」

「你好像對他很瞭解似的。」珍妮芙微笑地說道。

「喔！他時常到我那裡去看我畫畫。他時常在加伏尼和德歐谷之間來來往往。」

「史蒂芬！你竟不怕出醜！」

他笑了一笑。「他們都很坦誠，路易就常常要我畫他的馬兒，但我不敢答應。還有布沙的太太——她有一次看過我的畫——說她對畫是門外漢，不過她比較喜歡相片……。妳明天會再來吧？」

「這我不能確定，史蒂芬，這條路很遠……」

「明天我會來這裡。希望能夠一直在妳身邊幫忙，珍妮芙，我想……」

「怎麼樣？」

「明天中午我想準備一些吃的東西，然後我們到往修道院途中那塊草地野餐，再交換一下彼此發現的綫索，妳說怎麼樣？」

「當然好，我太高興了。但是，史蒂芬，你說交換，這是什麼意思？你會有什麼新發現嗎？」珍妮芙好奇地問。

他回答道：

「明天上午我想和這裡的醫生和牧師聊聊，我想他們一定見過妳表姐紀荔安……」

不久他們來到橋頭，她突然停住脚步，轉過頭來幽幽地說道：「史蒂芬，我知道你一直認爲我我有點兒不對勁兒。但不管我是不是很傻，也得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知道嗎？」

「知道。我很了解妳的心情。」

她羞澀地抓著他的臂膀說道：「知道我有多高興嗎？」

他回道：「這樣我就放心了……行李都準備好了吧？」

「好了！早就準備好了。」

他看了一下錶說：「時間還早，我們一起去跟阿利士·沙坦借車好嗎？如果妳願意的話，今晚我們順便拜訪一下那位牧師，怎麼樣？」

珍妮芙高興地喊道：「哇！太棒了！」

她跨前一步，牽著史蒂芬的手，兩人手拉手快步通過小橋，往加伏尼走去。

第十章

他倆問了一下旅社老闆，逕自來到附近的教堂。安森神父主持這間教堂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他們在長廊找到他，他剛好在撣聖像上的灰塵。

他的個子不高，瘦削的臉上一雙銳利的小眼睛、一個不太尋常的大鼻子。年紀並不怎麼大，頭髮卻已經白了一大半，背部稍微有點兒駝。一看到他們便收起撣子，愉快地和他們打個招呼。

他倆也和他寒喧一聲，然後他帶領著兩人沿長廊慢慢地往前院走，一路介紹著長廊壁龕上的聖像，「這位是聖布里提阿士。這是聖馬屈德士……」說到這裡，他突然停了不來，用撣子撣了一下馬屈德士聖像底座的灰塵。

史蒂芬趁這個時候連忙插嘴：「神父，今天來拜訪是要請教一件事……」

「再來這位是聖瑞麥吉，來姆的主教。」安森神父繼續介紹著，好像壓根兒沒聽到史蒂芬的話。

他們又跟著他繼續走過一根柱子。「這是聖埃拿秋。」他又繼續介紹：「這位是聖波尼佛士、聖阿爾費、聖路西……」

「關於一位婦人……」

「再來是聖伯比秋，一位堅貞的殉道者……」

「……大約兩個禮拜前一位去世了的婦人……」

「聖伯來西士，沙巴斯的主教。」他頓了一下又道：「聖西蒙，再來是……」

「聖茱德？」珍妮芙情不由己地脫口而出，安森神父聽她這一說，倏然停止介紹，回過頭來很驚訝地望著他們，那表情就好像第一次發現身邊竟然還有兩個人似的。他懷疑地瞧了一眼珍妮芙。

「不錯，是聖茱德。」他承認道：「這位小姐是不是對這些聖徒的形像相當熟悉？」

「喔！不。」她連忙答道：「不完全熟悉，只認識幾位而已。」

安森神父突然面露欣喜期望的表情，急切地問道：「聽過聖比杜花士這個名字嗎？」

「沒有。」

「聖院西瑪？」

「沒有。」

「那西波的聖奧古斯丁呢？」

「也沒有。」

安森神父這才釋然地把臉轉回那些聖像上，很得意地揮了一下擰子說：「都在這裡——每一位的雕像這裡都有！」

史蒂芬這時焦急地看了一下手錶，正準備開口說話，誰知道抬頭一看，神父和珍妮芙已經走到前面那根廊柱中間了。神父正指著壁龕上的聖比杜花士聖像及其他幾位較罕見的聖徒像給珍妮芙看。史蒂芬皺了一下眉尖，快步地跟了上來。

「……這間教堂眞的蠻有意思的，」珍妮芙神色愉悅地說道：「而且有這麼多的聖像。我在法國從沒見過那一間教堂擁有這麼多的聖像。我們家鄉通常都只有一座聖像。」

「是不是只有聖西蒙？」

「不，還有聖茱德。」珍妮芙接道，兩人相視而笑。珍妮芙又說：「那間聖母院不也有一尊聖母瑪莉亞的雕像？我從沒看過那麼卓越的傑作。」

神父疑惑地望著她說：「雕像？妳是說擺在走廊的那座？通常都是聖安妮的雕像才對。」

「不，不是那個。擺在禮拜堂裡小祈禱台上的那座，樣子看起來好神聖。除了這個之外，講壇牆上的壁畫也給人一種莊嚴神聖的感覺。」

「關於這個嘛！」安森神父率直地說道：「那是比較時髦的裝飾，不是嗎？不過，我個人比較喜歡古色古香的陳設。」

當然對這種很普遍的雕像的嗜好並不能反應神父本身的內涵有多少，也許對安森神父而言，艾爾格雷考畫的巍然聖像除了看起來比較新潮之外，並沒有什麼其它意義。然而像他這樣一位對聖徒雕像有特殊嗜好的專家而言，會沒注意到聖母瑪莉亞雕像上鑲的寶石嗎？

「關於妳說的雕像……我上次去聖母院時好像沒看到，小祈禱台上放的是一幅壁畫，畫得很細緻。我去拜訪的時候，那些小女孩還在前面擺了一些鮮花。」

安森神父這麼說著，珍妮芙看了史蒂芬一眼，見他眼裡也透出困惑的神色。大概那天她們把比較時髦浮華的珍品都收藏起來了。珍妮芙本想再問他有沒有看到那些金燭台，但想了一想又把話嚥了回去。她話鋒一轉，朝那些廊柱間指了一下說道：「她們那裡不像這裡有那麼多雕像。這裡的雕像不但多而且有很多是比較……不常見的……實在是嘆爲觀止……」

這話題轉得正是時候，安森神父興奮地說道：「不錯，這才是這裡最大的特點——我下了決心，要使所有的聖徒名傳千古，即使是那些人們不太熟悉的聖徒也包括在內。幾年前……」他心不在焉地擦拭著聖奧古斯丁雕像前的燭台，一面接著說到：「幾年前，我寫了一本有關聖徒生前事蹟的書。小姐，妳知道嗎？他們生前的種種事蹟是多麼引人入勝啊！」

「那本書足足耗費了我好幾年的時間……我敢說其中的敍述雖然有點兒不太詳盡，但是相信不管多麼沒沒無聞的聖徒我都沒有遺漏掉。」

「眞的！」

「自從我到這裡主持這間教堂之後，一直很虔敬地紀念那些曾經爲眞理奉獻出心血的聖徒們。」

「實在很欽佩你這種做法，」珍妮芙溫和地說道：「難怪這間教堂會有這麼多雕像。」

「只是爲了……」安森神父吞了一下口水說道：「向這些聖徒聊表一下崇敬之心。妳知道我是怎麼做到的嗎？」他看了一下史蒂芬，眼光銳利，充滿智慧。

「好，」安森神父拍了一下擰子說道：「你不是想問我一些有關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二那天在聖母院去世的那位婦人的問題？孩子，問罷。」

其實也沒什麼好問的。

「本來剛開始時，她們認爲她會好轉過來，」安森神父接著又說道：「但是，星期二晚上她

的病情突然惡化，陷入昏迷狀態，她們把我找了去，我一直待在她身邊，直到她嚥下最後一口氣。那個時候大概是午夜十一點左右。」他說到這裡，看了一眼珍妮芙：「小姐，妳說她是妳表姐？」

她點了一下頭。

「眞爲妳難過。」安森神父簡單地說道。

史蒂芬看著珍妮芙，也不由自主地點了一下頭。

「神父！」她終於開口了。

「怎麼樣？」

「希望我們問你這些問題，不會令你覺得非常怪異，也希望你不要告訴別人。」

「絕對不會。」

「可不可以問你一些有關我表姐的問題——」

安森神父調過頭望著聖院西瑪的雕像說：「孩子，儘管問，我會盡我所知回答妳。到底想知道什麼？」

史蒂芬說了：「神父，我們只是想知道那位死去的婦人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神父的眼光從聖院西瑪的身上收了回來，有點驚奇地看了一下史蒂芬：「孩子，她那個時候

已經快要死了，一個快要死的人——」

「我不是那個意思，」史蒂芬連忙解釋道：「我是說像她頭髮的顏色啦……等等。」

「但是這位小姐——」安森神父頓了一下，又把眼光投向聖院西瑪雕像。「她的頭髮是金黃色的，」他簡單說道：「眼睛嘛，不知道是褐色還是藍色，我分不出來。至於身材，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她非常瘦，當時正發著高燒。妳也知道女人垂死的時候和平常比起來根本就是兩回事。況且，她一直躺在床上，旁邊只有微弱的燭光。」

「她用法語和你交談？」

「是的，從頭到尾都用法語。要不是妳剛才說妳是她表妹，我還一直以爲她是百分之百的法國人哪！而且，她的名字又是……妳也知道……。」

「她還有知覺？我是說，你去看她的時候，她並不是完全昏迷不醒對不對？」

「對！她非常清醒，也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了。」

「她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了？」

「不錯。」

「結果卻一點兒遺言都沒有留下，甚至連什麼人的名字都沒提過？」

他搖搖頭。

「我知道了。」她洩氣地說道：「你一定答應過別人不提這件事。但是，即使你答應那個人不告訴我她說了些什麼，但最低限度，你總能夠告訴我她到底有沒有留下遺言，或提起什麼人的名字吧！」

安森神父向她眨了一下眼睛。「不錯，我是可以告訴妳。但是，她確實沒有說過這類話呀！小姐，很抱歉。」他莊重地說道：「她的確沒有承認什麼，而且她的病況急轉直下，我們都沒想到她會惡化得這麼快，太快了……」

沈默了一陣子，神父那雙銳利的眼睛又重新盯著珍妮芙說道：「有沒有看到她留下來的信件？妳知道，在法國幾乎每一個人都會保留自己的私人信件。」

「不錯！看過了。」

「那麼，」安森神父說著，又把眼光投到聖院西瑪聖像上，「我想，我大概只能告訴妳這些了……」

他們向他說聲謝謝便告辭了。安森神父仍舊瀟洒地揮著撣子，撣著聖像上的灰塵。

第十一章

史蒂芬送她到聖母院大門口，和她道了聲晚安後便回旅社去了。目送他走後，珍妮芙伸手拉了一下門鈴，心想該不會是多娜來應門吧！不久裡面出來了一位年輕的見習修女，很客氣地向珍妮芙問好，然後領她走向教堂。教堂裡傳來修女們晚禱的清唱聲。見習修女快步地帶著珍妮芙走過長廊，穿過餐廳，來到一個樓梯口。上了樓之後，前面是一條窄窄的通道，兩旁都是房間，大概是修女們的臥室，每一扇門都關著。見習修女走到一扇門前，伸手敲了幾下，沒有回聲，隔了一會兒一直沒動靜，她就順手推開房門，請珍妮芙進去。這是一間陳設簡潔的起居室，小小的房間內放著兩張單人床，兩張椅子，兩個櫃櫥。聖母聖嬰畫像下方擺了一個跪墊。窗戶朝南向著花

園，窗外一片皎潔月光如銀練般自夜空灑下。

見習修女指了一下靠窗的床舖說：

「小姐，那張床舖是給妳的，還有這個空的櫥櫃也是供妳用的。我爲妳排定了一張起居及望彌撒的時刻表，希望——」她笑了一下，「妳不會介意跟我們一起望彌撒吧？院長一再叮嚀說一定要讓妳覺得很自由，好像是住在自己家裡一般。」

珍妮芙向她道謝之後，她就告退了。現在房內靜靜的，只剩下珍妮芙一個人。

她走到窗邊往外看了一眼，對面圍牆外，在微弱月光照射下，隱隱約約可以看到那塊修剪整齊的墓園，四周都是影影綽綽的蘋果樹叢。「現在好了，總算住進來了。」她似乎有預感，馬上就要發生事情了。剛想到這裡，果然不錯，茜拉斯正好走到房門口，站在那裡遲疑著，只是珍妮芙沒發覺。

珍妮芙轉過身子，這才仔細打量了一下房內的情形，簡簡單單的，連一點私人的東西都沒有，也沒有窗簾、花瓶。除了牆上那幅聖母聖嬰像之外，其他什麼畫都沒有。一個櫃櫥內放了本紅色封面的小本彌撒書，此外，再也沒有其它的書了。她走了過去，把那本書拿起來翻了一下，不看猶可，一看之下竟不由自主地詳細端詳起來：紅皮封面，燙金字體，每一頁都有金、綠、紫各色組成的插圖。她一面翻一面稱讚這本書的精緻。突然一種奇妙的幻覺閃入她腦海裡。這種幻覺

以前有過，最近也發生過好幾次……她在一間教堂裡……在微弱的燈光下，純樸的教堂，周圍環繞著白石牆，門窗單調樸實，沒有裝飾，其間卻有在燈光下閃閃發光的西班牙、義大利寶藏。

她抬頭看了一下牆上那幅聖母聖嬰像，只見聖母嘴角噙著笑意，神情是那麼慈祥。

她把那本書翻了過來，第一頁赫然寫著：

「給親愛的瑪莉·茜拉斯：

瑪莉亞·華蘭思敬贈」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輕輕推開來，茜拉斯偷偷地溜了進來。

珍妮芙嚇了一跳，雙手捧著書楞楞地站在那裡，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什麼虧心事似的。她笑著對小女孩道：「茜拉斯，請別生氣，這本書實在太可愛了。」

小女孩突然滿臉通紅，似乎很生氣的樣子，但是她還是輕聲地回答道：「小姐，不會的。」然後她背過身子，蹲下去解鞋帶。

珍妮芙望著她的背影，心想人在黑暗中膽子總是比較小，就決定不再打擾她。脫掉外套，洗了一個澡，回來一看茜拉斯已經蜷縮在床上，面朝著牆壁，好像睡著了的樣子。那模樣讓人一看便覺得她好像急著想睡著似的。

珍妮芙輕輕嘆了一口氣，吹熄了蠟燭，爬上自己的床。

沉沉暗夜，她忽然睜開眼睛，好像有什麼聲音驚動了她。她躺在床上仔細聽了一會兒，心裡猜測著：是風嗎？晚上通常會有陣陣山風吹來。松林之間剛好傳來陣陣松濤，風聲中還夾雜著雨滴敲窗聲。

但這種聲音又不像剛剛驚醒她的聲音，那個聲音似乎……。

是門！是關門時發出的聲音！

她從床上坐了起來，睜眼一看，房內一切如故，只是茜拉斯不見了。她連忙伸手拿起皮包，取出火柴來。借著微弱火光，她再仔細地看了一下，不錯，鞋子不見了，吊在門後的黑斗篷也……也許，……珍妮芙想著，走廊冷冷清清的，她也許是上洗手間去了，然後又自言自語：「這麼晚了，實在沒有必要去查明這件事情。」

不久火柴熄了，就在將熄的那一刻，似乎又發現有點兒不對勁，她又坐直了身子，伸手取火柴。她相信自己沒有錯。果然沒錯，火柴的微光再度照耀著這間烏黑的臥室時，她看到茜拉斯的床頭掛著她那件白色睡袍。珍妮芙急忙下了床，走過去把櫃子的抽屜打開一看，發現茜拉斯白天穿的衣服明明看她摺好放在裡面的，現在已經不在了。

她伸手要去拿燭台的當兒，第二根火柴又熄滅了，她只好站在黑暗中，腦海裡飛快地思考著。如果說茜拉斯是到院內某個地方去，譬如到多娜的房間去——這很有可能——或者是到教堂去

，但是有必要穿那種服裝嗎？但是，如果她是到外面去的話……，珍妮芙想到這裡，很自然地把眼光移到窗外。夜色深濃，風聲呼呼，高聳神秘的群山若隱若現。月亮也在狂風追逐的流雲裡忽顯忽沒。突然一道黑影閃入她眼瞼，一個修長的人影迅捷地進入花園，隱入蘋果樹叢裡，再穿過一道門之後突然消失在墓園的黑暗中。珍妮芙把頭往窗戶邊一靠，興奮非常地聽到一聲「喀」的開門聲。

她一時竟無法拿定主意下一步該怎麼走。要是跟踪出去被發現的話，還眞不知作何解釋。想了一下後決定：「到時再說！」她匆匆穿好衣服，沒多久也跟著走出那道門，反手把門輕輕關上，貼著圍牆站著。晚風沿著圍牆吹過，撩起她的裙角，她伸手按了一下，心想：「怎麼這麼笨！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行動竟這麼笨拙，看！現在連個鬼影都沒有！四野一片漆黑，周遭的環境又不熟悉，到那兒去找茜拉斯呀！」

突然間，她眞有點兒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前面約七十碼左右的山路上，一個行動飄忽的黑影，宛如狂風中的流雲般閃了一下。

珍妮芙本來覺得很氣餒，現在好了，原來以爲追丟了的人現在又出現了，她快步追了過去。山風使勁地吹著她那件寬鬆的外套，發出拍達拍達聲，迅即爲一片喧囂的黑夜所掩蓋。

珍妮芙歪歪斜斜地跟著前面的黑影。茜拉斯不知道有人跟踪，默默地走著。兩人一前一後，

迅速地沿著山路往上爬。最後來到一片松林，兩個人都毫不猶疑地相繼鑽入這片烏黑的松林。一入林中，本來呼嘯的狂風頓成澎湃松濤，四週也更暗了。還好這片松林不怎麼大，否則珍妮芙眞的會迷失在裡面，摸不著出路。松林盡頭忽然隱隱約約閃出一道燈光，珍妮芙順著燈光快步走了過去。正要加緊脚步，那個人影又出現了，在朦朧的月光下，那個黑影變淡了，忽然向左邊一閃而逝。

珍妮芙跟踪到林外一看，恍然大悟，原來山路到這裡忽然向左轉，筆直指向山上。珍妮芙也不管這條路到底通往那裡，就不假思索地跟了上去，一心只想弄明白到底茜拉斯這麼晚還跑到這裡來幹什麼？

這幕惡夜追踪的確有趣。珍妮芙把濕淋淋的裙子往上一拉，眞擔心前面只顧趕路的茜拉斯會發現後面有人跟踪而躲了起來。

忽然前面的人影消失了，路旁突然射出一道燈光。原來路邊的懸岩下方有一棟房子，光線就是從窗隙中瀉出來的。接著又是一陣鍊條聲、狗吠聲，然後一切又歸於沉寂。

原來茜拉斯是到這裡來！史蒂芬的話忽然湧現腦海，一陣激動，好像有什麼重大發現似的。

「有一位先生住在，」他告訴過她：「修道院再上去的一個農場裡，他叫——」他到底叫什麼名字呢？珍妮芙竟一時想不起來，好像是……布沙，對了！叫皮耳·布沙……她這樣告訴自己

，然後看了一眼透出光綫的那扇窗戶，又想想這個不太陌生的名字，對了！旅社的侍者也提到過皮耳·布沙這個名字。這個人在三個禮拜前那個暴風雨的晚上到過村子。那天晚上紀荔安的車子出事了，而紀荔安也……。

到這裡，整個身子禁不住顫抖起來。有時候人的直覺很奇怪，好像受到某種不爲人知的事實所感應，竟不由自主地浮現在意識裏，提醒人將有所發現。她急於想知道茜拉斯此行目的，就躡手躡脚摸索近窗前，生怕被裡面的人或狗發覺她的侵入。在風聲及門窗嘎嘎作響的掩護下，她很順利地來到窗下。

她謹愼地靠著牆壁，瞇著眼睛從窗隙中往裡面看。

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令她嚇了一大跳。

原來今晚跟蹤的黑影竟然不是茜拉斯，而是那個謎樣的西班牙人——多娜·華蘭思。怎麼會是她呢？

第十二章

她之所以能夠那麼順利地跟踪到這裡，會不會是她們早安排好的？珍妮芙這樣猜測著：茜拉斯很可能在珍妮芙到達花園大門之前，偷偷溜出去辦正事，留下多娜伺機把珍妮芙引開。另一種想法是自始至終，珍妮芙跟踪的人一直是多娜。這位總管會知道茜拉斯去了那裡嗎？或者是她們已經安排好了？想來想去，總是想不出個所以然來。總之，眼前的一幕絕對是眞實的景象。

她再靠近一步，側耳傾聽房內到底在談些什麼？戶外陣陣寒風襲捲山野，呼嘯而過。

多娜一進屋便脫掉身上的披風，隨手丟在一張小桌子上，然後抬起頭凝視著微弱的火光，開口與那位隱身在珍妮芙視界之外的神秘人物談論起來。

珍妮芙愈聽愈納悶，因爲她根本無法聽清楚他們到底在講什麼？他們講法語，速度又快，再加上外面風聲呼呼，使得談話聲有點兒混淆不清，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多娜非常生氣，原本就很蒼白的一張臉這時更顯得一點血色都沒有。珍妮芙看到她這種樣子著實嚇了一跳。

接著隱隱約約地傳來一陣男人的咆哮聲，多娜就一言不發地站在那裡聽他叫囂。由她的表情來推測，好像那個男人在問她什麼問題。

男人的聲音剛停，多娜馬上接著說，珍妮芙聽了頓時熱血沸騰，全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她的表妹提出一大堆問題，想知道個究竟。本來找了一些理由把她給矇過去了，可是看她那個樣子，心裡的癥結似乎還沒有解開。誰知後來又被她發現了一些破綻，更加强了她的疑慮。於是她索性搬到修道院來住，看樣子好像非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不可。」說到這裡她的聲音突然變大了：「因此，我不得不趕緊想辦法應付她——」

那個男人口中唸唸有詞地不知說些什麼，只見多娜像是吃了一驚，退了一步。

「你這個笨蛋，知道你做了什麼嗎？」粗野的咒罵聲清晰地傳了出來：「你知不知道，如果被她查出眞相，你——」

其餘的話突然被一陣呼嘯而過的風聲掩蓋住，那個男子突然趨前一步，說了幾句模糊不清的

話。珍妮芙稍稍再往窗戶的裂縫靠近一些，剛好很清楚地看到那個神秘男子的眞面目。他的身材非常魁梧，年約四十五歲左右，一張陰暗的臉露出曖昧的神色，眼珠深黑，眉毛又濃又粗，鼻樑挺直，還算秀氣，只是一張嘴可能因爲太生氣而有點兒變形。整張臉在粗獷之中還帶點兒俊俏，想當年必定也是一位瀟洒的公子哥兒。

和他一比較，多娜更顯出氣質高貴不凡。只見她杏眼含威，直直盯著男子，絲毫不爲他的氣勢所懾。接著她又開口，只是話聲又被風聲給掩沒了。

「……現在你只有一條路可走。你也知道該怎麼做！……誰知道那個英國女郎要停留多久？……她到處暗中打聽實在很討厭！追查到這裡來只是遲早的問題。她一定要弄清楚她表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才會罷休！」

窗外的珍妮芙閉著眼睛，專心一意地聽著裡面的談話。夜色陰沉，風聲暫息，珍妮芙幾乎可以很清楚地聽到自己砰砰的心跳聲，這個時候又傳來一個聲音：

「那件事眞的會要了你的命！呆瓜！」

那個男子聞言喃喃地回答道，聲音太小，珍妮芙根本聽不清楚他在說些什麼。多娜突然打斷了他的話聲，嚴厲地說道：

「皮耳·布沙，不要忘記我以前的遭遇，希望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轍！你應該知道，現在你只

有一條路好走——想辦法躲開她！」

被稱做皮耳·布沙的這個男子突然衝動地逼近她，但她一點兒都不動容。只見這男子身體緊貼桌子，雙手緊緊地握著拳頭壓在桌面，狀極憤恨地對她咆哮著。

但是她還是冷冷地瞪著他說：「現在你終於明白我是對的了。不是嗎？我向來很少失算。如果你現在好好動動腦筋想一想，一定會想出躲開這女孩子的最好方法。拉瑪丁夫人——」她的聲音一頓，珍妮芙覺得自己的心也緊縮了一下，接著又聽她說：「拉瑪丁夫人是死於肺炎，葬在修道院的墳場裡。她是被葬在那裡……注意這個問題，這雖是一個疑點，可也是一張埋在墳墓中的王牌——將來如果有人來這個山谷追捕罪犯——那就是你的末日了，親愛的朋友！」

「也是妳的末日！」他氣呼呼地回道。

她一聽笑了：「不，我不認爲如此，我是清白的，頂多只是損失一點兒私人的收入罷了。」

他一聽這話瞬即抬起頭來說道：「就這樣子而已嗎？」他獰笑了一聲，說道：「親愛的小姐，我想妳終身追求的夢想也會因爲這件事而變成泡影——妳想利用金錢購買權力和名譽，妳以爲我不知道！妳肯委身在爲神所棄的山谷裡，除了要保住所謂的私人收入之外，難道就沒有其他理由嗎？親愛的多娜小姐，妳以爲我不知道妳的企圖？妳不是天天在等待祈禱著老院長早日回天堂……等到所有了解妳底細的人都去世後，妳就能夠如願以償了，不是嗎？親愛的小院長，到那個

時候這裡就不再是幾乎被世人遺忘了的孤兒院。喔！不，絕對不會！這裡會建立一座金碧輝煌、舉世聞名的大教堂，到時全世界的虔敬教徒都會到這裡來朝拜奉獻！」

他嗤之以鼻地繼續說道：「然後妳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便擁有大批金銀財寶和無上的權力！眞厲害啊！」

她身子動都不動，閉著眼睛靜靜地聽他說：「哈！我說得沒錯吧！權力！多娜，那才是妳夢寐以求的……」突然間他把聲音一沉，低聲耳語道：「但是，如果這個權力沾上了血腥的話，怎麼辦？」

她聽到這話顯得有點兒動容，臉上卻沒有表現出來。她緩緩地睜開眼睛。「明天晚上。明天晚上你一定得想辦法避開她。」她那雙似乎燃燒著熊熊烈火的眼睛裡射出兩道氣勢逼人的光芒。

這下該那個男子動了，他憤怒非常地舉起拳頭，她卻絲毫沒有畏懼的表情，兩眼依舊神色壓人地瞪著她。

然後她一如往常般不急不徐地說道：「明天晚上晚禱過後，我會再到這裡來看你是不是把事情弄妥了。希望你順利地把這件事處理掉。」

「怎麼處理？」他幾乎吼叫地問道。

她聳了一下肩膀說：「那是你家的事。」

「妳也知道，我們實在沒有地方安置她呀！」

她恨恨地瞪著他，一句話不說。窗外的風聲也停了。珍妮芙轉眼看著皮耳·布沙，只見他靠著桌子，微微向前，瞪著眼前這位令他莫可奈何的女人。他背對著窗戶，從他聲音裡覺察得出他好像受到了什麼驚嚇。

他說：「妳的意思——把她給宰了？」

她嚴厲地回道：「這話可是你說的喔！我說過你要怎麼做是你家的事，我什麼都不管。」

「可惡！我絕不會這樣做。」

她嘴角一翹：「朋友，我們現在眞的要孤注一擲了。我只希望不要再見到她，把她踢出法國。天啊！你眞的不知道要怎麼做？」

「那座橋如何？帶她到那兒去，然後告訴她往西班牙的路怎麼走嗎？妳知道這等於在謀殺她嘛！不如把她給宰了還比較省事。」

「你說得太嚴重了，假如她笨到連路都迷失了的話，那也不能怪我們。如果她眞的能走到西班牙，那是她吉人天相。總之，我只希望把她趕出法國，至於趕出以後的事……」她頓了一下，兩眼狠狠地瞪著他：「你怎麼突然變得這麼仁慈了呢？變得連——謀殺——這種事你都會斤斤計較？」

他默默地站在那裡望著她。兩人突然沉默了。窗外的風又呼呼地颳了起來，夜風過處，擋風板嘎嘎作響。珍妮芙被雨霧沾濕的裙子也被吹得啪噠啪噠地響，室內的兩個人卻一點兒感覺都沒有。

不一會兒多娜清晰的聲音又響起：「明白了吧！記著明天晚上，如果你拒絕……」她一面說著，一面氣勢凌人地跨前一步，這是她第一次以這種姿態對他說話。她語氣堅定地低聲說：「如果你拒絕的話……」

突然颳來一陣大風，吹進屋簷下的孔隙，發出一連串刺耳的噪音，剛好把多娜要說出來的話給蓋住了。珍妮芙覺得有點兒失望，除了看到多娜嘴角牽動了幾下，布沙連續的搖著頭之外，一句話都沒聽到。只見布沙一面搖頭，一面握著拳頭按著桌面，看樣子他是拒絕了。多娜也不多理睬，隨口說了聲再見，順手拿起桌上的披風，身子一轉便朝門口走去。

珍妮芙一看連忙身子一縮，飛快地順著來路狂奔而去。

她剛回到修道院，正要穿過教堂和餐廳間的走道，突然聽到一陣輕微的響聲，就順著聲音一看，原來是從教堂西面那扇沒關好的門裡面傳出來的。她站在那裡遲疑了一會兒，心裡計算了一下：多娜一定還落在後面老遠，就悄悄地摸到門邊，輕輕把門推開一道狹縫，湊過頭去往裡面瞧了一下。

起先她什麼也沒看到，接著在微弱的燭光中，發現茜拉斯正跪在祈禱壇前，珍妮芙還隱隱約約可以聽到她滿腔懺悔的哭泣聲。

突然間她眼光一轉，四下看了一看，卻沒發現什麼，只是直覺到好像有人跟在後面，於是身子迅速地一閃，隱身在陰影中，順手輕輕地把那扇厚重的門帶上。然後她靜悄悄地穿過教堂，往寢室奔去。

第十三章

現在她終於掌握了證據，不怕史蒂芬再懷疑這件事情的眞實性了。珍妮芙不停地看著錶，巴不得趕快天亮。

她心裡也很明白，目前還未完全找出證據來，若想揭發多娜的罪行，還得再找一些更有力的證據才行。爲今之計，應儘量避免打草驚蛇，免得她把隱藏在布沙農場中的犯罪綫索湮滅。

所以她即使再急，也得等到過了安排好的時間，才好離開聖母院去見史蒂芬。她答應過要和多娜對質，如果現在不告而別，必然會引起她們的猜疑，尤其是敏感的多娜。珍妮芙就是要竭力避免引起她的懷疑。早餐後不久，院長馬上派人來請珍妮芙當著她的面和多娜澄清一下種種的疑

問。

「多娜一定會把她知道的事詳詳盡盡告訴妳。」院長溫和地說。

這位總管還是一付冷冰冰的面孔，眼中透出一種難以言喻的神色，口裡虛情假意地寒喧了一下。

珍妮芙昨晚已經想好了對策。現在她只想麻煩多娜重新回答一下先前問過的一些老問題，諸如：那天晚上發生車禍的情形、表姊在暴風雨的夜晚如何冒著生命危險來到修道院、表姊的病況、請安森神父來這裡做什麼、最後表姊是如何去世的……等等。

多娜毫不遲疑地一一回答了珍妮芙的問題。語氣是那麼肯定愉悅，表情雖然木訥一如往常，兩眼卻炯炯有神地望著珍妮芙。珍妮芙也很會演戲，打從面談一開始她就表現得對昨天的冒昧行爲頗有悔意，雖然是在質問，口氣卻不如昨天那樣咄咄逼人。最後不得不鳴金收兵。多娜看珍妮芙再也提不出什麼問題，嘴角竟不由自主地浮現一絲得意的微笑。當然，珍妮芙心裡也有一種舒暢的感覺，本來還眞擔心被看出破綻，現在好了，這層擔心總算是多餘的了。她滿懷歉意地向她們道了聲謝謝，藉此更進一步冲淡多娜的疑慮……。

這一幕好像是預先排定了似的。珍妮芙最後坦承自己昨天的行爲的確很荒唐，多娜也回答說這完全是出於誤會，還說珍妮芙如果還有什麼問題，她很願意幫忙……。

不久傳來一陣鐘聲，是望彌撒的時間了，這位總管禮貌地邀請珍妮芙一起參加。珍妮芙既是訪客，又是吊喪者，自然沒有理由拒絕這種邀請。

彌撒過後，珍妮芙還是無法脫身，多娜建議她去看看表姊留下來的行李，要她想辦法處理一下。這下可好了，珍妮芙簡直身不由己，想拒絕嘛！說不過去；不拒絕嘛！又會錯過和史蒂芬見面的時間。最後她決定順其自然，只是擔心如果多娜一直跟在身邊，還眞不知如何是好呢！還好多娜並不像她想像的那樣緊緊跟著她，另外託一位名叫瑪莉亞·安妮的修女來幫她。這位修女年約四十，一副樂天派的樣子。多娜就逕自做自己的事去了。

珍妮芙心裡一喜，這是個好機會。她借口說想單獨去看看表姊的墳墓，當然這位修女沒有理由不准她去。

於是她匆匆通過明亮的通道，走下旁邊掛滿聖徒像的樓梯，最後穿過大廳，走了出來。通往餐廳的甬道正好有兩位年輕修女在爲孤兒上課。她就轉了一個彎，穿過教堂西側的大門，繞到花園去。

才走到教堂中央，無意間看到茜拉斯和多娜正在打掃教堂，她眞有點兒後悔從這裡經過。但是她們好像沒有看見她。其實，若說茜拉斯沒有看見她倒是怪事，因爲她正坐在祈禱台下方的階梯上，拿著針綫修補破舊的繡帷。多娜則坐在上方一張大概是院長坐的椅子上擦拭祈禱台

兩邊的燭台，兩手不經意地擦拭著燭台，兩眼卻向下望著小女孩。那種神情看在珍妮芙眼裡，禁不住打了個寒顫。多娜面帶寒霜，就像昨晚在布沙房內的表情一模一樣。

珍妮芙加緊脚步，靜靜穿過走道，往南面的邊門走去。多娜抬了一下睫毛，一無表情地看了她一眼，繼續動手擦燭台。

珍妮芙不知怎地一顆心竟緊張得幾乎跳了出來。她近乎是跑著出了教堂。置身在柔和的陽光下，溫馨的花園中，一顆緊張莫名的心才稍稍有了解脫感。

她快步走過花園，山徑那頭突然傳來幾聲呼喝，放眼一看，只見昨天在山路上碰到的那位少年正騎著栗色馬，另外兩匹馬還是老樣子跟在後面，一行往修道院方向馳騁而來。

她側身在修道院大門的陰影下等著，心想，實在有必要再更進一步了解一下布沙夫婦的底細。此外，史蒂芬也提到過這位少年，或許他能提供一些綫索也說不定。

他飛快地奔馳到珍妮芙跟前，突然韁繩一收，穩住了騎座，困惑地看著珍妮芙。

珍妮芙看他一臉困惑，不由得先開口說道：「你大概就是路易吧！」

「是的。」

他說完這話，手上的韁繩微放，後面兩隻氣喘吁吁的馬便很快地躲到圍牆陰影下休息去了。兩匹馬甩甩耳朵，乖乖地垂下頭來，兩條尾巴胡亂地糾纏在一起。珍妮芙動了一下身子，瞧了一

眼這位仍然高踞馬上的少年，只見他嘴角噙著一絲高傲的笑意。

珍妮芙有點兒憋不住了，再開口說道：「昨天晚上我見過你。」

這句試探嚇了他一跳，也沒見他身子動一下，座下的馬匹竟像受到刺激般嘶叫起來，踢著雙脚好像要跳起來似的。

「眞的嗎？」

「我看見你往河邊下游奔去。你住在那裡是不是？」

「不錯！」他鎭靜了一下才回答，那匹馬也靜下來了。他向西邊一望說：「我就住在那邊的菩提山凹裡。」

珍妮芙聽他說話的語氣已經沒有一點兒震驚的味道，就緩步走了過去，輕柔地撫摸著馬脖子，這匹馬也很領情地點著頭。

「很可愛，是你的嗎？」

「都是我的。」他有點兒引以爲傲地答道：「另外兩匹馬可以出租，但是——」他輕輕摸著馬頸，「這一匹絕不出借。浮幽士從不出租。」

她輕柔地摸著牠的肩部，手指過處有一種溫暖堅實的感覺，「牠會咬人嗎？」

少年的嘴角頓時浮出一絲笑容，故意打趣地回答道：「如果我下令的話。」

「哇！請你千萬不要下這種命令！」然後她瞄了他一眼，覺得彼此之間好像還有一點兒隔閡，「你叫路易，是西班牙人？我想你一定不是法國人！」

他很禮貌地答道：「小姐，妳只說對了一半。我媽媽是西班牙人，爸爸卻是法國歐塞地方的人。」

「我知道了，原來你是加斯肯人。」她說：「你一定會覺得這個山谷很寂靜。」

「或許吧！」他無可無不可地回答道。

「路易，請問一下，這小山谷裡是不是還住著其他的人家？」

「只有布沙他們一家人，就住在再上面一點的農莊裡。」

「你去找過他們沒有？」

「布沙不太歡迎訪客。」他翹了一下嘴角說。

「你不是去過他們那裡？有沒有看過他的太太？」

「沒。」

「對一個女人來說，窩在這種荒山野外簡直是虛度芳華嘛。布沙太太平常有沒有聊天的對象呀？」

「不知道！爲什麼我要知道？」

他的口氣突然變得有點强硬粗鹵，但她並不在意，繼續問道：「知道我是誰嗎？」

「當然知道，妳是那位剛去世沒多久的婦人的表妹。住在這附近的有誰不知道！」

「他們都……？既然如此，你一定了解爲什麼我對這座小山谷這麼感興趣了罷！聽說整個夏季你都住在這裡，我猜你對這裡發生的大大小小事情一定很清楚，是嗎？尤其是有關聖母院發生的種種？」

他輕輕一勒馬韁，那匹馬又像受到什麼刺激似的驚恐地提起前脚，尖聲嘶叫。路易就連忙按著牠的肩膀，喝斥牠安靜下來，兩眼卻仍然緊緊盯著珍妮芙。

「也許吧！」他面無表情，簡單地答道。

珍妮芙緊接著追問：「還記得我表姊出事的那天晚上吧？」

「當然。」

「你沒——沒見過她？」

「應該嗎？」他又頂了一句，似乎比上一次更不客氣。

「難道也沒有其他人看見？你難道也沒有和那些目睹這件事的人談過？」

路易突然氣冲冲地一拉韁繩，脚跟一蹬，那匹馬忽然豎起前腿，原地向後轉了一百八十度，差一點就把珍妮芙撞倒，還好她很敏捷地避開一步。

「小心！」

他根本理都不理，滿臉怒容地說：「妳不覺得問得太多了嗎？」然後駕著馬兒一路狂奔而去。珍妮芙又驚又怒，只見路易策馬急馳約半分鐘之久，又奔了回來，來到大門口，突然伸手往懷裡一摸，摸出一個郵寄的包裹，隨手丟進信箱裡。

然後又拉了一下門鈴，馬頭一轉，長嘯一聲，招呼另外兩匹正在陰影下歇息的馬兒，一溜烟跑得無影無踪。

「好了，現在該怎麼辦呢？」她吸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

那陣門鈴聲突然把她驚醒了，相信裡面的人馬上會出來拿包裹。她不希望被她們發現自己待在門口。正想著，庭院內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珍妮芙一聽連忙閃身躲到牆角去。

她靜靜地等在那裡。不久聽到一陣開門聲，接著是郵包從信箱中拿出來的磨擦聲，最後是一連串越走越遠的脚步聲。

聽不見脚步聲之後，珍妮芙才出來，快步走下山谷和史蒂芬見面去了。

第十四章

天氣酷熱，炙人的陽光早將昨夜聊以解旱的時雨和凝結在葉子上的露水蒸發得一乾二淨。遠處山頭烏雲密佈，飛騰之勢有如萬丈波濤。陣陣強風預示著暴風雨將至。這種景象雖然惱人，卻也是自然界一種憾人心神的景緻。

可惜珍妮芙卻無心欣賞，連走帶跑地奔下山來。已經過了中午，史蒂芬連一點兒影子都沒有，是不是遲到？……不會失約吧！……

她這樣思忖著，轉過一個彎，放眼一看，史蒂芬正在前方約一百碼的道旁，焦急地等著她。她驚喜萬分地加緊腳步向他跑過去。

「珍妮芙！妳總算沒事兒！我在這裡已經……」

他話還沒講完，突然發現珍妮芙臉上的表情有點兒不對勁，馬上意識到昨晚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故……。

他連忙伸手輕輕地拍拍她，她也柔順地依偎在他身邊。

「史蒂芬！知道嗎？我以爲你不來了呢！」

「我說過我會來的。」

「史蒂芬——」她的聲音顫抖，史蒂芬連忙將她往懷裡一摟，緊緊地抱著她。

「好了！珍妮芙，我不是來了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她想到昨晚發現的種種，餘悸猶存地半晌說不出話來，只是含含糊糊地說了一聲——謀殺……。

史蒂芬是丈二金鋼摸不著頭腦，只好摟著她的纖腰，先帶她到山壁下的陰影中歇息，再詳細地問個清楚。

「就坐這兒好好聊聊吧！」他鎮靜地說。

「等一下！應該先來點兒吃的跟喝的，邊談邊吃午餐，怎麼樣？先來個火腿捲再說。」他遞了一個火腿捲給珍妮芙，自己也拿了一個，然後靠著岩壁說：「好，現在把發現的事情從頭到尾

說給我聽。」

瞧他那麼想早點知道事情眞相，再加上酒精刺激，珍妮芙便詳詳細細地將昨晚所見所聞一股腦傾瀉出來。他靜靜地坐在草地上，聚精會神地傾聽著。珍妮芙說到不顧一切跟踪上山去時，他的臉色突然一變，作夢也沒有想到她會這麼大膽。

珍妮芙這時突然近乎叫喊地說到：「紀荔安一定是被他們給囚禁起來了！」她想了一下又說：「至於她爲什麼會被關起來我就不得而知了。現在先不管這個問題，我只擔心她今天晚上怎麼辦？……史蒂芬，知道嗎？我不是在說夢話，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啊！史蒂芬……」

他連忙緊緊地握著她的手，安慰她說：「放心吧！珍妮芙，我相信。我也發現了一些事。我一直在擔心妳可能會碰到棘手的問題。」

「你也發現了什麼？是從醫生那兒得到的消息？」

「不，是從警察局那兒知道的。今天早上我和一個朋友亞里恩德談天，從他口中不費吹灰之力便得到很多有關資料。這些資料使我對一個人起了懷疑。」他答道。

「皮耳·布沙？」

「不錯，就是這個傢伙。我也知道艾莎雷諾門是誰了。」

「艾莎……對了，不就是寫那封信的人嗎？難道他也跟這件事扯上了關係？」

「不錯，聽我說，我只簡單地說一下。所有這些消息都是從閒聊中得知的，個中的主角赫然就是那個叫皮耳·布沙的傢伙。他其實是一個靠走私牟利的無賴。據說他有一條非常隱秘，卻危機重重的走私路徑，可通往西班牙。我想這條路大概就是妳在他們談話中聽到的所謂的『橋』吧。當然，這件事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在這一帶幾乎每個人都走私，這種事在這裡可說是名正言順。唯一不同的是他走私『人』，而不是『物品』。二次大戰期間，爲了逃避納粹的迫害，很多有錢人都透過他這種『走私』逃出法國。」

「你是說那些猶太人？喔！艾莎·雷諾門不就是猶太人的名字嗎？」

「沒錯！那次的交易代價就是三百萬法朗……確實是筆鉅款，更稀奇的是他並沒有安全抵達西班牙。」

「沒有抵達？這是什麼意思？」

他鄭重地說道：「他的屍體被發現丟在柏帝隘口的山岩下。是被槍殺的。」

「我知道了。他們怎麼解釋這件事？」

「很簡單，當然是皮耳·布沙見財起意，把他給宰了，然後把他所有帶在身上的財寶全部劫走。他做得非常乾淨俐落，連一點兒痕跡都沒有留下。那個時候正值大戰期間，大家自顧不暇，也懶得自尋煩惱……」

「史蒂芬，眞嚇死人！」

他同意地點點頭，伸手到懷裡掏出一根烟，叼在嘴上：「現在大家對皮耳·布沙這傢伙越來越有興趣了。只要護送某些人越過邊界，抵達安全的地方，就會有大把的鈔票流入口袋中。譬如那些罪犯，知道嗎？尤其是那些被通緝的逃犯，例如昨天在旅社中他們提到的那班波爾多銀行搶刼犯——都普黨匪。」

她聽到這裡猛然抬起頭來，臉色慘白地說到：「對了，那個被逃掉的女人會不會就是馬索·都普的妹妹……可能嗎？」

「爲什麼不可能？根據亞里恩德的說法，她莫名其妙地消失得無影無踪。我們假設布沙受託護送這個女人逃出國界，剛好他們知道紀荔安要到這裡來，就請紀荔安順便送他們一程。妳記得，紀荔安在信中不是提到過『我們明天要出發』這句話嗎？」

「不錯，你這麼一提我到記起來了。本來還以爲那是指她和車子呢！」

「當然，那也有可能。不過若是當作她和那兩個搭便車的人，不是更合理嗎？」

「然後，很巧合的竟然又發生事故。」

「是的，就這樣發生了一連串事故。雖然無法確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卻可猜測這個漏網的都普黨徒一定是借機陷害了紀荔安，取代她的身份，將她身上帶的錢和文件一并取走，一路往布

沙的住處奔去，可惜體力不支，最後倒在聖母院門口。清醒之後，仔細地想了一下，與其承認她是拉麗·都普，不如冒充紀荔安·拉瑪丁來得安全……還好她沒有機會借這名義去作惡。不過最後還是在刼難逃。」

「這樣說來，紀荔安一定還在布沙的農莊裡了。」珍妮芙憂喜參半地低聲說到。

他瞄了她一眼說：「應該錯不了。」

她深深吸了口氣，說：「一定是她看過都普這個女匪徒，布沙知道她來到這裡，就把她拘禁起來！」

「不對吧！他沒有理由這樣做呀！拉麗現在已經死了，而且……不，這根本講不通，妳不是說要把紀荔安殺掉是多娜的主意，不是布沙呀！」

她輕輕拂了一下飄散在臉上的秀髮，然後跪直了身子，好像要站起來似的。

「以後再把這個問題弄清楚，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安全地把紀荔安救出魔掌？報警……」

史蒂芬無動於衷地坐在那裡吸烟，裊裊烟霧自他口中飄出。他微微皺著眉尖，說到：「不要，珍妮芙，警方不會相信妳的片面之詞。」

「但是——難道昨晚聽到他們要殺害紀荔安的話會是假的嗎？」

「加伏尼只有一個憲兵——阿利士·沙坦。等到我們趕到魯支或比爾費去報案說聖母院的總

管正企圖謀殺一個已經被宣佈去世了的人時……」他無可奈何地乾笑一聲，說：「珍妮芙，知道嗎？警方會怎麼說呢？」

「照你這麼說，我們只好自己親手阻止這件慘案發生了？」她低聲說道，語氣不像方才那麼堅定了。

「不錯，非得由我們親自處理不可。應該不會太難。儘管這種做法很可能牽扯出許多不必要的困擾，但我並不認爲我們是在逞能。」他頓了一下，「當然，沒有必要干涉與我們無關的事——皮耳·布沙雖然罪不可赦，但畢竟不關我們的事。」

「但是紀荔安……」

「對！我們只關心她的安危就夠了，其實問題就這麼簡單，想辦法救她出來不就得了。」他遲疑了一下又說：「如果我們能做得神不知鬼不覺——既不驚動警方，也不控告布沙和那個妖婦，不是很好嗎？珍妮芙，行得通嗎？」

她紅著臉說：「才不呢！其實我們應該……要是他們眞的犯了殺人罪的話……」

「難道我們就一定得親手把他們給逮住嗎？也許。但是妳仔細想一下，」他說著拍了一下她的手，「如果拿著槍衝進去和他們硬拼，妳說可能會惹出什麼麻煩？何況紀荔安的下落我們一點兒眉目都沒有。話說回來，如果我們能用妥協的方式把紀荔安救出來，這樣不是更好嗎？」

「當然啦！如果能夠這樣是最好不過了。可是有辦法做到嗎？」

「應該沒什麼問題。第一步是到布沙家去。」

「萬一碰到布沙還得了？」

他笑了一笑：「他不會在家的。剛剛我上山的時候正巧碰到他牽著驢子到山的那一邊去了，這可是個大好機會。」

他翻身站了起來，伸手把珍妮芙也拉了起來。珍妮芙急切地問道：「有辦法說服布沙太太嗎？」

他遲疑地望了她一眼說：「如果我的預測沒錯的話。」他想了一下又慢慢地說：「說服布沙太太應該沒什麼問題。」

「怎麼說？」

他笑了一笑，不肯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我告訴過妳，我不是小說裡描述的英雄，當然不會和布沙本人當面談這個問題，但是和他太太談談，我卻不介意，因爲她是我的好朋友。」

「對了，這一點我竟然忘了。她是你的畫迷之一，不是嗎？」

「不錯，不過她卻比較喜歡照片，」他轉過身拾起旅行袋，又說：「就是想到這一點，我才會做那種預測，我想……唷，什麼聲音？」

突然一陣刺耳的聲音夾雜著些許塵埃從崖上飄下，把他的話聲打斷了。崖上好像有什麼東西掉下來似的……。

「危險！」

他敏捷地跳過去抱住她，順勢就地一滾。她在他懷裡什麼都沒看見，只覺得在地上滾了好幾滾，剛好滾到山壁下的凹洞裡。

他們定了一下神後往外一看，只見滾滾塵煙中夾帶著陣陣岩石相撞聲，突然砰的一聲巨響，一塊大岩石正好落在珍妮芙適才站立的地方。激烈的撞擊之下，這塊大石頭一著地便裂成無數碎塊，到處飛濺。轟隆之聲震耳欲聾，揚起的沙塵有如烏雲蔽日，大地竟爲之一暗。珍妮芙差一點就被嚇呆了。突然覺得史蒂芬的身子一震，瞬即垂下一隻手臂，另一隻手卻把她抱得更緊。驀地她驚叫一聲，原來史蒂芬衣服上的鈕扣剛好刺入她的臉頰，痛得她不由自主地叫了出來……。

山谷中除了那陣巨響留下來的回音之外，崖上還隱約傳來幾聲沙沙的脚步聲，一陣人影晃動之後，一切又恢復平靜。

他還是緊緊地抱著她。

「史蒂芬！」

極度震驚之下，她只叫了這麼一聲，喉嚨便好像給什麼東西梗住了似地，其餘的話都說不出

來了。她掙扎了一下把史蒂芬推開，抬起頭來看看他。

「史蒂芬，受傷了嗎？」

史蒂芬打了個冷顫，失魂落魄地望著她，臉色顯得很蒼白。

「珍妮芙，好險！……我剛剛在想……妳……妳沒有怎麼樣吧？」

「嗯，還好，你呢？」

「我也沒怎麼樣。」

「眞的？」

「當然啦！」

她凝視著他說：「不要騙我，史蒂芬，我感覺得到你被撞了一下。」

「只是肩膀上碰了一下而已。」他輕輕甩了一下手臂說：「眞的沒什麼，不騙妳，只不過擦破了一點皮。」

「眞的沒騙我？你……你的臉色很蒼白，史蒂芬你……？」

「眞的嗎？」他笑了一下：「眞險，如果那塊混帳岩石落得稍爲直一點……。」

「或者如果你沒冒險從落石下面推我一把……」珍妮芙順著他的話接著說到，順手拍了一下裙子上的沙土，抬起頭來感激地望著他說：「或者你沒那麼勇敢的話，史蒂芬，不要小看自己，

如果不是那樣，後果可眞是不堪設想。」

他朝她會心地一笑，臉上也恢復了不少光彩，只是嘴角仍有一絲浩刼餘生的驚恐神色。

「我是爲別人而活的。」他輕聲說了一句，隨卽感觸良多地仰臉望著天：「出去吧！」

「不怕再掉下一塊嗎？」

「應該不會，只要避開點，不就沒事了嗎？」

珍妮芙說：「他大概已經溜走了。」

他側過頭來看了她一眼：「妳也聽到了？」

「嗯！」

他不予置評。走到比較安全的地方時，他說：

「我們該洗一下臉，不然灰頭土臉的很難看。」

「還有喝的嗎？」

「還好，還有半瓶飲料。」

他們稍事梳洗一下，便沿著河岸靜靜地一步步爬上了兩旁長滿翠綠小草的山徑。炙人的陽光仍然不斂一點兒鋒芒，高高地懸掛在天空。原本陣陣微風，如今也被酷熱陽光驅走，變得悶熱不堪。大地在太陽的淫威之下，顯得懶洋洋的。整個宇宙似乎都昏昏欲睡了。南方那邊的山頭上，

一片濃如油墨般的烏雲正從地平線下方一步步爬上眩人眼目的天際。

不久，他們走到山路上，竟不約而同地停下脚步，放眼往崖上望去，只見上面一片寂寥，了無人跡。

珍妮芙終於先開口說：「那些馬……」

「我只聽到一匹馬的蹄聲。」

她看了他一眼：「是那個小男孩——路易。」

他一言不發，瞇著雙眼，疑惑地遙望著岩石掉下來的地方。

「爲什麼呢？史蒂芬，我今天下午和他談過一陣子，雖然覺得他有點兒怪怪的，可是他也沒有理由這樣做呀！你說你和他很熟，他到底是怎麼搞的？」

他無可奈何地聳了一下肩膀，不聳還好，這一聳只覺得肩膀一陣刺痛，令他不由自主地縮了一下身子。珍妮芙看在眼裡，連忙焦急地問道：「史蒂芬，你還說沒怎麼樣！看你這種痛苦的樣子，一定傷得不輕。」

他有點兒不耐煩地回道：「跟妳說過沒問題就沒問題，好了，上路吧！」

他率先舉步往山上走去。珍妮芙咬著下唇，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只好快步跟了上去，一陣甜蜜的感覺油然湧上心頭。她邊走邊想，剛剛那一幕是不是有人蓄意謀殺？路易這樣做實在毫無

道理。她想著想著不由得又回過頭看看那座山崖，心底竟不期然地昇起一股寒意。

史蒂芬走了一會兒，不見她跟上來，就回過頭來催促她：「怎麼啦？小姐？」

他的聲音是那麼溫柔鎮靜，剛剛那種受驚嚇的蒼白臉色已經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充滿信心的神情。珍妮芙釋然地朝他笑了一笑。

「沒什麼，史蒂芬，眞的沒怎麼樣啊！」

他無限溫柔地望著她說：「說眞的，珍妮芙我……」他猶豫了一下，然後斷然地說：「眞希望妳不要跟來。」

「什麼？史蒂芬，怎麼說這種話？」

「如果妳不跟來，我會比較放心。」

「爲什麼？難道布沙他……」

「我不是指布沙，現在他根本不在家。只是我有一種預感，這次會面可能——很煩人，我不希望妳受到困擾。」

「我卻認爲如果我在，問題會比較容易解決。我是說紀荔安……。」

「我也這麼想。」他惶惑地望著她說：「但是……唉！珍妮芙，教我怎麼跟妳解釋呢？不錯，到目前爲止我知道妳都做得很好，只是有些事情實在不適合妳插手。」

「那你說誰才適合？」她有點兒不可理喻地反問：「史蒂芬，算了吧！我們兩個都不是這方面的行家。」

他笑了笑道：「也許吧！可是我並不是在溫室中長大的呀！」

「我就是嗎？」她反駁道：「就算是又怎麼樣？你總不會要我回到死氣沉沉的修道院等你的消息吧？」

她的聲音聽來飽受委屈的樣子，史蒂芬心腸一軟，昔日櫻花小築的種種，一幕幕地浮現眼前……。

他安慰道：「好吧！就像妳說的，妳去事情也許會更容易解決。希望妳能安然渡過這一陣『暴風雨』。」

「哼！還是把我看做溫室中的花朵！」

「都要怪妳，妳不該表現得那麼脆弱。既然妳想去就去吧！不過我還是要把話說在前面，妳要是弄『濕』了，可不要怪我喔！」

「才不呢！放心好了。」珍妮芙回道，跟在他後面穿過修道院圍牆，往那片松林走去。

第十五章

農舍的大門緊緊關著，好像主人已經出去了。史蒂芬兩人伏著身子，靜悄悄地一步步往大門走去。他們來到一個轉角的地方，很意外地在一間小草棚外赫然發現了一匹驢子。只見牠滿身大汗，口吐白沫，像是剛剛做完粗活似的。

史蒂芬馬上止住脚步，抓住珍妮芙的臂膀。

他把聲音壓得很低，說道：「糟糕！沒想到他會回來得這麼快！珍妮芙，看在老天份上，趕快離開這兒好嗎？」

可是太晚了，一個男人拿著水桶從裡面出來了。不錯，他就是昨晚珍妮芙看到的那一位。珍

妮芙呆呆地站在那裡，不知所措，心裡直祈禱著：「布沙，希望你不要認出我是誰來，要不然……」

他來到他們跟前，面對著史蒂芬，劈頭就是一句不太友善的話：

「你們到這裡來做什麼？」

史蒂芬在他說話之前便先擋在珍妮芙前面，聽他這麼一問，不但不回答反而問道：「你是不是皮耳布沙先生？」

「你們這一趟是白來了。」聽他的南方口音這麼一說，珍妮芙總算鬆了一口氣。還好布沙誤認他們是在找嚮導的旅客。他用俗俚的語氣繼續說道：「今年夏天我不再帶人上山了。村裡的人難道沒告訴你們嗎？」

他說完後肩膀一聳，轉過身子。就在這一轉間，他看到了珍妮芙。只見他眼中充滿懷疑，狠狠地盯著她。

愈瞧兩眼睜得愈大，突然坑地一聲，水桶從他手中滑落。這一聲響竟引來兩隻狗，迅速奔到主人身邊，乖巧地坐了下來，吐著舌頭，兩眼虎視耽耽地望著兩位陌生人。

看樣子布沙已經猜出她是誰了。由他的眼光可以看出他非常震驚。突然他一回頭，看了看身後的茅屋。

水桶在他脚邊轉了一圈後通地一聲停住了。這一聲竟把布沙從凝思中喚醒，他彎下身子把水桶撿了起來，對身旁的愛犬責備幾聲，然後又轉過身來面對著史蒂芬兩人。

他語氣平穩地說道：「我沒時間和你們在這裡閒扯。今年夏天我沒空做導遊。」

他說完後轉身就走，史蒂芬連忙喊道：「請等一下……我們並不是要談導遊的事。我想你大概已經知道我們的來意了，布沙先生，我們只想和你商討一件事情。」

布沙怒容滿面，苦笑了一下說：「我沒時間聽你嘮叨。」

史蒂芬仍然心平氣和地說：「不，你錯了，布沙先生，你最好聽一聽，難道你希望我們就此離去，然後把事情告到警方那裡去嗎？」他說著從懷裡掏出一根香煙，點燃了煙。在如豆的火光中，他緊緊地盯著布沙，「或者是多娜·華蘭思？」他緩緩地吐著烟，順口說道。

布沙聽到這個名字，雖然外表還是穩穩地站著，但是由他眼光卻可以看出他內心非常惶恐。他用舌頭舔了一下嘴唇，然後說道：「好吧！看來我非洗耳恭聽不可了。你們來這兒有何目的？你們到底是誰？」

「不是我的問題。我想你大概已經猜出這位小姐是誰了？我看得出來。昨晚多娜一定跟你形容過她的樣子，是嗎？還告訴你這位小姐很懷疑表姊的死因。爲了要揭開這層疑問，她一定會到這裡來探問一些有關的問題，對不對？」

「什麼昨晚？什麼多娜？胡扯些什麼呀？」

「別裝蒜！你們昨晚的談話都被人偷聽到了。」

布沙瞪了一下珍妮芙，又轉頭看看史蒂芬，然後不置可否道：「是嗎？」

史蒂芬也很平靜地看看他，好像若無其事地繼續說道：「所以乾脆直說好了，免得拐彎抹角浪費時間。布沙先生，這位小姐的表姊現就在你這裡。希望你把她交給我們，至於其他的事咱們就不過問了。」

他說完話，氣氛突然一變，緊張的局面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正好天空也爲那片濃雲遮住大半，松林中原本呼嘯的風聲也似乎被這箭拔弩張的情勢給凍住了。四下一片寂靜，像是暴風雨欲來般異樣寧靜。

突然布沙胸膛一挺，氣洶洶地說道：「不和你瞎扯了！簡直是胡說八道！」

他憤怒地做了一下手勢，招來兩隻愛犬：「你們可以滾了！聽到沒有？趁早給我滾！就算我知道她是誰，聽過她的事又怎麼樣？就算多娜昨晚到我這裡來通風報信，說她會到我這裡來刺探又怎麼樣？你們兩個給我聽清楚，這裡除了我和我太太之外沒有什麼外人，再說我們也不歡迎陌生人來訪。」他說著狠狠地瞪了珍妮芙一眼，珍妮芙不由得倒退一步。「妳，妳的表姊已經死了，早就給埋了！聽清楚沒有？早就給埋了。妳沒有理由挖墳驗屍。現在趕快給我滾，否則這兩隻

狗可要對你們不客氣了！」

史蒂芬厲聲說道：「等一等，布沙！用不著威脅我們。你我很清楚，你不過是外強中乾罷了！」接著他比較理智地說道：「好好聽我把話說清楚，相信絕不會對你有害！我們都知道這位小姐的表姊確實在你這兒。雖然你和修道院那個女人現在有點兒騎虎難下，不過我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點你可以相信我。再說我也不會管這種閒事。」

「你胡扯什麼？」這個男子氣勢洶洶地逼近一步，身邊的惡犬也跟上一步，虎視耽耽地伺機而動。

「根本與我們無關！」史蒂芬動都不動，從從容容地問道：「拉麗·都普干我們啥事？」

皮耳·布沙嚇了一跳，緊張得差一點兒氣都喘不過來。

他說：「都普的事你知道多少？」

史蒂芬很眞誠地望著他：「如果你跟我們合作的話，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布沙聽他這麼一說，半信半疑地不知道和他合作好呢？還是不和他合作好？他困惑地眨眨眼，回頭朝門口看了一眼，又轉回頭來望著史蒂芬。

「好吧！」

史蒂芬一聽愉快地說道：「就這麼說定了。其實我們只關心這位小姐的表姊，其餘的一概不

想過問。只希望她能安然回到我們身邊就好。我認爲對你和你的夥伴而言，她實在是個大累贅！」說到這裡他低頭看了看手上的香煙：「因此，將她還給我們，對你對我都是件好事，你又何樂不爲哪！」

布沙眨了一下眼睛，顯得有點兒游移不定的樣子。

史蒂芬又接著說：「布沙先生，我們趁現在不動聲色地把她帶離這個地方，什麼話也不說，怎麼樣？」

布沙還是滿臉狐疑，不知所措。他疑信參半地望著史蒂芬，兩手不禁微微地抖著，半晌說不出話來。

史蒂芬又緊迫盯人地說道：「不敢信任我嗎？只要那位夫人安全回到我們身邊就夠了，絕對不會牽扯到警方、都普黨或多娜他們身上。」他又繼續說道：「都是爲了你好，布沙先生，我是在幫你解決問題呀！今晚那個女人再來找你的時候，你們囚禁的人早就上路回英格蘭去了。拉瑪丁夫人仍舊埋在此地——沒有人會知道『拉麗·都普』到底在那裡……，怎麼樣？你說呢？」

布沙緊握拳頭，楞楞地站在那裡，表情很教人納悶。遠處偶而傳來幾聲轟隆雷聲。

突然茅屋大門呀地一聲開了，緩緩走出一位婦人。

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配著一對褐色眼睛，看起來清新可人。她正好面向太陽，無法看

清史蒂芬和珍妮芙，只聽她對布沙說：「快下雨了，怎麼不進來呢？」

布沙轉過身去，珍妮芙突然叫了出來，聲音幾乎被雷聲掩住。

「紀荔安！」

第十六章

「這不是紀荔安嗎？」她又驚喜地叫了一聲，然後快步跑了過去。

這一切竟發生得這麼突然，誰都想不到。

珍妮芙叫了第一聲的時候，這個女人楞了一下，站在門口張著嘴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見她兩眼瞪著珍妮芙心裡不知是何滋味。布沙開口大罵，她竟身子一縮回茅屋去了。

「紀荔安！」

珍妮芙伸著手朝她奔過去，才到門口，門就砰地一聲關上了。

布沙也跟了過去，破口大罵，還伸手用力捉住珍妮芙的手臂，往後一拉。他這一用力，珍妮

芙痛得叫了出來。史蒂芬一聽她痛苦的叫聲，馬上奮身逼近。布沙把珍妮芙推到一邊，轉眼瞪著他，大有來者不善之意。

布沙大叫一聲衝上前來，史蒂芬快速地一閃，卻沒有完全避開，左胸著實地挨了一拳。他不甘示弱，飛起一腿往布沙腹部掃去，就這樣你一拳，我一腿地纏鬥起來。

珍妮芙不管他們，身子一轉往茅屋大門跑了過去。

她忘了還有兩條狗，正要伸手開門，一條狗忽然撲了過來，不分青紅皂白地往她手上咬去。她嚇了一跳，連忙把身子抽了回來，差一點就被咬個正著。她機伶的轉過身面對著牠們，一顆心緊張得幾乎要跳出來。她背靠著牆壁面對著狗兒，準備應付牠們再度出擊。那隻狗一撲落空後，看珍妮芙不再向門口逼近，也就不再攻擊，只是不斷地發出憤怒的低吼，另一隻狗也在一旁虎視耽耽地待機而動。珍妮芙靜靜地站在那裡，嚇得動都不敢動一下。史蒂芬和布沙兩人仍然緊緊地纏在一起，就在她身邊不遠處扭打著，可是她卻無能為力，呆呆地站在那裡，又哭又叫不知如何是好……。

她受過良好教育，又是位淑女，根本沒見過兩個大男人這樣大打出手，也難怪她會嚇成這副模樣。

看樣子史蒂芬已落下風了。只見他倆汗如雨下，灰頭土臉地……，珍妮芙只能在一旁驚叫，

一點兒辦法都沒有。

後頭陰暗的玻璃窗裡突然一個影子動了一下，她若有所覺地朝裡面一望，一隻狗仍然在旁邊低吼……她終於看清楚裡面的一切，看到那個女子的臉了。那個女人正走到窗口，臉貼著玻璃窗往外看著。

「叫這兩隻狗走開！看在老天的份上，請妳把這兩隻狗趕走！」珍妮芙聲嘶力竭地向著窗口大喊。

窗內的人影聽到珍妮芙這麼一喊，似乎嚇了一跳，連忙又縮回身子。

不一會兒茅舍的門突然打開了，一個女子飛快地從裡面奔了出來，門邊蹲著的兩隻狗一見她出來，就搖著尾巴靠到她身邊。這女人揮揮手示意牠們進去，兩隻狗竟很順從地擺擺尾巴，魚貫進門。她打發兩隻狗後，瞧也不瞧珍妮芙一眼，逕自奔向仍在地上扭打的史蒂芬及布沙。

珍妮芙也跟在後面，向地上的兩個大男人走去。

那個女子使出全身力氣，抓住布沙的一隻手臂，企圖把他們分開。珍妮芙不由自主地湊了過來，抓住布沙的另一隻手，一邊大吼大叫，一邊使勁地拉他。另外那個被珍妮芙當做紀荔安的女人，好像也盡了全力，一樣大吼大叫著。好不容易把布沙給拉開，只見史蒂芬雙手攤開，筆直地躺在地上。

珍妮芙定睛一看，幸好還沒死，於是用力甩開布沙的手，跑去把史蒂芬扶了起來。

布沙也慢慢站了起來，上氣不接下氣地搖搖腦袋，活像一隻怒氣沖天的野牛，兩眼充滿血絲，逼視著正想掙扎站起來的史蒂芬。他正想攻擊史蒂芬，身旁的女子突然伸手一攔，阻住他的去路，哀求他不要再打了。

很奇怪布沙聽她這麼一說，竟然止住脚步，身子一旋面對著那個女子。只見那女子面色蒼白，身子搖搖晃晃，一手遮著額頭，就快倒下去了。布沙驚叫一聲：「怎麼啦？」話才說完，那女子便緩緩地倒了下來。

布沙眼明手快地一伸手，攔腰抱住她。那女子無力地垂著頭，面色十分蒼白。布沙回過頭朝他倆叫道：「你們馬上給我滾蛋！」

史蒂芬搖搖晃晃，很吃力地站了起來，珍妮芙的臉色也很蒼白，調過眼光望著布沙懷裡的女子。

「布沙先生——」

「聽見沒有？趕快給我滾開！」他轉過身子，跨步走向茅屋。珍妮芙也想跟過去，身子才一動，便被史蒂芬給拉住了。布沙一進門便用力地把門一踢，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史蒂芬緊緊抓著珍妮芙。珍妮芙像小孩子似的有點兒不放心地說道：「可是那是紀荔安啊！

絕對不會錯！我敢確定是她……」

她緩緩地轉過身子，順服地跟著史蒂芬踏過草皮，順著山徑走向那片松林……。

遠處的天空突然閃亮了一下，不久便傳來幾聲悶雷，看樣子暴風雨是來定了。

第十七章

史蒂芬邊走邊覺得全身關節隱隱作痛，卻仍然亦步亦趨地拉著珍妮芙走過舖滿松林的小路，想儘早離開險境，離開紀荔安，……離開那個殺人魔……。

珍妮芙乖乖地被他拉著走，卻邊走邊回頭看，好像很不甘心就此離去。一不小心踢到路中央的一塊石頭，重心不穩整個人便跌坐地上。

經過剛剛那場驚險的博鬥，再加上一陣疾走，兩人也覺得有點兒累了，珍妮芙便順勢靠在松樹幹上休息。她轉過頭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望著史蒂芬。

他正低著頭在口袋裡摸索，全身看起來又髒又累，嘴角猶有血跡，頭髮濕濕地黏在額頭上。

他伸手掠了一下頭髮，珍妮芙赫然看到他的指甲也紅紅的，很顯然是布沙的血。

「抽根煙吧！珍妮芙？」她心裡一震，史蒂芬的聲音好微弱呀！

「這次大概……沒有酒了。」他繼續說。

「喔！史蒂芬……」她欲言又止，其實又能說什麼呢？只好從他那雙顫動的手中接過香煙。他的雙手不停地抖動，不僅因爲太累，最主要還是他——我們被擊敗了。相信這才是他顫抖的原因。

珍妮芙回想昨天他講的話：「不要把我當作英雄人物，珍妮芙！」實際上，她卻認爲他是英雄，自己必須投靠他，找他幫忙。本來以爲不會令她失望，想不到結局卻如此狼狽。一個她心目中的英雄、强人，她視爲兄長的人……他應該不會讓她的希望落空，然而，誰知道……。

她回過頭看看他那沮喪的表情。

腦海裡突然靈光一現，他那倦怠的眼神中還夾雜著些許惱恨，他知道她心裡在想些什麼？一瞬間她的心理成熟多了。她不該用這種價值判斷來衡量史蒂芬。他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像這種暴力英雄實在沒什麼值得推崇的地方。暴力就像人性的疾病一樣，一個有理智的人必然會竭力去避免。暴力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在這方面落敗，並不能否定史蒂芬人格的完整。

他說過他並不像小說中所描述的英雄那樣勇猛，這是眞心話，她卻以方才那種勝敗去衡量一

個人。小說中的英雄本屬虛構，先是咤叱風雲的功業，然後是繾綣的兒女情懷，最後是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神仙眷侶生涯，或者是讓天下有情人同聲一哭的悲慘下場，但是對他們而言，剛剛的那一幕並不就是一切的結束。英格蘭、牛津、櫻花小築……她自己和史蒂芬……在往後的日子裡，這些仍然是生活中的主題。她終於想通了。

目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如何使他恢復自尊。

她溫柔地說：「親愛的史蒂芬，不要那麼氣餒好嗎？」

他默默地坐在地上，一言不發。珍妮芙輕輕撫摸他，溫柔地叫道：

「史蒂芬。」

他一甩頭說：「珍妮芙，我竟然把事情給搞砸了。」

她一聽連忙叫道：「你怎麼能說這種話？這樣太不公平了。請你把話收回去！」

「確實是如此。」

她很生氣地面對著他。

「不能這麼說！你並沒有輸，都是我不好。如果我聽你的話站在後面，事情就不會演變成這種樣子。何況他的體型幾乎是你的兩倍，你的肩膀又受了傷，再說……再說……」

「怎麼樣？」

「你的脚行動又不方便。」她低下頭輕聲地說。

她這麼一說，兩人忽然沉默下來。史蒂芬隱隱約約聽到一種聲音，就抬起頭來看看，原來是她在哭泣。史蒂芬心如刀割，卻還是坐在那裡不動。

「珍妮芙，喔！天呀！珍妮芙，不要哭，都是我的錯，紀荔安她——。」

她說：「我不是爲了紀荔安的事哭。我只是不忍心再讓你受到傷害。不管怎麼樣，我都不願意讓你再受到傷害。」

他顫聲說道：「喔！親愛的……」然後把她摟在懷裡，低下頭輕柔地吻著她的櫻唇，吻著她那如露珠般的淚滴……，他邊吻邊喊道：「可愛的珍妮芙，心愛的……。」

寒風四起，震顫松葉如波濤起伏，枝枒間傳來無數沙沙聲，細雨也跟在風的後面，一步步地沿著山坡侵上了山頂。鄰近山頭上空突然一聲霹靂，一道閃電從天而降，震耳欲聾的雷聲嚇得珍妮芙往史蒂芬懷裡猛鑽。

兩個人親親我我地緊偎在一塊。

「不要怕，珍妮芙，這陣暴風雨馬上就會過去。」

「我們應該——我是說，這些樹能——」

「沒關係，」他又開口說：「就要過去了。」

他說話的當兒，天空又是一陣霹靂，那種聲勢就像非要將那座山劈開不可似的。

「好像世界末日要來了一樣。」史蒂芬說著覺得她在發抖，又安慰她說：「雷聲好像來自林子那一端，珍妮芙，不要擔心，妳看雲跑得多快啊！」

她從他懷裡探出頭來：「雲正往農莊的方向飄去，你看！」然後她又抖了起來。

「害怕嗎？沒有理由嘛！」

「不是怕打雷，是另一件事——紀荔安那樁事。我們不能就這樣放手不管。我不是說不關心她的事，我只是——」

「親愛的，我們當然不會就此罷手。」

她睜著淚眼：「這雷聲，你認爲像是末世的雷聲。眞的越想越像，今天已經打了一整天，就好像有什麼災難要發生似的。這似乎是一種凶兆，史蒂芬，災難眼看就要發生了。」

「還早。」

她飲泣著說道：「遲早會發生的。我們又無法阻止！」

「沒辦法嗎？」

她的心裡不覺一震。聽他的口氣好像並不以爲然，不禁輕輕地推開他，雙眼牢牢地盯著他的臉，好像想從他臉上發現什麼端倪。畢竟這種轉變太突兀了。這次挫折之後，她已是萬念俱灰，

現在經他這種不以爲然的口氣及充滿信心的態度一激，她也隱隱感到這件事不會就此了結。雖然史蒂芬的臉上和身上到處都有打敗的痕跡，但是現在他卻面帶微笑，眉目神態之間，似乎對解決這件事有十足把握。

她有點兒緊張地問道：「你不會是想要再回那裡去吧，是嗎？」

他突然大笑出來，用力一拉把她抱在懷裡，低下頭熱情地吻她：「我並不打算這麼做，不過卻有辦法將布沙化敵爲友！」他輕輕扶著她的下頦，把她的臉給抬起來，然後柔情無限地對她笑笑：「珍妮芙……妳這種追根究底的毅力眞足以剷平一座山！相信明天天亮以前一定能把這件事弄清楚。」

然後他翻身站了起來，伸手把珍妮芙也給牽了起來。

「只要用點兒腦筋，這件事會很容易解決！」

他抓住她的肩膀，輕輕晃了她幾下，說道：「親愛的，用不著驚訝，反正這件事絕不會以悲劇收場就是了！妳聽那是什麼聲音？」

南方的山頭突然又傳來一陣霹靂。

「正義的雷聲，」史蒂芬說：「珍妮芙，那就是妳的徵兆，正義的雷聲，最好的預兆，必然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結局。」

「好吧！」她說：「既然你也有興趣，我們就再試試看吧！不過，要做就得趁早。」

爲了不讓人發現他們是由農場的方向來，他們就沿著松林邊緣走回修道院。

松林邊的路很陡，還好有一層層又厚又乾如毛毯的松針舖在地上，所以也並不難走。陣雨過後，松林間偶而滴下一兩滴雨水，微風夾帶著濕氣吹過，空氣變得格外清爽怡人。

史蒂芬扶了一下珍妮芙，幫她跨過橫梗路中的樹幹。

「現在我們要克服的困難是警方。可能會很麻煩。」

「警方？你不是說他們不會相信嗎？你說過我們沒有證據……」

「什麼？我臉上這些傷痕還不夠？親愛的，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我們也親眼見到紀荔安了。不管怎樣，現在我有辦法叫他們去找這個男人。」他這樣說著，伸手摸摸臉上的傷痕。

「但是，唉！史蒂芬，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啊！我同意，除了報警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但是遠水救不了近火，我們已經打草驚蛇了。」

「我知道，」他冷冷地道：「那是我的錯，不過我認爲他認出妳來的時候，只有直截了當地說出來意這條路。本來我們可以順利地和他談好條件，平安地把紀荔安帶走，直到她出乎意料地主動出現，我的想法才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這話怎麼講？」

他瞪了她一眼說：「難道不會用點兒腦筋想一想？」

「想什麼？」

他沉思了一下，不知該怎麼跟她講才好：「妳大概看得出來，他並沒把紀荔安偷偷地關起來。」

「不錯，不過我沒時間去想這個道理。在他和狗的監視下，相信她沒辦法逃得太遠……」

「不錯，但是狗卻很聽她的話，布沙似乎也差不多……」

她困惑地說：「也許她和布沙太太……」

他說：「她就是布沙太太。」

她聽了差點兒就昏倒，還好史蒂芬眼明手快，把她給扶住了。

「怎麼啦？很抱歉，我並不清楚個中緣由，不過這卻是事實，再沒有其他人住在這農場裡了，她就是布沙太太。」

「不會是她！不可能，一定是你弄錯了，史蒂芬！」

「不，妳大概忘記了，珍妮芙，我和她見過面。」

「你說什麼？什麼時候？」

「我不是告訴過妳，有一次我大清早到這農場附近畫畫。我老遠從加伏尼走到這裡來，實在

又偏僻又難走。當時我還在想，這種地方不太可能有人會來……然而她——妳的表姊紀荔安——那一天也一定起得很早，突然在我身邊出現，著實嚇了我一大跳。我不知道她當時的想法，只覺得她起先似乎很害羞，看起來好像還有點兒害怕的樣子，我只好先跟她打招呼，然後我們談了大約有五分鐘之久。她仍然有點兒怯意，便先告辭了。妳口中的表姊——紀荔安，就是這位布沙太太，而且就住在這裡。」

珍妮芙硬梆梆地說道：「你是說她當時看起來很畏怯？」

「也許我說得太嚴重了。可能布沙跟她叮嚀過不要讓人看到，想不到卻被我撞著，才會顯得有點恐慌。不知道她有沒跟他提過碰到我的事。」

她雙手捧著頭說：「她不願意和我們走……她竟然不認得我了！也難怪，那麼多年沒見面了，不過我絕不會看錯。」

「不錯，她就是紀荔安，錯不了。」

她疑惑不定地望著他。

「但是，我還是不能相信！我的頭快要炸了！」她歇斯底里地叫道。

他輕拍一下她的肩膀說：「好了！親愛的。」他笑了笑：「這又是另一個線索……不要害怕，這件事說起來眞意外：世上只有一個拉麗，但是她已經死了，也只有一位紀荔安，卻還健在人

世，而且會繼續活下去。」

不久便走出這片松林，回到修道院的山谷，暴風雨已經遠去，天邊的雲層仍然壓得很低，偶而一道閃電劃過天空，群山有如憧憧鬼影，綠地也失卻原有的鮮潔，變成一片慘白，樹葉和小草上的水滴也反射著電光，竟像極了無數小精靈的眼睛。

他們走出這片黑壓壓的松林，精神不覺爲之一振。

「我還跟妳說過——記得嗎？我告訴過妳說布沙太太不太喜歡我的畫，她比較喜歡相片。」

「怎麼樣？」

「妳說照片和畫之間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我認爲，嗯！一個是機械式的複製品，另一個是——」她吸了一口氣：「不，不是這種差別，不應該這麼說。你所說的差異是不是指一個是黑白的，一個是彩色的？」

「不錯，正是這個意思。也許顏色對布沙太太而言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但是不可否認的，在這種情況下，這倒是一個特點。我們可據以說明一些疑問，我不相信這個天殺的山谷裡住了很多像紀荔安這種患有色盲的女人，可能嗎？」

「不可能。」她勉强地笑了一笑，「好罷！就算她是紀荔安，嫁給了那個男人，這對我們又

有什麼幫助？她現在是還活著沒錯，但是，我們怎麼知道她還能活多久？喔！天啊！史蒂芬，這件事就像……一場惡夢一般……」

「親愛的，仔細想想看，她嫁給布沙難道就不是安全保證嗎？只要有布沙在，她就不會有生命危險。妳再好好地回想一下昨晚告訴我的話。妳說妳聽到多娜威迫布沙趕快採取行動，置紀荔安於死地，他卻一口拒絕了，是不是？」

「是的，我是這樣說過。」

「妳看剛才她的所做所爲不也證實了這一點嗎？布沙雖然知道留她在身邊很危險，卻還是不願意讓她離開。妳看得出他在威脅她的跡象嗎？其實正好相反，我認爲他們很恩愛，正因爲如此，他才會用那種態度對付我和多娜。」

珍妮芙壓低聲音問道：「他們是什麼時候結婚的？」

「我——妳說什麼？」他覺得很意外。

「我是說他是什麼時候娶她的。」

他默然了。

她又接著說：「除非早在她來此之前他們就在波爾多結婚，否則我眞想不出他們是在什麼時候結的婚。但是在這之前結婚不太可能，因爲紀荔安是在離開波爾多前夕寫信給我，信裡還說她

想去當修女。」她說著心裡十分納悶：「再說安森神父也沒有爲他們主持婚禮，否則他會提起這件事的。」

他聽到這裡也有點莫名其妙，不禁溫和地說：「我知道妳的意思，珍妮芙，我也被搞糊塗了。」

「昨晚，」珍妮芙側過頭去沉思道：「那個女的一直罵布沙太貪心，他們的計劃很可能會因爲他的貪婪而功敗成垂。她還罵他是野獸……」

他緊緊抓著她的手臂說：「打個岔，不管紀荔安怎麼做那是她的事，我們只關心她的安危。既然布沙在保護她，我們就甭擔這個心了。他絕不會傷害她，我敢以生命保證。事實上，紀荔安最大的危險是來自另一方。」

「多娜？」

「不錯，就是她。其實，只要紀荔安還活在世上，我們和警方必然會追究到底，這樣一來那具屍體的眞正身份就會暴露，他倆可就脫不了關係了。」

「就算他們證實了那個被埋葬的女人就是拉麗·都普，這跟多娜又有什麼關係？她不認識她並不犯罪啊！但是她卻說這樣一來，她的私人收入就要完全喪失了。」

「對了，布沙不也說過一些對她關係非常重大的話嗎？這件案子一定牽涉到一筆鉅款。珍妮

芙，從艾沙·雷諾門付出三百萬後的十五年之間，我想他們一定透過所謂的『布沙的橋』偷運過很多東西，想想看，那幅艾爾格雷考的畫到底值多少錢？這兩個傢伙經手的絕不會是小小的金額，一定是一筆巨款，不但爲了滿足他們的野心，更想從中獲得權勢。但是他們又擔心計謀被人揭穿……珍妮芙，我覺得這件事眞的是危機四伏。如果妳的描述沒錯，多娜絕不會輕易放棄夢想的。爲了實現夢想，她不得不緊緊抓住布沙，再不擇手段地把紀荔安解決掉——我是說不擇手段唷！」

珍妮芙心裡一震道：「爲了權勢……對了，那就是她的企圖……她那種飢渴若狂的樣子，眞不敢和她扯上什麼關係！」

「紀荔安卻很不幸和她扯在一起了。」史蒂芬沮喪地說道。

他們繞過山坡，修道院就在脚下。他停住脚步，皺著眉頭，滿臉于思地望著修院。

「讓我站在布沙的立場來想一下。」他緩緩地開口道：「暫且不管他是怎樣和紀荔安碰在一起的，先說妳的追問讓多娜不能無視於現實。她知道紀荔安沒死，死的是拉麗·都普這件事是隱瞞不了的，就不得不逼著他，趁妳在認出紀荔安，揭發陰謀之前，想辦法把紀荔安弄走。布沙卻一口拒絕——且不管他是爲了什麼理由——隨後我們眞的找上門，也認出她，雖然我們建議他：只要把紀荔安交給我們，讓我們安全離去，他們的事絕不會洩露。布沙居然拒絕了。」

他說到這裡茫茫然地瞄了一眼修道院後那片山坡，然後又說道：

「好，這樣一來，他現在的處境是怎麼樣？不管多娜採取什麼行動，我們都一定會去報警。雖然我們不能因爲紀荔安留在他那裡而告他，很明顯紀荔安是自願留在那裡，但是我們如果追問下去，一定會牽出拉麗·都普，這樣一來布沙的罪行就要敗露了。現在如果再加上多娜的威脅，你說布沙會採取什麼行動？」

「如果我是他的話。」珍妮芙說道：「我會……一走了之。」

「我也是這麼想，」他臉色一整又道：「我猜布沙一定會儘早準備好，帶著紀荔安由那條暗道逃回西班牙。」

她身子一轉沿著山坡一步步往修道院走去。

「紀荔安一定會跟他走。」

「當然了。」

「她——她應該會告訴我這件事啊！」

他一言不發。

「你想她會不會是因爲不了解布沙的行徑才沒告訴我？另一方面又不敢認我？」

「不可能，珍妮芙，如果情形像妳所說的話，她應該早就寫信阻止妳來了。」

他們沉默了一會。

「事情不但不明朗，反而更撲朔迷離了。」

「我倒不覺得。」

南方又傳來幾聲悶雷，她抬頭看了一下。

「正義的雷聲……」她喃喃道：「愉快的結局。史蒂芬，看來我們是白費心血了。紀荔安似乎並不希望我們將她救出來。看樣子好像沒什麼事可做了。」

「喔，不！要做的事還多著哪！」他疾聲說道：「我們不能就此罷手。珍妮芙，在整個事件裡，紀荔安扮演的角色似乎還有很多疑點。眞糊塗，珍妮芙，我們從頭開始就忽略了一個問題——既然是她寫信要妳來，爲什麼她不能寫信阻止妳來？她有整整三個禮拜的時間寫這封信，叫妳不要來，不是比等妳來了之後，再想辦法把妳遣走還容易嗎？」

她恍然大悟地拍了一下額頭：「對了！如果她也被牽連進布沙的犯罪行動裡的話，……她一定會想盡辦法阻止我來找她！」

「而布沙，」史蒂芬分析著說：「也會很情願地幫她寄這封信。總之，不管布沙對紀荔安的看法是怎麼樣，我們不能從紀荔安對他的態度去研判他倆的關係。假使說多娜握有布沙的什麼把柄，又掌握住紀荔安的什麼秘密，案情就比較好解釋了。」

終於來到修道院的圍牆邊，她站住腳對他低聲問道：「怎麼辦呢？想辦法阻止他們？」

「只有這樣了。」

「他們可能已經走了。」

「很可能。爲今之計是越早報警越好，希望能在他們到達西班牙時逮到他們。不過在報警之前我們先要確知一個人的情況。」

她直覺地看了一下院門。

「她？」

「不錯，就是她。不要忘了她說過晚禱後會再去那裡，如果發現他們走了，她一定會跟去看個究竟。她或許也知道這條暗道，我倒不希望她也跟去。」

她全身震了一下：「這樣看來我們非得阻止她不可了。不過警方會相信我們嗎？」

他鄭重地說道：「我會使他們相信，好好聽著，」他緊緊握住她的雙手道：「我想他們不會那麼快就離開這裡。這趟路程可不近，又十分驚險，我想他一定要做點準備。還記得吧？紀荔安好像昏過去了，等她清醒至少也得花一兩個鐘頭的時間。」他繼續說道。

「你認爲這是好機會嗎？」

「機會多得是。如果我們現在就採取行動，即使警方沒法及時趕到這裡，也有辦法抓他的。

快！」他把她的手抓得更緊了：「妳趕快進去打個電話通知警方，但是千萬不要被人發現妳在打電話，知道嗎？」

「裡面好像沒有電話。」

「什麼？喔！說得也是，裡面怎麼會有電話。」他失望地說：「我竟然沒想到這一點。珍妮芙，看來非得我親自跑這一趟不可了。除非是奇蹟出現，而發生奇蹟又不太可能。我們可能沒法趕在她前頭了。不過在她晚禱結束之前，我可能還來得及趕到加伏尼去報警，帶他們到布沙的農場去。」

他放掉她的手，然後舉起手來輕撫著她的臉頰，溫柔地說道：「親愛的，不要擔心，我敢保布沙絕不會傷害她。」突然他俯身靠了過來，似乎要吻她，卻又半途停頓，抬起頭一本正經地好像在傾聽什麼，隨後他放下雙手，站直身子，兩眼一亮，溫柔地說道：「奇蹟終於發生了！」他頓了一下，又接著說道：「……誰說奇蹟不可能發生？」

她也聽到了，東北方傳來陣陣達達的馬蹄聲。

「路易？這就是奇蹟？」

「不錯！騎馬。」他大笑道。

不久路易和三匹馬奔到面前。史蒂芬向他揮了揮手，路易看到院前有人和他招呼，也揮了一

下手。史蒂芬連忙跑過去。

「意外得很，不是嗎？」他高興地說道。

「史蒂芬！」珍妮芙上氣不接下氣地趕上來，「你要幹什麼？」

「借馬啊！親愛的。」

「他剛才不是想置我們於死地嗎？」

「什麼？喔，妳是指那個。不，珍妮芙，那是布沙的傑作。妳難道沒看到他的驢子？全身都是汗。我們趕到他那裡時，他才剛剛回到農場。他一定是看到妳匆匆走出修道院和我會面，才萌起殺機的……別擔心路易，他和我很要好。」

「可是和我的交情並不怎麼樣。他實在很粗野，看樣子他還很恨我哪。」

他笑了一下說：「一定是妳觸怒了他。妳是不是問過他一些有關修道院的事情。」

「不錯！這和他有什麼關係？」

「關係可大了，茜拉斯不是在裡面嗎？」

她還沒來得及想通，那班人馬已來到跟前。史蒂芬先開口打招呼：「路易，好久不見。」

「先生？」

「聽我說，路易，我現在很急沒時間跟你解釋，必須馬上趕到加伏尼，請你把浮幽士借給我

好嗎？」

這個少年穩穩地坐在上面，臉朝下望著史蒂芬，疑惑地瞪著他。座下的駿馬似乎也懂得史蒂芬的話，猛搖著頭。史蒂芬卻用力抓著牠，不讓牠亂動。

「怎麼樣？路易？」

「我是沒什麼關係。」

史蒂芬焦急地看看他：「答應了？」

路易點點頭。「我很高興借你用。」他露出雪白的牙齒笑著說：「先生，如果你有辦法控制牠的話，我沒有問題。牠雖然很難駕馭，跑起來卻快得很。」他說完一翻身便下了馬，「你可要當心！牠不會甘心讓你騎的。」

「我倒想試試看。」史蒂芬若無其事的說道，順手一拉韁繩就要騎上去，一旁的珍妮芙連忙出聲阻止。

「史蒂芬，不要，他說的可是眞話！他不是在和你鬧著玩兒的！」

「我知道。」史蒂芬說著把韁繩交給路易，連忙跑過去把珍妮芙抱在懷裡，安慰地說道，「我的騎術還算不錯，看來這是我今天的第一次勝利……」他又緊緊地抱著她說：「甜心，我現在就去，直接找警方幫忙，妳最好現在就進去等我回來。以後的事由我和警方處理就夠，妳不要擔

心了。」

他眨了一下眼睛，笑眯眯地說：「這樣才乖，如果我能及時趕到這裡是最好，如果晚禱之後還沒來，我們就直奔農場等她。妳就讓她去，不要阻止她，知道嗎？」

「知道。」

「不管怎麼樣，今天發生的一切並非沒有意義，知道嗎？珍妮芙……妳難道不了解嗎？甜心？」

「了解。」

他又低下頭重重地吻了她一下，然後一轉身朝路易走去，從他手中接過韁繩，腳一跨便上了馬鞍。浮幽士似乎很惱怒，連翻白眼，猛點頭，兩隻耳朵前後不停地扇動著，四蹄連續踢動。路易不安地緊緊握著韁繩，細聲地安慰牠，又擔心地看了馬上的史蒂芬一眼。

「有把握嗎？先生。牠很排斥陌生人，即使是我騎的時候，一聽到雷聲，牠也會受到驚嚇的。」

「我看得出來，相信到了加伏尼牠就會乖了。不管有沒有雷聲，放手吧！路易……謝謝你了！」史蒂芬說。

路易鬆了手中的韁繩，後退幾步。

這匹馬雙耳直豎，鼻孔噴氣，四蹄亂蹦亂跳，想把背上的人給甩下來。史蒂芬卻很熟稔地握著繩子端坐馬背。路易這才放下心來。

史蒂芬努力地駕馭著這匹馬。一人一馬就這樣鬥了幾分鐘，終於馬被馴服了。

珍妮芙這時也高興得叫了出來。

史蒂芬馴服馬兒後向他們道了聲再見，兩腿一夾，那匹馬便箭也似的射了出去，眨眼之間，消逝得無影無踪。

路易等到看不見史蒂芬之後，也翻身騎上另外一匹馬，話也懶得說一聲，只是看了珍妮芙一眼，便策馬往溪邊奔去。

整個山谷一下子又變得空空蕩蕩，珍妮芙轉身推開大門，走了進去。

第十八章

細雨霏霏，輕輕敲窗。整個山谷沐浴在清新的綠意裡。

靜，這是此刻珍妮芙唯一能感覺到的。

整個修道院像是被遺棄了似的，修女們輔導孩童的輔導孩童，做事的做事，大家各就各位。

珍妮芙一路走到餐廳，連個人影都沒碰到。這時她已洗過澡，換了一身衣服，覺得清爽多了。她在通道那端找了一張椅子，靠著窗戶坐了下來。陣陣微風捎來些許涼意，她找了件外套披在肩上，然後就坐在那裡，漠然地望著遠山盡頭。

除了如銀箭直洩的雨滴外，四野一片空寂，了無人跡。

她靜靜地坐著，兩手自然安適地放在腿上，腦裡空空洞洞，什麼也不想，就只是坐在那裡靜靜地等著。

山谷裡除了陣陣風雨聲，四野一片茫茫，什麼也看不到。

不過，谷裡並不是沒有人，只是她看不到而已。一個人剛好穿過隘口，往修道院的大門方向奔來。

突然一個熟悉的人影映入她的眼簾，身上披著斗篷，冒著細雨飛快地跑過草皮，往修道院的大門奔來。珍妮芙定睛一看，原來是茜拉斯……。不錯，茜拉斯和路易兩人……。珍妮芙的眼光又轉到她手上捧著的花——全都是龍胆花。難道這些花都是要拿去獻給那位死者的？如果這些龍胆花只是她用以會見情人的幌子，沒有其他的意義，那麼她的自責以及躊躇的行動就很明白了。只要多娜不在，這一招倒可以通行無阻。

想到這裡不禁一陣難過。茜拉斯來到大門口，珍妮芙連忙站了起來，快步走回寢室。她不希望讓人發現自己坐在這裡遙望山谷那頭。一回寢室就不由得爲這個女孩叫屈，年紀輕輕，又那麼純潔，對人世的悲歡離合沒有一點兒確切體認之前就被束縛在教規和律條之下，難怪她時常一個人躲到教堂裡面，淚眼汪汪地面對著聖母畫像，尋求安慰。也難怪她一而在，再而三地冒著被責罰的危險，偷溜出去和情人幽會。

看她那樣子好像是剛和情人分手。這陣鐘聲大概是通知修女和孤兒們祈禱的時間。她看了一下手錶，已經六點了，史蒂芬去了兩個鐘頭，到現在還一點兒人影都沒有。她愈等愈心焦……。

她緊緊地咬著下唇，擔憂已極。布沙不會傷害紀荔安……這一點應該不會猜錯。即使她被帶走也無所謂，遲早會被警方追上。看來唯一的威脅必然是來自多娜，而她在十點半晚禱結束前不會離開這裡。

她會等晚禱過後才離開嗎？

鐘聲又響起，這是開始祈禱的鐘聲。珍妮芙連忙對鏡梳理一下頭髮，然後趕去教堂看看多娜是不是也在禱告。

她緩緩地步下走廊，脚步聲在空蕩的走道中顯得格外響亮。陣陣微風吹來，偶而夾帶著一兩聲遠處傳來的鐘聲。

教堂裡面燈火通明，與室外景緻一比恍如另一個世界。珍妮芙選了一個陰暗的牆角跪了下來，不久詩班的歌聲和鐘聲都停了。

多娜莊嚴肅穆地坐在老位子上，看起來就像一座雕像。珍妮芙抬起頭來看看她，想不到她竟能穩如泰山般坐在那裡，又那麼有耐性地等待……等待……等待……。唯一能洩露她心底秘密的是胸前的寶石，在燭光中一起一伏地閃爍不定。

外面仍舊下著細雨，夜色逐漸陰暗，一步步籠罩大地。珍妮芙跪在角落裡，雙手抓著身前的椅子，竭力避免想那些她插不上手的事，紀荔安的影子卻不停地在腦海裏浮現。他們現在應該已經到了，史蒂芬和警方人員想必已經及時趕到，自己除了等待之外還是等待。

祈禱終於結束了。珍妮芙隨著大夥兒魚貫進入餐廳。雖然她有點兒餓，可是修道院的伙食實在難以下嚥，飯後水菓之難吃，就像死海的水菓一般不堪入口。她坐在那裡彆扭地望望這，望望那，侷促不安地等著……。

終於大家都吃完了，一陣推椅子的聲音過後，修女們邊走邊唱著聖詩，魚貫走出餐廳。多娜也跟在修女們的行列之後走了出去，連頭都不回一下。珍妮芙突然有一種解脫的感覺，雖然心裡還是覺得很緊張，但現在總算自由了。她在樓梯口遲疑了一會，看了一下四周，然後又溜到剛才凝視山谷的那一扇窗戶下。

外面一片空曠，除了黑暗什麼都看不到。

她索性回房去，那裡也有一個窗戶，但是窗外依然除了風吹松林的呼嘯聲，什麼都沒有。天色越來越暗，她退回床上，竭力想穩住自己澎湃的思緒。如果他們能及時趕到，抓住布沙，這時也該安全地帶著紀荔安回到這裡了啊！會不會是他們在那裡等著晚禱結束？越想越不對勁，但又能怎樣呢？她只好焦躁地咬著嘴唇，走過去關窗……。

她剛把窗子關起來，突然玻璃上閃了一下，她的心也隨著緊縮了一下，定睛一看，原來是身後的反射光，不是窗外的亮光。她一驚旋即轉過身來，只見茜拉斯正站在門口，手裡拿著一隻蠟燭，那道光就是燭光。

珍妮芙把窗戶關好，燭光也停止晃動。這個女孩透過燭光，冷漠地望著她。

「我想和妳談談。」她突然開口，語氣中充滿敵意。

珍妮芙馬上走了過來，「好啊！」她不太感興趣地回答。其實她那有心情談什麼，現在她整個心思都飛到窗外那片黑暗裡去了。「什麼事？」她在床邊坐下，開口問道。

茜拉斯反手把門帶上，背靠著門站在那裡，手中仍然拿著蠟燭。微弱的燭光仍然可以清晰地照出她那清秀的面龐。珍妮芙覺得很累，無心細看她。

「妳最好把蠟燭放下。」她說道。

女孩依言把蠟燭放到櫃子上，燭光變亮了點。珍妮芙不太明顯地笑了一下。

茜拉斯有點兒激動地高聲說道：「我偷溜出去約會了。」

「我看到了。」

她的眼睛一亮說道：「那麼——妳知道了？」

「不錯，昨晚妳出去我也知道。只是我不知道妳去那裡而已。最好不要時常偷溜出去會他，

被抓到可不是好玩的。」

茜拉斯聽得一楞，緩步走到自己的床邊，坐了下來，困惑地看著珍妮芙。

「妳不去告訴院長？」

「我？怎麼會？不干我的事嘛！就算告訴院長，對妳又能怎麼樣？」

茜拉斯聳了一下肩膀道：「是不能怎樣。院長時常跟我說，我沒有義務當修女，還鼓勵我到外面見見世面，過過正常生活，以便將來嫁個好丈夫，生兒育女。」

「但是，院長並不允許妳這樣偷偷摸摸的呀！」珍妮芙有點詫異地說道。

她一聽紅著臉道：「我們又沒怎麼樣。」

珍妮芙默不作聲，兩眼凝望著窗外那片幽暗的山谷，這本來就不干她的事。好一陣子，她把臉轉回來，正好迎上小女孩的眼光，只見她滿眼惶惑，珍妮芙不由得心一軟，自己似乎該幫她解決這個困擾。

她溫和地說道：「茜拉斯，妳自己明白，妳應該儘早下決心，不能老是這樣下去，這對妳或路易都不好，尤其是更對不起院長。如果妳不存心當修女，代理院長也知道的話，妳爲什麼不直接跟院長說清楚？」

茜拉斯手捏著床單，聞言不由得一震，坐直了身子。

「妳不能告訴她。」

「我說過我不會。」珍妮芙懶懶地說道：「那是妳的事，而且也該由妳自己去講。妳必須確定，如果妳不存心奉獻天主，最好聽院長的話，趕快離開這裡，到外面好好見識見識，畢竟那是值得的。」

茜拉斯只是默默地一句話也不說，手指使勁地捏著床單，好不容易才爲難地說道：「但是我必須當修女，多娜跟我說過，她不希望聽到我要離開這裡的消息。」

「什麼話？這種事情該由妳自己決定，誰能限制妳？妳不是愛路易嗎？」

「是的。」茜拉斯喃喃說道，兩眼沾滿了淚水。

珍妮芙看著她，還用得著問嗎？她該怎麼辦呢？路易又有什麼辦法呢？尤其回憶到他無奈的口吻，沮喪的態度，更爲他倆叫屈。茜拉斯當然不願意當修女，但是在多娜的淫威之下，她卻沒有足夠的勇氣去拒絕。看來他倆眞的是困難重重……。

她關心地問道：「路易有沒有跟妳提過結婚的事？」

茜拉斯抬起頭來，嘴角噙著一絲得意又含羞的微笑，眞惹人憐愛。

「有，他提過。」

「他有辦法養活妳？」

「有，他叔叔在菩提山凹有個很大的農場，另外還有很多牲畜。路易說：他叔叔沒有兒女，將來這些田產必然歸他掌管，他說我們會——」她的臉色突然一沉，又接著說：「不過，那是不可能的，因爲我必須盡我的義務。」

「妳認爲妳必須這樣做？」

「當然，多娜說的。」

「妳也會這樣認爲，我眞替路易叫屈。」

「怎麼說？」

「是這樣，……茜拉斯，很明顯地，妳很喜歡多娜，我看得出來，她也很喜歡妳……但是妳仔細想一想，這幾年來多娜一直想辦法進入修會，但是各方面的阻力卻令她遲遲未能如願，知道爲什麼嗎？」

茜拉斯聽完話後點點頭，臉上還是掛著疑惑的表情。

珍妮芙謹愼地說道：「說來話長，但是我認爲絕對錯不了。多娜很可能是把妳當作她自己的替身。她對自己的將來已經計劃好了，所以根本不考慮妳的處境，妳將來的生活。總而言之，她把妳當作她的第二次機會。院長告訴過妳，妳沒有義務過她們這種生活，當然她一定也對多娜說過。現在多娜竟反過來騙妳，說妳一定要爲天主盡義務，要妳留下來，約束奔放的感情，那妳……

……。其實是……該怎麼說才好？必須讓她了解她在妳心目中的地位……」

她說到這兒，只見茜拉斯一臉困惑，好像根本不明白她到底在說什麼，只好就此打住，笑了笑說：

「茜拉斯，我想妳也該知道，院長的話才算數。難道妳不敢率性而行嗎？即使是院長的話都不能教妳拋開心中的疑慮？」

「多娜不同意院長的話，我知道，她告訴過我，她們常在一起討論這個問題。她說院長已經老了，可以說不中用了。多娜不但聰明而且又能把院務處理得井井有條，更何況……再說她比任何人都了解我！」

「但是她了解路易嗎？」

「不了解！」

「這樣她也並不怎麼了解妳啊！」珍妮芙乾澀地說道。

突然她十分厭惡這位總管的名字，甚至幾乎憤恨，連忙掉過頭望著窗戶，兩手緊緊抓著膝蓋，想藉此平定胸中那股不平。當然對她而言，這種事情很簡單，沒什麼好煩惱，但是對茜拉斯而言，這卻是罪惡與永生的抉擇。

當然，茜拉斯是很想好好解釋一番，卻又猶豫不決，只是含含糊糊地說著。珍妮芙沒能完全

聽清楚，只是模糊地聽她說道：「那麼能幹……多娜……那種生活——丈夫、孩子……。」接下來的更模糊不清了。珍妮芙只聽她好像說：「罪……」其餘的根本不知道她在講什麼。

珍妮芙從床邊站了起來，走到櫥櫃旁，伸手拉開抽屜，拿出一根香烟，隨手一推把抽屜關上，然後慢步走到蠟燭邊，借燭火把烟點燃。

隔了一會兒，她終於又開口問到：「我想妳不會是爲了這個來找我吧？不知道妳找我是要說什麼？」

茜拉斯緊閉著嘴，驚駭地望著她。珍妮芙看她這種表情，心裡也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她從容地再吸了一口烟，又問道：「不知道妳找我是要說什麼？」

茜拉斯又愣了一下，然後顯得有點猶豫不決，最後終於伸直身子，好像也鼓足了勇氣，回到正題。

「剛才我和路易見過面。」

「嗯，妳說過。」

「他告訴我——」她兩眼狠狠地瞪著珍妮芙，「他說妳和妳的男朋友問了很多有關拉瑪丁夫人去世的問題，是嗎？」

「我和我的誰？」

茜拉斯兩眼充滿怒意地望著她。

「男朋友。路易說他是妳的男朋友，是不是？」

珍妮芙緩緩地坐回床上。「我——喔！就算是吧！我還沒……」她有點訝異地看了一眼茜拉斯。「不錯，他是我的男朋友。」她說，這下輪到她笑了。

茜拉斯也不管她怎麼回答，接著說道：「爲什麼妳還要問那些問題？爲什麼路易會說拉瑪丁夫人的死有點兒問題？」

「他對妳這樣說嗎？」

「不錯！他說妳和那個英國佬懷疑這裡面另有文章，是不是？所以妳才問我那麼多問題。妳到底要把我怎麼樣？」

「妳？不怎麼樣！」

「妳說謊！」茜拉斯臉紅脖子粗，顯得很激動。珍妮芙的一顆心不由得往下一沉，難道自己剛剛躲過一場暴風雨，這回又碰到另一場？

「妳認爲是我把她毒死的？」茜拉斯怒聲問道。

珍妮芙竭力壓下自己的火氣，「喔！茜拉斯，不要再鬧了。我怎麼會這麼想？……這根本和妳扯不上關係，我是說眞的。」

「那妳認爲那個地方不對？妳有什麼好懷疑的？會有什麼不對勁？」

「沒有！根本和妳扯不上關係！相信我，茜拉斯！大家都知道，妳很照顧拉瑪丁夫人，誰會懷疑妳對她做了什麼手脚？」

「但是妳昨天一直問我問題。我跟妳說我不知道，妳又以爲我故意隱瞞——」

「我沒有那種意思，很抱歉，昨天不該用那種態度逼問妳。因爲當時我很困惑，一定要問個明白，但是我相信妳的話，眞的。」

「好，既然如此，還有什麼不對勁？」茜拉斯追問。

「聽著，」珍妮芙強調道：「我們絕不會懷疑妳，我們——那個英國佬和我——問那些問題，純粹是爲了自己的事。那些問題確實和拉瑪丁夫人的死有關，但是卻和妳一點兒關係都沒有。我敢發誓……可以了吧？」珍妮芙繼續說。

「我照顧她，」她仍然倔強地說道：「一直到她死爲止，所以妳那些問題當然與我有關。我有權利知道妳到底在懷疑什麼？」

珍妮芙有點兒火了，卻還是竭力按捺住性子，靜靜地說：「茜拉斯，我現在還不能告訴妳。如果妳不接受我的保證，那就信不信由妳了。至少今晚我絕不會告訴妳。」

「今晚？」女孩聽到這兩個字眼，突然高聲又說了一遍。她微微向前傾，兩眼帶著指責的眼

光，氣勢洶洶地望著她說：「今晚？不錯，告訴我，今晚會發生什麼事？爲什麼妳的臉色會那麼蒼白，手不停地抖著？妳的眼睛——對了！妳的眼睛爲什麼透著期待的光芒？」

珍妮芙火大了，大聲說道：「什麼意思？」

「妳今天一整天都這個樣子，」茜拉斯也高聲道：「我已經盯了妳一整天，看妳魂不守舍的，這裡看看，那裡望望。我已經盯了妳一整天了！不錯，我是在監視妳！今晚……妳到底在等什麼？妳一直看著窗外，到底想看什麼？妳在山谷中巡視什麼呢？……今晚……妳……」

「茜拉斯，不要再問了……」

茜拉斯不但不停止問話，反而更提高了聲音：「是在等警察嗎？」

突然脚步聲從外面的通道傳了進來，珍妮芙馬上緊張兮兮地站了起來。

「還不住口，小傻瓜！」她太緊張，口氣不覺重了一點，但是卻收到了效果，茜拉斯的話雖然還是充滿了敵意，不過比起剛才是要小得多了。

她得意地說道：「我就知道！路易跟我說那個英國佬今早去找那個憲兵，今晚他就要去找警方。所以妳說沒問題，妳以爲我會相信！」

「我不是說沒問題，只是說和妳扯不上關係，知道嗎？」

茜拉斯聽她這麼一說，馬上溜下床，睜著兩眼看著她。

「但是卻和修道院有關是不是？小姐。妳實在不該給我們帶來這些麻煩，我絕不讓妳這樣做，我……。」

「茜拉斯，妳要去那裡？」

這女孩一轉身想拉開門閂。

「小姐，妳說那和我無關……也許是吧！但是，那件事一定牽連了很多人在內。」

珍妮芙也站了起來，「不，茜拉斯，不要去打擾院長！」

「院長？」她不屑地說了一聲，又轉過頭去：「我不是要去找院長！這件事一定牽扯到多娜！我要看看妳怎麼回她的話？小姐！」

她說完手一伸便想去開門。

珍妮芙馬上跳過去抓住她的手，把她拉開，順勢一踢把門關上。

女孩連忙轉身過來瞪著她。

「讓我出去！」

珍妮芙盡力壓低了聲音說：「不要吵，聽我把話說清楚！」

「讓我出去！」女孩突然用力扭著被抓住的手，想要掙脫珍妮芙的掌握，又往門邊衝過去。她的手剛摸著門閂，珍妮芙又緊緊地按住她，使她難以動彈。

茜拉斯還是竭力扭著，想脫出掌握跑出去。「我要告訴……多娜……」門外又傳來一陣腳步聲，接著是移動門閂的聲音。

「讓我出去！」茜拉斯又尖聲叫著。

珍妮芙氣極敗壞地說：「去告訴那個女劊子手嗎？」

一聽到這話，女孩突然停止掙扎，一口大氣也不敢喘地愣住了。珍妮芙鬆開手，緩緩走開。她覺得很累，隨便往床上一靠，兩眼看著天花板，一言不發。

茜拉斯立刻開口問道：「妳說什麼？」

珍妮芙很不耐煩地看看她，只見她背靠著門站著，表情顯得很震驚，原本人見人愛的模樣已經不見了。

她顫著聲音，像個小孩子般說道：「妳得把話說清楚，知道嗎？」

「不錯，」珍妮芙說道：「我要跟妳把話清楚，妳最好坐下來。」

「沒關係。」

珍妮芙掉過頭看了一眼窗外，谷中仍然一片黑暗，唯一的動靜是搖曳雨中的花草，風吹過處的樹林。她累得實在沒有餘暇擔心別的了。

茜拉斯站在門邊說：「講啊！」

珍妮芙輕輕嘆了一口氣……。

她一五一十毫不隱瞞地從龍胆花開始，講到她聽到表姐死訊時的震驚，然後怎樣發現疑問，還有她怎樣在畫框裡發現那封信，下定決心查明眞相，最後還告訴她昨晚如何跟踪多娜到山上，發現了一切秘密的癥結所在等等，全都清清楚楚地說給這個女孩子聽。

「至於我表姐爲什麼會在那裡，我就不知道了。」她接著道：「不過那並不重要，我馬上就會知道了。最重要的是多娜跟這案子有關。她才是關鍵人物。我就站在窗外偷聽他們談話，雖然聽得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她誘使布沙殺死我表姐好滅口……」

說到這裡她抬頭望了一下茜拉斯，誰知不看還好，一看之下，她到口的話又嚥了回去。

原來茜拉斯正靠著門，像隻野獸般蹲在那裡。在微弱的燭光下，她的肌膚像蠟一般死白，額頭都縐在一塊，好像痛苦萬分的樣子。

珍妮芙看到她這種神態，心裡一痛，不由得過去安撫她。

「快別這樣了，茜拉斯！」

隔了好一會兒，茜拉斯才微張櫻唇，低聲道：「這是眞的嗎？」

「我——不錯，千眞萬確。但是——」

「妳……敢……不敢發誓，說……這……是……事……實……呢？……」

「茜拉斯……」

「妳……願……願意發誓嗎？」

珍妮芙訥訥地說道：「我不能確認說——她是在逼迫他，但是另一件事——」

「妳是說謀殺？妳聽到她這麼說嗎？」

「不錯！我確實聽到她這麼說。」她站了起來，伸手拉起茜拉斯。

「我很難過，茜拉斯，眞希望自己沒有告訴妳這些話。」

「我很高興聽到妳親口告訴我這些話。」她喃喃地說，像是在自言自語。珍妮芙不由得再看了她一眼。

珍妮芙不安地說：「我請院長……妳最好和我一起去見她……」

「不！」茜拉斯突然站了起來，飛快奔到床邊，順手拿起吊在床頭的披肩。

「要幹什麼？」珍妮芙疾聲問道。

她一句話也不說，一個箭步向門口衝了出去。

第十九章

隨著關門聲，微風吹處，燭火閃了一下又亮了起來，室內頓時充滿燭淚的味道。

珍妮芙暗叫一聲「糟糕！」飛快奔到門邊，伸手拉開門，直覺地跑到樓梯口。

「茜拉斯！」她壓著聲音叫道：「茜拉斯！」

可是已經看不到她的影子了。珍妮芙突然有一種不祥的感覺，急急跑下樓來。

樓下餐廳裡一灯如豆，走廊入口處的那扇門開了，在微風中搖擺著。通道內傳來陣陣咻咻的風聲。那頭教堂的門也洞然大開，像是有人剛走進去的樣子。……當然，一定是到教堂裡去了，那是茜拉斯的避難所、避風港……。

珍妮芙雙手抓著門把正要跨過門檻，突然止住脚步，猶疑了一下，最後終於下定決心，要進去看個明白，就在這個當兒，多娜的叫聲忽然傳進她的耳朵：「妳到底要去那裡？」

珍妮芙突然聽到她這麼一喊，全身的神經倏然一緊，馬上把手收了回來。她定了一下心神，仔細一看，原來聲音來自大門後的教堂裡。

她定睛一看，只見茜拉斯倒在多娜的懷裡，實在看不出她是有意還是無意。

珍妮芙輕輕把門推開一個縫，偷偷溜了進去，躲在黑暗中。一會兒後伸出頭來偷偷地向裡面瞧了瞧，心裡緊張到了頂點。

教堂裡頭只有牆上亮著幾盞灯，暗淡的灯光陰慘慘地照著四週，讓人覺得有一種落寞孤寂的感覺。

茜拉斯臉色凝重，態度嚴厲地站在那裡。多娜詫異地望著她，瑪莉亞修女坐在側廊的風琴前，旁若無人地彈著巴哈的風琴協奏曲。

珍妮芙躲在那裡靜觀其變，在風琴微揚的樂音中，茜拉斯先開口說話了，語氣之冷令珍妮芙楞了一下。她從來沒聽過茜拉斯用這種口氣說過話。

她說：「那就是我來告別的理由。我今晚就要離開這裡，永遠不再回來。聽清楚沒有？」

這位平時頤指氣使的總管聽她用這種態度，這種口氣說話，直氣得杏眼圓睜，狠狠地盯著她

說：

「茜拉斯！妳到底在說什麼？生病了是嗎？好孩子……」

她說著向茜拉斯走了過來，茜拉斯卻動都不動，反而厲聲對她說：

「不要過來，不准碰我。」

「茜拉斯！」多娜聲音顫抖，氣極敗壞地喊道：「妳竟這麼……用這種態度跟我說話？妳瘋了？妳知道妳是在對誰說話？」

「當然知道。」她冷冷地回答：「妳是多娜・華蘭思，這麼多年來我最敬愛的人。但是……現在全變了。不，不，不要碰我！我很想跟妳說明辭行的原因……這幾年來的養育之恩我永遠不會忘掉。」她顫聲說道，「即使是今晚，妳還是對我那麼好。」

「今晚？」

珍妮芙突然看到多娜瞇著那雙黑眼睛，滿臉寒霜，不禁嚇了一大跳。

「茜拉斯，妳到底在說什麼？今晚有什麼特別？」

這女孩聞言動了一下，緊緊抓著披肩的一角，樣子顯得很堅決，然後又語氣堅硬地說：「妳和那件事有關是不是？看來是不會錯了。眞意外！不過她跟我提起時，我很直覺地就相信了。」

多娜溫和地說：「茜拉斯，是誰告訴妳的？」

「是那位英國小姐。現在既然我曉得內幕，相信妳也不希望我繼續留在這裡，是不是？」

這個女人一聽，迅速地抓住女孩的肩膀，激動地問道：「她知道什麼？」

茜拉斯動都不動，低聲道：「謀殺……」

這時一片沉默，音樂像從遙遠的天堂傳下一般，那麼清晰、那麼悠揚。

茜拉斯猛一旋身，想掙脫開來，誰知用力太猛，咧地一聲披肩撕裂了一角。她順手飛去一拳，撥開這女人的手，然後壓低聲音說：

「我要走了！我要離開妳，離開妳的花言巧語，妳的卑劣行徑！我要到我男朋友身邊去！妳大概不知道我有男朋友吧！我們已經認識很久了。他就住在山的那一邊——也許妳會說那是罪惡，當然，多娜，也許那是罪惡，不過我不在乎！如果是罪，也比妳這種善行要好多了！」

她說著走到南面的門邊，牆上的燭光一明一滅的閃著。她在門口停頓了一下，滿臉淚痕，淚水映著燭光閃閃發光。她嘴角牽動了一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然後轉過身去，把門拉開，一溜煙衝了出去。

多娜連忙追到門邊一看，在一片陰暗中什麼也沒有。堂內的燭光爲她們快速移動激起的氣流吹得搖晃不定。

門外空洞洞的，門也在微風中搖曳不定。多娜呆呆地站在門口好一會兒，一隻手仍舊伸得長

長地作拉人狀，另一隻手卻緊握著胸前的項鍊，活像一座雕像。她的臉突然顯得很蒼老，她怎能無視於這個突變呢？

很久很久她才無力地垂下雙手，動了一下身子，突然有個東西從她身上掉了下來，像火花般躺在地氈上閃閃發光……是十字架。原來是她項鍊上的墜子，但是她並沒有發覺，表情依舊木訥，眼光非常暗淡無神。

然後她慢慢轉過身子，朝珍妮芙躲藏的地方走來。

「那個英國女郎……」多娜輕聲說道，朝她筆直逼近。

這位西班牙女郎才走幾步，珍妮芙便飛快地從藏身處偷偷溜了出來，直奔通道，再從花園穿過墳場，來到後院那道鐵門前……。

經過剛剛那場變故，她直覺地認爲自己必須趕快上山通知史蒂芬他們，於是她第三次歪歪斜斜地往農場奔去。不管他自認爲什麼，珍妮芙已經認定他是這一齣戲裡的英雄了。在種情況下她什麼都不想，只願趕快躲進他的懷抱再說。如果說能夠在誰的臉上看出殺機，那麼無疑地就是在這西班牙女人臉上了。她一轉眼看到珍妮芙的背影，便現出滿臉殺機，跟在珍妮芙後面，直追過去。

黑暗中，風雨雖然掩去珍妮芙的形跡，也蓋住了追踪者的腳步聲。

珍妮芙在黑暗中摸索前進，視覺幾乎失去了作用，只好憑印象摸索前進。沿途只覺荆棘遍地，一不小心不是刺到手臂，就是勾住衣裙，就這樣跌跌撞撞地往農場跑去。她直想著到了那裡就好了。史蒂芬和警方都會在那裡等。沒什麼好怕了的！史蒂芬……。

越深入林中，前面越顯得烏黑陰暗。她雖然覺得害怕，卻不敢絲毫停下脚步，連往後看一眼的勇氣都沒有，唯一想到的是如何加緊脚步趕到農場。

最後終於跑出這片松林，她打量了一下方位，便往農場的方向直奔而去。

今晚這座山更顯得猙獰可怕，原來滿是石子的山路，在風雨交加之下，滙聚了四方高地順勢下洩的雨水，形成一條泥濘不堪的小溪流，珍妮芙手脚並用，邊爬邊走……

好不容易爬到山路盡頭，農場就在眼前，光線從窗隙間射了出來。

「史蒂芬！」珍妮芙高叫一聲，眼淚汪汪地直奔過去。

她猛然打開大門，瞧都不瞧一眼，便直衝了進去。

她又叫了一聲：「史蒂芬！」然後才震住了。桌子那頭就只坐著一位面露驚訝神色的女人，看到她突然闖進來，也呆了一下，睜著一雙褐色眼睛困惑地望著她。

第二十章

那個女人就坐在桌子邊，手中正忙著切麵包，桌子那頭已經堆了一堆切好的肉片。她的臉色還是很蒼白，看起來分外憔悴。珍妮芙環顧四周，只見一切打點就緒，一副就要匆匆離去的樣子，沒有什麼家具，只有一張桌子、幾張椅子，窗下的長沙發放著幾綑毛氈，角落裡有個英國式老爺鐘，窗戶正對面的臥室裡空空蕩蕩什麼也沒有。

珍妮芙心裡稍爲震了一下，然後聽到那個女人非常詫異地開口說道：「小姐？」

珍妮芙驚魂未定，喘著氣問道：「你們還沒走，這樣最好！」

「是的，」這女人用法語回答道，語氣和表情都顯得有點兒疑惑。「我身體不太舒服，那隻

驢子脚又受傷了，所以暫時沒辦法離開，但是這……」

珍妮芙激動地往桌邊靠近幾步：「這樣最好！喔！紀荔安！」

「小姐？」那女人又疑惑地瞪了她一眼，然後有點畏怯地朝門口看了一眼問道：「妳爲什麼又回來呢？妳忘了下午他那憤怒的樣子？如果他回來又發現妳在這裡——」

珍妮芙抓了一張椅子，靠著桌邊坐了下來：「妳是說……他們還沒有來嗎？他……他們還沒逮到他……？」

「他們？」那女人尖叫道：「是誰？」

「那個英國人，」珍妮芙接口道，忽然感到一絲不安，「還有警方。」

珍妮芙說著轉過頭去看看房門，「糟了，一定發生什麼事了。我們應該趕快離開這裡……。那個女人可能已經來了。布沙——布沙到底去那裡了？」

「到附近農場去了，柯倫丁農場。我沒辦法走路，他到那裡去借驢子去了，隨時都可能趕回來。」

珍妮芙立刻挺起腰桿，神情緊張地說：「趕快走吧！快！不要再等了——我們沒時間了，外面很黑，正好可以掩護我們——」

那個女人卻連動都不動一下。

「喔！天啊！紀荔安，到底怎麼啦？難道妳還認不出我是誰嗎？是珍妮芙啊！荔安，是妳表妹珍妮芙啊！還認不出來嗎？」珍妮芙說著伸手拉住她：「荔安，現在沒時間跟妳詳細解釋清楚，妳現在處境很危險，目前剛好有這個絕佳的機會，請相信我，不管妳作了什麼事都無所謂，現在只要跟我逃離這裡就好，其餘的事以後再慢慢處理，現在妳一定得跟我走。」

那個女人身子一縮，避過珍妮芙的手，表情由畏怯一變爲驚駭莫名的神態。

「我……我不懂妳的話。我爲什麼要跟妳走？妳到底在說什麼？妳究竟又是誰？」

一陣強風吹來，門窗嘎嘎作響，珍妮芙卻沒有注意，只是牢牢地瞪著那個女子。一片沉默，燭火閃了一下。

「我告訴過妳，我是妳的表妹珍妮芙呀！」

「我的……表妹？」那個女子的臉色白得像餐巾一般，一點兒血色都沒有。她搖著頭說：「我……不懂，妳……」

「難道妳……否認……妳是紀荔安？」

「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妳到底在講什麼？我是瑪莉·布沙，那有什麼表姐、表妹的。」她顫著手推了一下桌上的盤子。

房間突然暗了一下，燭火如豆，珍妮芙內心一寒，訥訥道：「瑪莉·布沙？瑪莉？」

「是的，小姐，我就是布沙太太啊！」她抖著手再去拿麵包刀，好像想繼續工作，卻又靜靜地握著刀一動也不動。

蒼白的面龐上一片疑雲，她望著珍妮芙道：「小姐，請解釋一下好嗎？警方——爲什麼會來這裡？到底發現我們做了什麼壞事？小姐，看在老天的份上，這一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還有妳到底是誰？到這裡來幹什麼？」

珍妮芙攏攏散落臉上的頭髮，移動一下椅子，然後一臉困惑地看著那個女人。那女人幾乎像機器似地，伸手拿了一瓶葡萄酒，倒了一小杯，然後順著桌面推到珍妮芙面前。珍妮芙也不客氣，伸手就把杯子拿起來，一口氣喝個精光，精神隨之一振。

她又說：「我是妳的表妹，珍妮芙·西佛，實在搞不懂妳是怎麼回事，我，我——」她不安地望著那個女子，「妳不會無緣無故的這樣對我，是不是，荔安？妳一定要相信我的話！如果是一時糊塗和布沙結婚，被迫住到這裡來，那也沒有什麼關係！我發誓——一定要把妳救出火坑，眞的！」

只見那個女子寒著臉，似乎滿心恐懼。

她疾言厲色道：「我眞的不認識妳，也不知道妳在說什麼！」

珍妮芙不由得喃喃道：「這樣看來妳是她的替身了。她死了，妳卻沒死，拉麗·都普小姐，

對不對？」

對方的臉色一成不變，慘白依舊。

「妳叫我什麼？另外一個名字？妳瘋了？先是妳的名字，再來是妳表姐的名字，現在……」

珍妮芙忽然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叫道：「對了！我眞笨！不可能有人會長得和妳一模一樣呀！」

她牽著裙角，站在亮處說道：「瑪莉・布沙，布沙太太，妳說這件裙子是什麼顏色？」

那個女子憤怒已極，瞪著她說：「我不懂妳的意思。妳瘋了？」

「沒，請回答這個問題，如果猜對了，我掉頭就走，絕不再和妳嚕嗦。」她把裙角湊在灯光下，問道：「這是什麼顏色？」

那個女子眨了一下褐色的眼睛，皺了一下眉頭說：「我——這不是灰色嗎？稍微帶點兒黃的灰色？」

珍妮芙一聽不由自主地流下淚來，顫著聲音道：「不，不是。」然後手一鬆放下裙角，擦了擦眼淚，在搖曳不定的燭光中望著紀荔安。

「我就知道是妳，荔安，爲什麼不相信我呢？」她說道。

紀荔安心力交瘁地倒在搖椅上，直愣愣地看著珍妮芙，臉上寫滿憂懼，不安地說道：「我不

是——我不能——」然後雙手抓著頭髮，不知怎樣接下去才好。

珍妮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道：「我……我明白了。」

她雙手攤在桌子上，身體微傾，開口說道：「布沙太太，妳什麼都記不得了是不是？」

紀荔安雙手掩著面，坐在椅子上不斷抽搐。

「妳到這裡多久了？」

她身子又震了一下。

「什麼時候結婚的？」

「我——一年前，怎麼樣？」

「是他告訴妳的？」

「嗯。」她回答道。

「妳並不確知你們結過婚是不是，布沙太太？」珍妮芙咬一下嘴唇，溫和地說道。

紀荔安抬起頭來：「是的，小姐，那是在……」

「在事故發生之前。」珍妮芙輕聲接著說。

「是的。」

她倆交換一下眼光，沈默下來。珍妮芙只覺得對方的眼神空洞洞的，好像喪失了從前的記憶

一般……。

珍妮芙坐直身子，深深呼了一口氣，心裡有一種解脫的感覺，最低限度，問題的癥結已經有一點兒眉目了。

她必須想辦法把紀荔安帶走，不管布沙的企圖是什麼，都不能讓她和布沙在一起。目前最担心的是紀荔安有病在身……必須想辦法使她就範，使她信任。看著那雙充滿困惑的眼睛，她思忖著。

「來，讓我來幫妳恢復記憶。我是妳表妹，這是事實，但現在先別管這個，妳必須相信我，布沙沒什麼好怕的。如果妳現在和我離開這裡——」

「我並不怕他，只是警方——」

「妳也沒有理由怕他們。妳並沒有做錯什麼事，他們不會要妳對他的所作所爲負責。」

紀荔安雙手慘白地按著膝蓋：「會的，他們一定會的。他們也在通緝我。在波爾多的那次事件……」

「原來他告訴妳那件事妳也有份是不是？其實那只是爲了防範妳和外人見面的一種手段，我終於有點兒明白了……」她站了起來，繞到桌子那頭，急急拉著紀荔安的手臂。

紀荔安這時好像聽到什麼聲音，突然調過頭去，狂風仍舊呼呼吹窗，珍妮芙也聽到砰的開門

聲，嚇得一顆心幾乎脫腔而出。

門突然開了，一陣强烈冷風跟著吹進，然後又砰的一聲關上了。

「妳好，小姐。」布沙赫然出現在門口，猙獰地說道，一反手把門給栓了起來。

第二十一章

門一關上就好像外面的風聲已經停了，裡面靜悄悄的，偶爾傳來一兩聲柴火燃燒的嘶嘶聲，角落那座老爺鐘嘀答響著。珍妮芙一眼望見布沙凶狠地瞪著自己，連忙鬆開手，退到桌子另一邊去了。

「妳又來幹什麼？」

紀荔安連忙伸手阻止道：「皮耳。」

他理都不理，兩眼緊緊盯著桌邊的珍妮芙。「妳在這裡幹什麼？和我太太說了什麼話？」

她鼓足勇氣說道：「想知道我和她談了什麼話嗎？她就是我表姊紀荔安·拉瑪丁，你不是也

知道嗎？布沙先生！」

「胡說！」他粗野地說道：「她會親自跟妳說她是——」

「她什麼都不知道，你也清楚得很。她根本什麼事都忘了，但是我卻可以證明她就是我表姊，絕對錯不了。」

聽到這話他氣勢洶洶地往前跨了一步，眼光之凶狠著實令珍妮芙嚇出一身冷汗。他緩緩道：「眞的嗎？妳是單獨來這裡的，是不是？小姐！」

她舔了一下嘴唇道：「我——不，我——」

他問道：「妳的朋友在那裡？下午被我揍了一頓的英國佬現在在那裡？」

紀荔安這時靠了過來，站在布沙身旁，滿臉狐疑地說道：「她說他馬上就會趕到這裡來。」

珍妮芙緊張地動了一下，布沙哈哈笑出聲來，說道：「就讓他來好了！」

「是跟警方一起來，就要到這裡了。」

他瞇著眼看了一下珍妮芙，神色之間充滿了危險的信號。「他眞的去找警察？」

「當然！」珍妮芙尖銳地說道：「我們一離開這裡他就去了——你還有什麼指望？布沙先生。你也未免太笨了些，以爲我們會就此罷休？」

「不，我不會笨到那種程度。我就猜到他一定會去報警，但是，小姐，妳要知道，星期三他

要到那裡去找警察？今天一大早警官就坐著車子到魯支打回力球去了。在沒有交通工具的情況下，妳的朋友要到魯支可有得走了。」

「還有電話可用啊！」她急急應道。

「是不錯，可是，」他慢條斯理地說道：「外面下著雷雨啊！柯倫丁的電話下午三點左右就不通了。」

他那張猙獰的臉直望著珍妮芙，看到她臉上的表情，竟得意非常地笑出聲來。珍妮芙這時就像一隻鬥敗的公鷄，垂頭喪氣無助地站在那裡。紀荔安不由得心腸一軟，連忙拉了一下布沙的袖子。

「皮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皮耳？她一口咬定是我的表妹。」她那若有所失的遲疑眼光如果是在別的情況下，眞會教人爲之心酸，珍妮芙差一點哭喊了出來。

「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紀荔安問道。

布沙握握她的手，好像要讓她安心的樣子。他那和藹的神態使正想去拉紀荔安的珍妮芙楞了一下，爲什麼？難道他很愛她？怪不得他不願意接受史蒂芬的建議。我現在卻想把她從他身邊帶走……喔！天主啊，我又不得不這麼做，怎麼辦呢？

布沙溫柔地對紀荔安說：「沒什麼，親愛的，是她自己搞錯了。她把妳誤認爲另一個人，我

不是告訴過妳嗎？妳一直住在這裡呀！」

「但是她表姊——」

「死了，懂嗎？」他雙手用力抓著她，臉卻向著珍妮芙說：「她表姊就是死在修道院的那個女人，我跟妳說過了，還記得嗎？」

珍妮芙實在忍不住了，不禁脫口叫道：「瑪莉！聽我說——」

「住口！」他臉色一變，厲聲喝道。

他輕輕握著紀荔安的雙手，和顏悅色地對她說：「親愛的，妳也聽到我們談的有關警察的事了，這是事實。還記得我說過，警方爲了波爾多那件事到處在找我們嗎？」她遲疑地點了一下頭。「現在她們終於發現我們了。這個女的和那個英國佬就是他們一夥的，所以我們馬上要離開這裡。本來不想告訴妳就是爲了怕嚇著妳，現在不得不實話實說，我們非得趁早離開這裡不可。」

他微笑地拍了一下她的手背，然後輕輕地放下她的手。「該走了，應該還來得及，當然是越快越好。」

「那——她怎麼辦？」

他又對珍妮芙獰笑一下，然後輕聲說道：「她既然想干涉咱們的私事，我一定不會讓她那麼輕易就離開這裡……」

紀荔安下意識地移動了一下身子，說道：「皮耳，你不會是打算傷害她吧！」

他的眼睛還是緊緊盯著珍妮芙，嘴裡卻說到：「喔！不，我不會傷害她……」他雖然這樣說著，眼光卻露出了殺機。

珍妮芙十分緊張，連忙說道：「我們說過以後絕口不提，我也不想破壞你的事，只希望表姊能安全回到我身邊——」

他聞言不禁粗聲說道：「妳表姊已經死了，小呆瓜，最好儘早弄清楚這一點。至於我太太，她和我在一起絕對沒有任何危險。」

「你要把她帶到那裡？」

「那是我家的事。」他說完轉過身子，面對著身旁的女人說：「浪費太多時間了，該走了。準備好了嗎，瑪莉？」

她點點頭。

「借到柯倫丁的驢子了，就綁在棚子裡，把馬鞍裝上去好嗎？愈快愈好，那裡還有一個燈籠。」

她順從地轉過身子，卻又哭喪著臉回過頭來看了爐火邊的珍妮芙一眼，說道：

「要趕快來喔？」

「會的，快去吧！」

門砰的一聲給關上了，燭火在風中搖晃幾下又趨於平穩。她隔著桌子激動地說：「布沙先生，請聽我說——只要幾句話就好了——」

「怎麼樣？」他伸手把牆上的外套取了下來，然後將食物用品一包包往衣袋裡猛塞。

她極力鎮定自己說道：「布沙先生，反正現在只有我們兩個，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那天晚上你本來是要等拉麗·都普的，你看過她本人嗎？」

他遲疑了一下，然後回答道：「沒有。」

「所以你和多娜才會把她誤認爲是拉麗·都普。那天我一提出問題，多娜馬上聯想到我要找的人就是被你藏在這裡的這個女人，所以我要求她形容一下那個死去的婦人時，她卻將紀荔安——瑪莉的樣子形容給我聽。她猜對了，因此昨晚才冒著風雨跑到這裡警告你，責怪你爲什麼沒有將你的——上賓送到西班牙去。如今瑪莉已經被人發現就是拉瑪丁夫人，留住她無疑是自掘墳墓。昨晚一路跟踪多娜——我想你也知道，我聽到她所說的一切。布沙先生，你一定知道暴風雨來襲的那天晚上發生的一切。」他睜著那對烏黑的眼睛，瞪著她說道：「是又怎麼樣！」

「不怎麼樣。」珍妮芙回答：「我只是要你知道我是實話實說而已。」

「好！」布沙無可奈何地說：「就算是實話。」

「那麼請你相信我們說過的話，我們絕不會干涉你的私事——你也看得出她實在沒辦法長途跋涉。編個故事哄哄她——這一點相信你做得到——然後讓她跟我走！」

他一聽生氣地說道：「眞可惡，妳難道不明白我的話？我要她跟我在一起——」

「你沒有這個權利！」

「她是我太太。」

「是嗎？」

他瞪了她一眼，又接著道：「這是什麼意思？」

「她到這裡頂多不過三個禮拜，我認爲她一定是在車禍中受了傷，喪失了記憶。她告訴我說她已經和你結婚一年多了，布沙，爲什麼要騙她呢？」

突然一陣沉默，然後他平靜地說道：「好吧，既然妳要聽就告訴妳吧！妳猜得八九不離十。我受馬索・都普之託，護送拉麗到西班牙去。本來約好在加伏尼下方的凱歐山口見面，她屆時會搭乘一位拉瑪丁夫人的便車到那裡和我會面。那天晚上我帶著驢子去，卻沒有碰到她。我等了好一會兒，便沿著河岸想找看看，才發現那輛摔得不成樣子的車子，而她——瑪莉正好躺在那裡。在黑暗中我一定是漏掉了眞正的拉麗・都普。我一發現她躺在車邊，就以爲她死了，後來仔細一看，才知道她只是昏了過去。我搜查了一下，想找出一些能證明她身份的證件，可是什麼也沒有

發現，所以我才把她當作拉麗・都普。我猜那個叫拉瑪丁的女人一定是帶著東西求救去了。我當時也來不及多想，只想到要趁別人還沒找到這裡來以前把她帶走，再說……」

他邊說邊穿上外套，身材看起來更大了。他穿好外套後向前跨了一步，雙手握拳，按著桌子，兩眼炯炯有神地凝視著她。

他繼續說道：「她當時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我用火把照照，只見她披頭散髮，衣不蔽體，十分誘人，我便決定要她了。」他露齒而笑：「就這樣，妳了解吧？我要定她了。」他又看了她一眼道：「我把她帶到這裡來第二天早上，聽她們說修道院昨晚救了一個女人。我一直在擔心著拉麗的下落，因爲照協訂，第二天天亮以前我就得將顧客護送到山的那一邊去。偏偏我沒法證明她和我接過手，而我又被一個行動不便的女人給絆住了，還好我運氣不錯。」他笑了一笑又說：「我的運氣一直都不賴。在修道院休養的那個女人絕口不提她的身份。我想她一定也在懷疑爲什麼警方一直沒有來查問她留在現場的那位旅客的情形。她一定也覺得很慶幸，有一個現成的假名可以利用，因此她也不敢多問，以免在無意中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要是讓她知道這個女的是被我救去……當然，不會有人知道這件事。」他頓了一下，「總之，她很識相，自始至終都保持緘默。我一直以爲她是病得很厲害，還來不及跟人提起另一位旅客就病逝了。妳看，我有多幸運。」

「而我表姊，」珍妮芙不愉快地說道：「竟喪失了記憶力，也算是你的好運之一。」

「不錯，否則她不會留下來是不是？發現她什麼都忘了的時候，我高興得不得了，也不急著把她送到西班牙去，就編了個故事騙說她是我太太——當然，村子裡很可能會把這件事傳開，但是我不讓她離開農場一步，因此也沒有人來干擾我。」

「你卻告訴她，說她涉嫌波爾多銀行的搶劫案。」

「不錯，我一定得想個法子把她留在身邊。不管怎樣，我認爲這樣才對。我沒告訴她那是凶殺案，只是說一些足以使她願意留在我身邊，不會急於離去的話而已……後來發現她眞正的身份，就覺得更有必要這麼講了。反正也不會有什麼影響，是不是？她就這樣留下來和我共同生活在一起。也許上帝知道她會覺得生活在這裡很苦，又有點兒古怪，而我又不是她夢寐以求的那種人……」

他伸伸腰，對她冷笑一下說：「我想妳一定非常震驚，是不是？妳們都一樣，那種模樣兒——她也是，我覺得……眞教我心動。」他說完後臉上的笑意更濃了。「別，別用那種眼光看我，我現在心裡還有事。」然後他伸手打開抽屜。

「你實在——很邪惡。」珍妮芙顫聲罵道。

他從抽屜拿出一支手電筒，順手塞在口袋裡，聳了一下肩膀再說：「是嗎？不過她卻越來越喜歡我了。」

她大聲叫道：「你到底要把她帶到那裡？」

「帶到妳找不到的地方。」

「他們會跟踪你的。」

「我走的路他們絕對找不到。」他乾笑一聲：「如果我沒有秘道的話……親愛的，妳想我怎麼會走了這麼多年還沒被邊境的守軍發現過？」

「你眞傻！」珍妮芙叫道：「即使逃走也無法藏匿一輩子呀！」

「沒辦法嗎？西班牙領土那麼廣，我的錢又在那兒，況且我在那邊有的是朋友。」

「她會恢復記憶的。」珍妮芙狠狠地道：「到時候你以爲她還會再和你繼續生活下去？」

「爲什麼不？我看這樣對她很好啊！」

她絕望地說道：「你瘋了！一定不得善終！」

他轉過臉來，厲聲說道：「給我閉嘴，小笨蛋！妳以爲我會冒這個險把她送還妳嗎？簡直是作夢！我當然要把她帶走。」

「連我一起？」她靜靜地問道。

他看了她一眼：「妳留在這裡。不過我不會讓妳自由自在地看著我們從這一條路逃走。我說不會傷害妳，就不傷害妳，只是暫時使妳失去行動自由。他們想到要來這裡之前，可能要一段時

間，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走遠了。」

他說著從椅子後面拿出一綑繩子，然後一步步地緩緩向她逼近。

他抬起脚跟正要逼近，門突然又開了，珍妮芙迅速地轉過臉去，睜大眼睛，張口就要喊出來，紀荔安突然走了進來，面色紅潤多了，眼睛也清亮不少。

她說：「皮耳，驢子已經準備好了。」

「好！去拿外套吧！我們馬上就上路。」

紀荔安依言走到房裡。布沙拿著繩子繞著桌邊逼近，珍妮芙縮了一下身子。他伸手捉過來，她敏捷地閃開，兩個人就這樣繞著桌子捉迷藏。他邊罵邊追，房內靜悄悄的，只有兩人快速走動的脚步聲，偶而傳出一兩聲謾罵和驚叫。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了，珍妮芙一直祈禱著——史蒂芬！史蒂芬……他會來！一定要來……一定要來。

他倆就這樣一直耗下去。

布沙忽然縱身一躍，跳過桌面，像餓虎撲羊似的向她壓了過來，龐大的身影嚇得珍妮芙機伶地閃了一下。布沙一撲不中，重心前傾，不由得滾到地上。珍妮芙一看機不可失，連忙往門口奔去。她伸手摸到門閂，布沙的巨掌也捉住她，一用力便把她硬生生地從門邊拉了回來。她用力掙扎，想脫出他的掌握，又咬又罵又踢。布沙不停換手抓著她，口裡還不斷地咒罵著。這時忽然聽

到紀荔安開口叫道：「皮耳！」他喘著氣回道：「妳先走，我會趕上的。到瀑布爲止，這段路妳都很熟。」

「但是這個女的怎麼辦？」

「不能讓她跟著我們，妳也知道。我要想辦法把她的嘴堵住，快走！」

「好吧！要趕快來喔！」

門開了，一陣强風也跟著吹進，珍妮芙不由得又大喊：「紀荔安——不要走！」

他一聽她大叫出聲連忙摀住她的嘴。

一會兒之後，她覺得摀住她嘴巴的手稍微鬆了一些，就狠狠咬了他一口。他痛得連忙把手縮了回去，另一隻手反而一用力，把她勒得更緊。她無力地掙扎著。布沙用那隻被咬傷的手抵著她的下頷，把她的頭給抬了起來，然後緊緊地盯著她眼睛。

他一臉猙獰的笑容。

「好個女孩子？」他語氣凝重地說：「終於眞的咬了？小妖精！這麼粗野人家會怎麼想？很可惜，沒時間教妳怎麼變乖一點。」

她來不及領會他話裏的含義，他已經低下頭來狠狠地吻著她的櫻唇。

她呻吟地掙扎一下，然後眼前一黑，全身輭輭地倒在他懷裡。

沒多久她清醒過來，睜眼一看，布沙不見了，突然覺得自己好像躺在床上。她眨眨眼，看著天花板……。

紀荔安是第一個閃入她腦海的念頭。

沒多久她就完全恢復神智，用力地想坐起來，卻發覺自己被緊緊地反手綁著。原來她被綁在臥室的床上。

她最初的反應是非常震怒，繩子雖然縛得不怎麼緊，可是打的結卻把她的手腕和脚踝的關節鎖得緊緊。突然又一驚，覺得嘴巴好像被塞得滿滿，壓得舌頭又乾又痛。她掙扎了一下，發出幾聲痛苦的低鳴，然後掉過頭去，從半掩的門縫望了出去。

布沙正站在門邊，魁梧的身材剛好把燈光完全罩住。他靜靜站在那裡，看都不看珍妮芙一眼。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手上的東西。

一封信？她覺得很眼熟，一定是在她口袋裡發現的……不錯……她終於想通了……。是艾沙·雷諾門的信。

她用心揣測這封信到底和他有什麼關係？他終於掌握了多娜向他敲詐的把柄。他當然會猜到珍妮芙也看過這封信，還聯想到她一定知道另一半信放在那裡。但是如果他今晚就離開，不管珍妮芙知道什麼秘密，或是多娜的脅迫，都不足以再對他構成威脅。

他說過不會傷害她。她越想越害怕，一直念著：他說過他不會傷害我……。他應當還沒壞到那個地步，但是他竟然那樣蠻橫地霸佔了紀荔安，豈不是我行我素，只知一味滿足自己私慾的野獸！他昨晚那麼凶狠地對待多娜，比較起來，今天斯文多了。看來他眞的不會傷害她了，眞的不會……。

布沙把那封信塞入袋裡，然後轉身朝珍妮芙躺著的床舖走來。他一走進房間，室內爲之一暗。他就靜靜站在床邊，側耳傾聽什麼。

陣陣强風颳過林子，間或傳來沙沙聲，彷彿雜沓的脚步。

史蒂芬！她不停地在心裡吶喊著……快來啊！史蒂芬！

忽然外面那扇門開了，從她躺著的地方看不清楚外面到底是怎麼回事。布沙楞了一下，迅如旋風般跑出房門，反手把門拉上。

第二十二章

門雖然被拉上了，卻沒有關緊。布沙手一鬆，門又稍微開了一些。微弱的燭光從門縫中射了進來，照在凹凸不平的地板上。她隱隱約約看見餐桌一角還擺著紀荔安切好的麵包。那瓶酒也反射著燭光，一閃一閃，像極了閃爍的紅寶石。那把刀也閃閃發光地放在桌上，爐裡的木頭散發出最後一絲光輝，馬上便要化爲灰燼。

布沙向門邊走去，木材在火堆裡劈拍作響，偶而也會蹦出幾點火花。

突然聽到布沙猛吸一口氣道：「妳！晚禱結束了？怎麼來得這麼早？」隨著他的話聲傳來一陣輕微的脚步聲。

珍妮芙一驚竟忘了自己是被綁在床上，一個勁兒想坐起來，才剛一動又被拉回床上。突然傳來多娜低沉的聲音：「把她放走了嗎？」

聲音聽起來是那麼輕柔，語氣卻充滿了憤怒。布沙火大地回道：「什麼意思？」

「別傻了！我聽到驢子的叫聲，她到那裡去了？」

「到妳永遠找不到的地方。」

接著是一陣沉默。

「有沒照我說的去做？」

「我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妳管不著。趕快給我滾出去，我也要走了。」

「我想在這裡等，等著看你回來時的狼狽像。」

他得意道：「那有得妳等了。我不會再回來了。」

「什麼意思？不，等一等！你想做什麼？不會是……」

他粗暴地插嘴：「我決不再做那種事了。我一直在作傻瓜，以後再也不會幹這種傻事了。妳想怎麼做是妳的自由，我不幹了。別擋路！」

「皮耳·布沙，你不是認眞的吧？」

「是嗎？讓不讓開？否則我要動手了！」

「你這個畜牲！你敢！」

他大笑出來，狀至得意地說：「妳想要我在這裡陪妳等警方的人嗎？」

「警方？這裡？」

「不錯！這裡！」

她恨聲說道：「一定是那個英國女人……」

「沒錯！」他朝桌子走過去，正要熄火的當兒，又掉過頭說：「走不走？」

她一聽這話連忙走到桌邊，兩手按著桌面對布沙說：「不，等一下，那個女的眞知道一切事實？」

「我認爲她知道的一點不差。」他冷冷地回答。

「關於我的事？」

「哼！不錯！昨晚她跟在妳後面到這裡來，偷聽了我們的談話。」

她氣急敗壞地重重垂了桌面一拳，拳頭正好落在刀子旁邊。

「剛才她也來過是不是？」

「不錯！」

「你怎麼處理她的？把她放掉，讓她到處宣揚我們的事？」

又是一陣沉默。一會兒之後，布沙緩緩說道：「沒必要將她留住。她已經把話傳出去了。」

「這樣看來——我也不能再待在這裡了。我不想被召去盤問，我會受不了的。你知道，我受不了。」

他不悅地說：「那妳麻煩大了！當初向我敲詐時就該想到會有今天。妳該想想那樣做等於是和我同罪。風水可是輪流轉的啊，多娜！」

他向桌邊靠了過來，微傾著上身面對著她。珍妮芙剛好能從門縫中看到他的臉。他那兇狠的神情珍妮芙下午也看過一次，那是他和史蒂芬打鬥的時候，不過現在已不像當時那樣令她害怕了。可是多娜卻不同了，看到他這種表情，全身打了一個寒顫，吃驚地退了一步，然後繞著桌子緩緩移動脚步。

「胡扯！什麼？和你同罪？根本風馬牛不相及。我只是討厭被人盤問而已。頂多把那些用你的錢買來的東西，原封不動歸還就沒事了！」

他乾笑一聲，說：「哦？」

她激動地說：「他們沒理由抓我！我只不過犯了向你敲詐的普通罪名而已。不過我這些錢全用於正途，並非據爲己有。這些錢全都用在裝潢修道院上面！」

「表面上是這樣，但是妳不是不知道那些錢的來歷。那些錢是我引渡罪犯和兇手的代價，妳

也佔了一份。多娜・華蘭思……」他嘲諷地笑道：「他們稱這種人是從犯，對不對？」

她喘著氣，緊閉嘴唇，突然踏前一步，激動地說：「不管怎麼說都一樣，布沙，在這件事上我們的立場應該相同。不錯，風水是輪流轉，我不會讓你將我丟在這裡等警察來……你一定要順便帶我走！」她說到後頭，聲音變得低沉短促：「帶我到西班牙去……」

布沙笑了笑說：「我沒這個義務！」然後他又伸手去熄火，「滾！簡直在浪費我的時間嘛！我在走之前還有很多事要做哪！」

西班牙女人挺了一下胸脯，又恢復先前那種不屑的態度：「滾吧！笨蛋！其實我有什麼好怕的？我可以發誓拿你的錢不是惡意，只是爲了解救你的靈魂。雖然很沒面子，不過這類事人們馬上就會淡忘了。我還是我。沒有你作証，誰會輕信那個英國女人的話！」她抬了一下眼皮，又道：「到時就換我看你天涯海角到處被人通緝了——皮耳・布沙，即使是在西班牙，我還是有辦法找到你！在西班牙我的家人還有點兒勢力，你是聰明人，也該明白我還有能力咬你一口！」

他含笑說道：「如果妳所謂的『咬我』的能力是指雷諾門那封信的話，那妳一定會失望。」

又是一陣沉默。

「你說什麼？」

「妳看！」布沙從口袋裡掏出一團紙，攤了開來。她看了一眼說：「那只是其中的一段而已

，我這裡還有——」

「不錯，但是半張沒署名的信又有什麼用呢？」

「你從那裡得到的？快還我！」她突然伸手一抓，但是布沙比她更快，「喔！不，妳不能這樣，這是我的護身符呀！夫人，也是妳不敢再對我輕舉妄動的武器。妳可以再賣弄一下西班牙詭計，但是我要告訴妳，就像妳跟踪我一樣，我會要妳好看。如果妳眞的要跟我走——妳最好考慮一下，那妳就是從犯，有人親眼看見這封信藏在那裡——。」

「那也不能証明什麼！那又不是我的私產……」

「不是？當然修道院裡面是沒有什麼私產不私產的，不是嗎？不過我願意和妳打賭，藏這封信的地方，附近一定還有其它秘密！」

她緊張得喘大氣。布沙接著又道：「沒說錯吧！妳的藏寶室、私人的金庫，不是還藏著從我這裡拿去的錢嗎？……當然大部份來自都普匪徒的手裡。這些錢都是從波爾多銀行搶劫出來的。每一張號碼都記錄在警方的檔案資料裡！」

「不可能！」她有氣無力地說。

他又說：「錯不了，我今晚才知道，是柯倫丁從阿利士・沙坦那裡得到的消息。」他咧嘴笑道：「我看妳最好趁他們還沒發現之前趕快回去看看，否則到時候被發現可就太晚了！」

「不可能！」一樣的回答，不過這次話聲中似乎含有某種威脅意味。布沙一聽，突然起了一股寒意。多娜似乎恢復了理智，視若無睹地望著布沙，心裡東想西想地，不一會兒又喘著氣，滿臉淌汗。

布沙說：「絕對沒錯，親愛的夥伴，如果妳還有點頭腦，應該像我一樣盡早找好退路。」

「你那一條退路不就是現成的嗎？」她喃喃道。

「去妳的，妳想？」他粗魯地罵道：「沒時間再和妳磨菇了。馬上給我滾！如果妳動作夠快，也許還能在他們發掘出更有力的証據之前回修道院準備準備。」

他說完轉身把火熄了。多娜又探身說道：「我和妳一道走，到西班牙去！」

他也不回答，連看都不看她一眼，只顧著熄火。多娜的手慢慢地摸著桌面，最後摸到那把刀。燭火一熄，她靜靜地移動脚步，緊緊握著刀，藏在袖子裡。

她淡淡地再開口說：「你一定要帶我一起走！」

他應聲叫道：「休想！要我說多少次才聽得懂？滾不滾？」

她筆直地站在他身邊說：「我知道路。」

他連忙轉過身來，若有所悟地看著她說：「原來到瀑布的路妳也知道？所以妳自認能夠一路跟踪我們到西班牙去？妳剛剛還有機會離去，現在我只好把妳留下來了！妳有得是時間去想一些

說辭去說服警方。」

他說完話，剛轉過身拿繩子，多娜便撲了上來。只聽布沙悶哼一聲，碩大的身體竟緩緩倒了下來。

她在他身邊站了很久很久，最後終於移動一下脚步，兩眼木然地望著倒在地上的他。過了幾秒鐘之後，她突然一彎腰，伸手撥開布沙的外衣，在他胸前摸索了一陣子，掏出一個皮夾。她看了一眼便順手塞在道袍裡，然後四下打量一番，最後眼光銳利地盯著臥室。

她正望著，窗外又是一陣寒風，門窗嘎嘎作響。房門又被吹開少許，多娜睜著兩眼往裡面一看，黑壓壓的一片，看不清楚到底有什麼。珍妮芙連忙閉上眼睛，生怕眼睛反射的微光被這個女兇手發覺。

門又嘎呀一聲開了少許。

還好這個女兇手沒有作更進一步的探視，否則後果便不堪設想。只見她匆匆忙忙走向門口，一把推開門走了出去。

第二十三章

荒郊野外，一間棄屋，地板上直挺挺地躺著一具屍體，女兇手落荒而逃……多麼戲劇化的一幕，然而這卻是事實，是她親眼目睹，親身經歷的血淋淋事實。

珍妮芙躺在那裡，望著躺在地上動都不動的男人，腦海裡一片昏亂。她起初還以爲是一種幻覺，定下神來之後，不由得一股寒意遍襲全身。

她暫時忘掉了史蒂芬和紀荔安，只覺得頭皮一陣發麻，雖然角落的老鐘仍然準時地滴滴答答走著，可是對她而言，時間暫時停頓了。

突然門被一寸一寸地推開了，本來以爲不會動的屍體正蠕蠕而動……

不錯，他確實在動。

她一看不覺毛骨悚然，整個身子很自然地縮成一團。

珍妮芙又害怕又好奇，兩眼睜得老大，緊緊盯著蠕動的軀體。他先是輕輕地挪動著身體，不久頭也稍微動了動，然後一隻手慢慢順著身體直摸向被刺的傷口。隱隱聽到他口中傳來輕微的呻吟。最後不知是那股力量支撐著他，他兩手按著地板，慢慢掙扎著撐起來。他伸出一隻腳跪在地上，卻好像又支撐不住全身的重量，向前一撲，差點又整個趴在地板上。幸好桌脚抵住他的肩膀，才沒倒下去。隔了一會兒，他伸出一隻手來按著桌面，然後慢慢撐直身子。最後他一手按桌，一手按著傷口，靜靜地靠著桌子站著，喘著氣略微休息一下。

布沙慢慢地抬起頭來，站直身子，一手按著傷口，一手側盲目地在桌上摸索，最後終於找到一把刀子。他乏力地把刀子拿起來，轉身朝臥室一步一步蹣跚逼近。

珍妮芙的印象中，似乎見過這幕可怖的情景。不過現在目睹此景，心裡卻一點兒都不驚慌，反而很憐憫地看著他。

他痛苦地掙扎到珍妮芙床邊，費力地伸出一隻手抓著她的臂膀，用力一掀，將她調了一個頭，露出反綁的手腕。布沙執著刀，對準腕上的繩結，像鋸木似地鋸了起來。

布沙邊鋸邊喃喃喊道：「瑪莉！」然後他又喘了一下：「她一定會去追瑪……追……」

沒多久，她只覺雙腕一鬆，繩結終於被鋸斷，接著布沙又去割綁在她踝脚上的繩子。她甩甩手，把手上的斷繩弄掉，然後連忙把塞在嘴裡的破布扯了出來，長長呼了一口氣，再稍爲活動活動有點兒發麻的手關節。

這時又聽到布沙語音濁重地喊道：「她一定會趕上……瑪莉……。」珍妮芙看到他的雙手無力地抖著，雖然手中拿著刀子，卻發揮不了什麼作用。珍妮芙本想說：「把刀子給我！」卻不知道爲什麼說不出話來，索性從布沙手上把刀子奪過來，刀鋒對著繩子割兩下，繩子便應聲而斷。布沙見她把繩子弄開之後，也長長地噓了一口氣，又開口說：「瑪莉……」說完後就像個醉漢般跌跌撞撞衝出房間，往廚房奔去。

綁的時間並不太長，珍妮芙稍微活動一下四肢，便馬上恢復靈活。一看布沙歪歪斜斜地向廚房衝去，急忙從床上站了起來，快步跟在後面向廚房追去。

她追到廚房門口，布沙也剛好轉過身來，只見他手裡拿著杯子，身旁的桌上正擺著一瓶白蘭地。

「趕快去追她們！」他喘著氣說：「趕快去幫忙！我受傷了。那個天殺的妖婦，傷得我好重！妳得幫忙一下。這個給妳。」他說完倒了一杯白蘭地給珍妮芙。

她毫不遲疑地接了過來，頭一仰喝個精光。酒一入口，便覺一股熱流直貫而下。她又要了一

杯，只覺原本疲累不堪的身心竟然一振，頓覺精神百倍。

她喘著氣，聲音嘶啞地說：「不錯，她走了，還帶著刀子。那一條路才對？快！告訴我那一條？」

「很難找到，那是我的一條……秘密通道，一定要我指出來才行……」他嘴裡說著，手仍然按住傷口，臉色灰白如死人，毫無血色。

珍妮芙不由得吸了一口氣說：「喔！天啊！她到底傷了那個地方，快讓我看看。」

「不要管這個了。」他粗聲說道：「沒時間了。」

她生氣地說：「別傻了，你這個樣子根本走不出五十步。」

她扶著他坐到椅子上，然後脫下他的外衣，拉開襯衫。在微光中只見一道小小的刀痕，傷口周圍的血凝結成紫黑色血塊，偶而從裡面還會滲出鮮血來。

珍妮芙不免有點兒心驚膽戰，然後立刻平靜地爲他包紮傷口，動作之熟練，好像根本是她份內工作似的。她隨手把襯衫還乾淨的部份撕一塊下來，然後倒了一點兒白蘭地，慢慢沿著傷口周圍把血跡擦乾淨。

布沙雖然身子一動都不動，雙手卻緊緊地握著拳頭，摒住氣息，讓她包紮傷口。

「那個英國人，」他痛苦地呻吟道：「我們……可以……等他來……也許……他找到了……

交通工具。」

「是的，他向路易借了一匹馬。」

「那這趟路對他來說就不算太遠了。」

「是騎浮幽士去的。」珍妮芙簡單地回答道。

他有點兒意外地動了一下，「眞的騎那匹馬去嗎？看來他也算是……一個……男子漢啊！」

「不錯！」珍妮芙的聲音從齒縫中冒了出來：「他是在服役期間受了傷，才變成這個樣子。有些人卻利用戰爭到處搶劫難民，謀財害命，大賺其錢。」

她說完隨手將破布往火堆裡一丟，不久便化爲一縷青煙，只留下一團灰燼。

「你最好少說話，多保留一點力氣。」

「好吧！看來你們倆這趟交易……是虧了……」他調侃地說。

她卻充耳不聞，蹲在他身邊四下望了一下，想找點兒東西爲他作個繃帶。雖然她口袋裡的手帕很乾淨，卻不夠大，突然她看見桌巾的一角還變乾淨的，就走過去雙手各執一角，迅速一掀。桌上的杯子、湯匙、肉片和麵包經她一掀，全都滾了一地。布沙嚇了一跳，及時伸手抓住那瓶酒。幸虧他眼明手快，否則這瓶酒準破無疑。她很熟練地將桌巾摺了幾摺，又用手帕從中包了起來，作成一個繃帶，隨後就小心翼翼地把傷口包紮起來。她隱隱感到布沙的身體顫動了一下。他一

邊仰著頭，一邊說道：「快一點好嗎？」

「還缺一條圍巾。有沒有可以綁緊的圍巾？」珍妮芙說道。

「有，在門邊。」他回答。

她連忙走過去，在一堆衣物中摸索一陣，最後終於找到一條圍巾。她用力把包紮著的地方再加一層綁緊。布沙拉拉外套，然後勉強移動一下脚步。

珍妮芙看他走動得很勉強，連忙站起來，讓他靠著自己的肩。布沙站定後馬上督促她走向門口。

「快走！」

兩人一跛一拐地走出茅舍，蹣跚迎向風雷交加的山林裡。

布沙帶路繞過屋角，筆直奔向後山。

暴風雨雖然已是強弩之末，仍然不停地襲來陣陣強風。不久，他們來到山頂，雨霽雲散，月明如炬，高掛天幕。雖然沒有大風大雨，微風吹處，仍使人不由自主地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感覺。山路窒礙難行，要不是有手電筒照明，珍妮芙可眞要舉步維艱了。

「她，」珍妮芙喘著大氣道，「是不是知道路？就是那條私路？」

「不錯！好幾年前，有一次……我病得很厲害，就是她照顧我……她和一位已經去世的修女

細心照顧我。問題就出在那個時候……我發高燒，昏迷中無意洩漏了秘密……於是她，這個妖婦，一一把我的話記在腦海中……然後暗中去探察我說的路確不確實……。」

「是有關那封信的事嗎？」

「不錯，現在……妳少插嘴，我們……繞小路去追她……。」

他強忍著痛苦，喘著氣，一手按著腰邊的傷口，加緊腳步走過後山的草原。珍妮芙扶著他，兩眼睜得大大地看著手電筒照亮的山路。泥濘滑溜的山徑本來就不好走，再加上背後吹來陣陣強風，他們反而走得更慢。一不小心，布沙摔了一跤，但是他馬上又爬了起來。只聽他痛得叫了一聲，大概是碰到了傷口，在矇矓的微光中，但見他的臉色較剛才更灰白了。珍妮芙轉過頭來正要問話，他連忙說：「不要嚕嗦，趕快走……」

趕快走……最後終於來到長滿綠草的坡地，放眼一看，前面是一片高低不平的岩石，他們好像突然置身一片岩石陣中。原來低呼的風聲，現在變成陣陣尖銳刺耳的呼嘯聲。點點寒星在暴風雨的淫威之下，顯得昏昏欲睡，無力地閃爍著。山澗飛瀑的沙沙水聲，加上狂嘯的風雨聲，剛好譜成一曲惡夜荒山協奏曲，可惜他倆無心聆賞，只顧一路狂奔而去。

趕快走……手電筒的灯光愈來愈黯淡。珍妮芙上氣不接下氣地喘著，卻還是加緊腳步，絲毫不敢稍作停留，往前直趕。沒有時間去遲疑了。不管這次的行動結果是如何，她都顧不了那麼多

了。

不久布沙帶著她走進一條岔道，原來是一條又窄又崎嶇不平的小溪流，沿途不是樹木擋住去路，便是水深及膝。冰冷的溪水凍得他們直打寒顫。不過只要騾子能走，他們也能走。布沙脚不離地，向前疾走。

最後來到一處斷岩。布沙終於停下脚步，兩人研判了一下地形，又歪歪斜斜地攀登而上。珍妮芙看了一眼布沙的背影，不由得思忖著，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撐著他走到這裡？而且又走得這麼快！只見他一手仍緊緊地按著傷口，臉上的表情非常痛苦，卻仍使勁地一面喘氣一面爬上斷岩。

他們沿著斷層線一直往上爬，右邊就是高聳的斷崖。最後終於爬上斷岩，風聲更緊更疾。雖然雷聲已經遁去，但是由斷岩頂端下洩的飛瀑和湍流的隆隆聲卻不絕於耳。天空中的雲塊如萬馬奔騰掠過頭頂，偶而出現一兩點星光，就如刀光劍影般此起彼落，目不暇給。

突然她覺得灯光一陣晃動，只見布沙死死地停住脚步，嘴裡模糊地叫著。

她連忙回過頭來問道：「你說什麼？布沙？還能繼續走嗎？」

布沙緩緩地抬起手來，指著前頭溪澗的源頭。

她側耳傾聽，不錯，在湍急水流的怒吼和呼呼的風聲之中，確實有一種奇異的聲響隱隱傳來。只覺得脚下羣山顫動，珍妮芙嚇得不由自主地把身子靠了過去，把頭埋在布沙的懷裡。布沙渾

身打顫，雙臂一縮把她緊緊抱住。珍妮芙靜靜地躲在他懷裡，感到他的心臟如汽缸裡的活塞般急遽地跳動著。

他們就這樣靜靜地站在那裡側耳傾聽。原來是山崩。那個奇異的聲響是岩石斷裂，互相撞擊發出的聲響。岩層斷裂的撞擊聲越來越大，越來越尖銳……然後又迅速消逝，最後只留下一些回音在崖壁之間迴響，湍流的吼聲反而更清晰了。

那股奇異的聲響消失後，他語音模糊地說：「瑪莉……在我們前面……」

「聽！」珍妮芙突然抬起頭來，只見他站得挺挺的，一顆心遽烈地跳著。

「什麼？」

她輕輕地推開他：「好像聽到一聲驚叫，還有——那是什麼？」

叫聲雖然脆弱卻很清楚。

「驢子！」布沙高聲說道，連忙拉著她的手，「是瑪莉！確實聽到叫聲嗎？」

「不錯，我聽到一聲叫聲。」

他連忙甩開她的手，咒罵了一聲，立刻向前奔去。沒走幾步就又停了下來，扶著身旁的岩壁，痛苦不堪的樣子。珍妮芙連忙奔了過去。豆大的冷汗如水滴般從他額上不斷地淌出來，嘴裡不斷地喘著氣。他低下頭看看傷口，只見腰部已呈現一塊碗口大小的黑塊。

珍妮芙連忙扶著他，他卻搖搖頭。

「我恐怕——不行了。」他說完後身子一縮，轉過頭去乾咳一陣。

她驚駭莫名地用力支撐著他那搖搖欲墜的身軀。

「振作一點！你一定要幫我把這件事弄好呀！布沙先生！」

前面路上突然傳來蹄聲，她抬起頭來一看，前面不太遠的地方正有一個黑黑的影子遮住了閃閃星光。

「驢子！」她連忙放下布沙，張著雙手向前奔去。

驢子好像受了什麼驚嚇，昂著頭，睜著銅鈴大眼，飛快地向她迎面奔來。

「停！」珍妮芙像傻瓜似地對牠喝道。

牠毫不理睬飛快地飛奔過來。就在快要撞上的當兒，牠突然緊急煞住，四腿猛地一頓，總算勉強穩住身子。

然後牠又顯得很畏怯，緩緩地一步步退了回去。珍妮芙立刻抓住韁繩，將牠拉到布沙面前。

布沙坐在岩壁邊，面頰貼著岩壁，顯得很痛苦。珍妮芙走過來跪在他身邊，把韁繩的掛勾掛在肩上，然後抓著布沙的前襟說：

「布沙先生！起來吧！驢子抓到了！騎得上去嗎？布沙先生，喔！天啊！讓他醒醒吧！」她

瘋狂地叫喊著。

驀地他動了一下身子，緩緩抬起頭來，然後伸手來摸摸驢子。經過這番折騰，原來虛脫的身體更顯衰弱不堪，他不停地喘著氣，看了一下珍妮芙，又轉過去看看驢子，然後潤濕一下雙唇，痛苦地說：「驢子……馬鞍……」

珍妮芙抬頭看了一下：「你說什麼？馬鞍有什麼問題？」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妳看帶子鬆了。她本來把鐙子綁在……牠頸上。」

「是嗎？這又有什麼關係？布沙先生……」

「妳不知道？她……已經到了那裡，差遣牠自個兒回來。」他一邊說一邊咳。

「不錯！但是這……」珍妮芙深深吸了一口氣說：「我懂了！你是說紀荔安——瑪莉已經到了目的地是嗎？已經過了山崩的地方，對嗎？」

他喘著氣，勉強地點了一下頭。

「也就是說，山崩的時候，正好是驢子回來的時候……」。

她抬頭看了一下山谷那邊：「這麼說，我聽到的那聲叫喊……。布沙先生……正好在山崩的地點，靠近我們這邊的方向傳來。我確實聽到一聲叫喊……叫聲和蹄聲同時傳來。」

他喘著大氣說：「多娜一定是在山崩的時候被岩石打到，或者是山崩時……驢子到處亂衝亂

闖，把她嚇到了！」

珍妮芙又長吁了一口氣說：「那聲音是從山崩的這一邊傳來的！」

「聽好！」他有氣無力地抓著她的手說：「這是個絕佳的機會，妳趕快繼續往前走。我沒辦法走了。我想我大概知道山崩的地點，在瀑布和這裡中間有一個地方，也許已經被截斷了，相信瑪莉一定過去了。我們……本來約好……在那裡會……和的。」他顫聲說道。

他頓了一下，鬆開珍妮芙的手，兩眼還是盯著她說：「那個妖婦不管是翻越過去或是往回走都要花同樣的時間，現在……妳必須先趕到那裡，相信妳做得到。另外還有一條路可以通到那裡。」

「趕快告訴我吧！」

他歪了一下頭，又緊緊抓著她的手臂，「在下一個轉彎……向左轉，會看到兩塊高聳的岩石，中間有一條路，一直往下延伸到溪邊。雖然很難走，卻近得多，如果找得到那條路就好了。」

「現在比較亮，那條路能通到瀑布去嗎？」

「能，仔細聽著，」他稍微坐直身子，表情仍然痛苦不堪。「這條路可以通往西班牙……瀑布前面有一座天然石橋，……慢慢小心地走，一定能夠安全通過。妳……快點走，經過這場暴風雨……這條溪流會馬上瀑漲，到時水……就會將……石橋淹沒了。」

他的聲音越說越脆弱。

「妳和她只要過了橋就沒事了。可能還來得及。那個妖婦大概在水漲前還趕不到那裡。如果妳們來不及過去……也沒什麼關係。石橋雖然很小，可是還……經得起山洪衝擊。」

「好。」珍妮芙嘶聲說道。

「萬一遇見那個女兇手……」

「怎麼樣？」她問。

「最好……把她給宰掉……小姐。」布沙說完，緊抓著珍妮芙的手一鬆，垂了下來。

他仍然喘著氣，她卻不知該做什麼才好，放下肩上韁繩，然後在布沙口袋裡拿出那把刀。刀上黏黏的，可是她並沒發覺。

她推開驢子，站了起來，看了布沙一眼，便照著指示的路徑狂奔而去。

第二十四章

珍妮芙很容易便找到了路，向左拐一個彎，便飛快奔向溪底。沿途幸好有樹枝幫助，才得以順利的沿著溪流，飛快地一步步向前走。

珍妮芙邊走邊懷疑這樣的一條秘道會有人走過？沿途但見嶙峋怪石起伏不定地橫在路中，不，應該說路是從怪石堆中走出來的。她邊走邊覺得腳下的岩石似乎隱隱顫動，原來斷岩下萬馬奔騰的流水正撞擊著岩壁，傳來轟隆的水聲。不久走過這段崎嶇難行的水道，然後向右一看，正好有一條幾乎不能算是路的小徑一直向上延伸。

沒多久，這條路突然中斷，珍妮芙站在那裡，四下一看，不由得暗暗吃了一驚。

她覺得脚下軟軟的，低頭一看，原來鞋子已經陷在泥裡了。她又打量了一下周圍的環境，終於恍然大悟，原來剛才山崩的地方就是這裡。她小心翼翼地走過這片坍泥，終於在另一邊又找到了原來的小路。

山路在這裡突然一轉，竟沿著崖壁直往上伸。她順著崖壁往上爬，最後終於來到瀑布邊。這時候除了單調的怒瀑聲外，周圍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

珍妮芙沿著溪流望過去，不錯，瀑布前面不遠的地方有一座通往西班牙的石橋，這座石橋是溪邊山壁上掉下來的石塊湊成的，自然天成。

她再眨眨眼睛一看，瀑布邊石橋那頭正有一個微弱的光點，不停地晃動著，好像是燈籠。

她在那裡，紀荔安已經等在那裡了。

珍妮芙連忙奔了過去。

她東倒西歪地爬上通往石橋的陡坡，不禁想到：該如何說服紀荔安？

畢竟紀荔安看過布沙捉她的那一幕，也認定她是他倆安全逃離法國，奔向西班牙途中的障碍。她會被珍妮芙說服嗎？

她靠在一塊高聳的岩石邊，邊喘氣邊思忖著。偶而抬頭一望，發現一道石級直通瀑布。

她捲起袖子擦了一下臉頰，然後朝燈光方向緩緩攀爬過去。

燈籠在微風中不停晃動，紀荔安總算還好好的待在那裡等著，那個妖婦畢竟還沒有碰到她。總之，到目前爲止，一切還算滿意……但是自己該如何說服她放棄等待布沙的念頭，跟自己回去呢？到底該如何說服紀荔安躲避這個連做夢都想不到的危機？

經過一連串驚心動魄的打擊，珍妮芙只覺心力交瘁，實在無法聚精會神好好思考一下。她勉强打起精神走完最後一段路。

不管布沙是死是活，他都無法帶紀荔安到西班牙去了。他現在無能爲力，唯一的問題就在那個妖婦身上，當務之急是如何避免讓多娜發現她和紀荔安。當然要走過那座石橋並不困難，在黑夜的掩護下找個地方躲一躲也不成問題。首先必須編一些故事騙紀荔安，然後……。

她快步朝燈籠的方向奔去。

不久，珍妮芙來到燈籠邊，連忙跪了下來，用身子擋著燈光，以免被後面跟踪而來的人發現。紀荔安忽然說：「小姐怎麼啦？」

珍妮芙抓住燈籠，急切地說：「快，布沙太太！快把燈熄掉，趕緊躲起來！」

「妳爲什麼到這裡來？皮耳說過……」

「皮耳馬上就會跟來，有事耽擱了一下，他要我先來這裡通知妳。妳知道我不會害妳。妳走了之後，我跟他解釋了一番，我們便化敵爲友了。我須要妳幫忙，趕快把燈熄掉吧！」

紀荔安半信半疑地把燈給熄了。

「皮耳現在在那裡？」

「他還不能來，我們先躲起來，過一陣子再下去找他，我們……」

「他現在很危險嗎？」

「不錯，我們一定要回去。趕快走，先找個地方躲一下。」

紀荔安立刻轉身朝她先前躲過的裂縫走去，珍妮芙也隨手抓起燈籠，緊緊跟在後面。她邊走邊覺得很高興，沒想到紀荔安這麼容易就被說服了。紀荔安又回過頭來，伸手說道：「就從這裡爬上去——。」

她說了一半又把話吞回去，兩眼緊緊瞪著珍妮芙。珍妮芙下意識地把身子轉過去。

在她們前面不遠處突然又滾下一些碎石，沒多久，只見一個黑影迅如疾風飛快地朝她們站著的地方奔來。

「皮耳來了！」紀荔安高興地叫著，跑出躲藏的地方，向那個黑影奔去。

珍妮芙嚇了一跳，沒想到紀荔安的動作這麼快。

她連忙丟下手中的燈籠，快步跟了上去。在月光的照射下，突然她看到紀荔安的表情由興奮變成困惑，再由困惑變成疑懼，既而轉爲畏怯，最後變成恐怖。這時她看到多娜穿著黑色道袍的

身影了。多娜看到珍妮芙也在場，不禁叫道：「是妳！我就知道一定是妳！」

紀荔安一看到她，連忙掉頭就走。珍妮芙也不管多娜到底在說什麼，一回身跟在紀荔安背後追了過去。

右邊是高懸的怒瀑，左邊是波濤洶湧的潭水……這座橋剛好跨在深潭之上，下瀉的流水聲震得這座石橋隱隱顫動著。

紀荔安奔上這座石橋，珍妮芙跟在背後也上了橋。就在紀荔安快走過橋時，珍妮芙回頭一看，多娜也奔到橋邊，突然打住脚步，目睹著這幕驚險的過橋鏡頭，不停地叫喊著，雙脚卻動都不動一下。

珍妮芙背後突然傳來一聲驚叫。

她連忙回頭一看，剛好看到紀荔安正要爬上那塊大石頭，一不小心竟滑了下來，正好掉在珍妮芙旁邊的岩石縫裡，昏厥過去，直挺挺地躺在那裡一動不動。

珍妮芙連忙抓緊她的衣服，免得摔到潭裡。

背後突然傳來一聲奸笑，她一驚連忙回頭一看。

那個妖婦正撩著長袍，滿臉猙獰地一步步向她們逼近。

第二十五章

她快要逼近珍妮芙時，斷岩那端突然飛快地奔出一個人影，在微光之中，看得出他那滿頭的黑髮，削瘦的身材，微跛的脚步……。

「史蒂芬！」

流水轟隆將珍妮芙的叫聲給吞噬了。這次她的祈禱總算應驗了……。

他邊叫邊奔向橋邊。

剛踏上橋沒幾步的多娜聽到男人的叫聲，不由得轉過身來，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她旋身過猛，身子一陣晃，差點兒就摔到橋下，還好她機警地伸開雙手，平衡一下搖搖欲墜的身子，才沒

跌落潭中。沒多久，史蒂芬也來到橋頭，珍妮芙聽他喊道：

「回來！傻瓜！」

那個妖婦卻充耳不聞，又轉過身子拿出刀子，搖搖晃晃地向珍妮芙逼近。

史蒂芬連忙飛奔過來，一個箭步跨上石橋。那個女人回過頭看看，又繼續往前走。不過又濕又寬的道袍在强風中飄來飄去，多少限制了她的行動，史蒂芬很快就追到她背後，伸手一抓，拉住她的臂膀，卻沒抓牢，手一溜只抓到她的袖子。她用力一甩，掙脫他的掌握，繼續往前逼近。史蒂芬被她掙脫後又被迎面飛來的面紗罩了個正著，一時竟失去了方向。也不知是受到報復的意念趨使，或心裡覺得震駭莫名，還是急著想逃走，只聽那女人厲聲叫著，慢慢靠近。珍妮芙連忙擋在紀荔安身前，護衛著她。那個女人正要撲上來的一剎那間，史蒂芬及時趕到，從她身後攔腰一抱，然後迅速抓住她拿刀的那隻手，另一手用力一縮，把她匝得緊緊的。

也不知道她那來的力氣，奮力一掙，竟甩脫史蒂芬的手，然後一旋身便是一刀，斜斜刺了過來。史蒂芬沒想到她動作會這麼敏捷，竟被刺個正著，立刻鬆了手，身子一縮退了一步。

她高舉著手中的刀子，準備再刺下時，突然一陣狂風，她脚底一滑，重心一歪，竟從他身邊一擦而過，險些又刺個正著。她一撲不中，整個身子如老鷹般一頭栽了下去，直入湍流。一陣浮沉之後，便被湍流冲到下游去了。

史蒂芬快步走到珍妮芙身邊。

「史蒂芬！喔！史蒂芬！」

「沒怎樣吧？」

「我很好。可是你——」

「沒關係，只是一點兒皮肉之傷。」他伸出手安慰她道，然後轉眼看看她身後的紀荔安，又高聲問道：「她怎麼了？」

「不小心摔倒的。」

「快把她扶起來，再過幾分鐘洪水會把這座橋淹沒……」

不錯，由瀑布下瀉的水已經把這座石橋冲得乾乾淨淨，不是開玩笑，瀑布源頭正聚集著更多滙聚而來的雨水，下瀉之勢逐漸加强，相信過不了幾分鐘就會把這座石橋整個淹沒。

史蒂芬不由得催促著說：「快！快站起來，現在還來得及往回走。」他說著拉起珍妮芙，順手摻起躺在地上的紀荔安說：「在這裡等一等，我先把紀荔安送回橋頭，再回來帶妳。」

他說完後將紀荔安往肩上一扛，然後站穩脚步，快步走過石橋。珍妮芙乖乖站在原地，突然一波水冲到她身上，冰冷的山泉使她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全身都快凍僵了。史蒂芬說得沒錯，她沒辦法單獨走過這座石橋。

她只好緊緊抓著岩石一角，動都不敢動一下，眼睜睜地看著史蒂芬搖搖晃晃地扛著紀荔安過橋。

轉瞬間他就安全過了橋，他剛要把紀荔安輕輕放在岩石上，珍妮芙定睛一看，原來橋頭那邊的亂石堆中已經擠滿了人。說時遲，那時快，他們一看到史蒂芬安全通過石橋，便一擁而上，七手八脚地幫著把紀荔安接過來，抬到一塊有遮掩的角落去。

另外有些人聚集在橋頭，掩護史蒂芬過橋。他一步步穩穩地走過來。

珍妮芙目不轉睛地凝視著他逐漸趨近的身影，下瀉的瀑布一波又一波地洒在他身上，冲得他全身不停地晃動著，目睹這麼一幕驚險鏡頭，珍妮芙緊張得一顆心幾乎跳了出來……。

轉眼間他就來到她的身邊，伸出一隻手摟住她幾乎已經凍僵的軀體，另一手抓著繩子一端，敏捷地用繩子把她綁得緊緊的。

綁好後他顫聲說道：「現在妳安全了。他們抓著繩子的另一頭，妳只要眼睛看著前面，一步一步往前走就沒事了。」

她也顫聲問道：「那——你呢？」

「我不要緊，快走。」

她搖搖晃晃地一步步走過石橋，途中有幾次差點就被水冲到橋下。這段路程雖然只有幾十尺

，卻是珍妮芙有生以來走過的最長的一條路。她離橋頭還有幾步路時，好幾個人都伸手迎接她。

轉瞬間她便安全通過石橋，到達橋的那一邊了。

史蒂芬見她安全過了橋，便也一步一步地踱了回來。這次不像剛才那麼驚險了，他很快便走到橋頭和他們會合。

珍妮芙一見史蒂芬安全回來，興奮地迎上前去，往他懷裡一鑽，他也快慰地緊緊摟住她，溫柔地輕撫著她那淋濕的秀髮。躺在角落裡的紀荔安這時也悠悠地醒來了。史蒂芬緊緊抱著珍妮芙，心裡一陣激動，原來自己是那麼強烈地需要她，現在她終於屬於自己……。

他稍稍鬆了一下雙手，她抬起頭來含情脈脈地凝視著他，他不禁高興地笑了。珍妮芙由他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境是多麼愉快。她還能清楚地聽到他的心跳聲。最後他終於開口說：「親愛的，我們旁邊還有人哪！不介意吧？」

這時她才注意到跟史蒂芬來的人就聚在身邊，十幾雙充滿羨慕神色的眼光緊緊盯著他倆。

西佛太太唯一的千金頓時面紅耳赤，嬌笑一聲，又迅速鑽進史蒂芬的懷抱中。

「介意？一點都不介意！」她快樂地回答道，然後腳一蹬，兩片熱辣辣的櫻唇又送了上來。

第二十六章

暴風雨漸漸遠去，偶而還會吹來陣陣微風，珍妮芙精疲力竭地躺在爐邊的躺椅上，喝著白蘭地暖暖身子。

只覺得身上的濕衣服好像被人換掉了，全身就裹著一條毯子，現在她一點兒也不担心，放鬆了緊張的神經，慢慢地慢慢地進入夢鄉……。

……朦朧中好像聽到有人發問，史蒂芬安靜地回答，她一驚馬上睜開眼睛，只見史蒂芬背靠著躺椅坐在地上，頭就擱在她膝蓋旁，正在和人談話。

他抽著煙和吉爾梅頓——魯支的總督——談話。梅頓坐在凳子上，面對著爐火，表情很嚴肅

地和史蒂芬討論著問題。

史蒂芬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煙，然後又緩緩吐了出來。

「你大概也明白這件案子了吧！」他說著隨手將煙蒂彈入爐裡，「我已經將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了，其中有很多都是猜測的，但是和布沙今晚告訴你的話一對照，這些猜測並不離譜，只是有一點我還不太明白，爲什麼像布沙這種人會讓人威脅他這麼久？話說回來，也許就像你所說的，她和他似乎是同路人，對不對？」

梅頓點點頭道：「不錯。不過剛開始她是無意中和他搞在一起的。好幾年前，她利用布沙幫助她的朋友逃離西班牙。就我所知，最先是布沙救她出險，事後她發覺這種行業能賺進大筆財富，就主動幫他，還趁機敲竹槓，也就是說她透過在西班牙的朋友幫助，將布沙護送的顧客安全送入西班牙境內……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布沙能夠保証不但護送顧客進入西班牙，還能安全地把他們送到目的地，就能獲得更高利潤，也會有更多的生意可作。相信她最初的動機是好的，只是後來經不起誘惑才做出這種傻事。」

「她發覺艾莎雷諾門那件事時，已經騎虎難下了？」

「也許，可是我不認爲如此。從布沙的語意中可以知道他巴不得她抽身不管，可是她卻握有他的把柄，也就不客氣地亂敲他的竹槓了。」

「她就把謀殺雷諾門的事隱藏起來？」

梅頓說：「沒有人曉得她心裡是怎麼想的。我認爲她是太熱衷於名利，最後不能自拔，才落到這種後果。她一定竭力掙扎過，想跳出這個火坑，也許她成功過，但我不認爲如此。」

「你是說她最後終於良心發現？」

梅頓鄭重地說：「我是說她一定有過一段很長的痛苦日子。一個人不可能在違背自己良心的情況下，還能安然度日。」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室內一片寂靜，只有角落裡的老爺鐘滴答滴答地走著。

史蒂芬終於又開口：「他們兩個眞是貪婪，結果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看來這個結局要由你來收拾收拾了。」他笑了笑又說：「當然，還得費一番心思哪！」

「不錯，的確得大大費一番手脚。」梅頓總督回答道：「今晚有得忙了，很謝謝你和那位小姐的幫忙。」他說完向珍妮芙點點頭，表示謝意。

史蒂芬也轉過頭去，「珍妮芙醒醒，覺得怎麼樣？」

她緩緩地從氈子裡伸出一隻手握住他，說道：「很好，很舒服。」說著轉眼去看躺在另一張躺椅內的紀荔安，醫生正在看護她。珍妮芙突然一驚，人也清醒了許多。

「她怎麼了，史蒂芬？」

醫生聞言轉過頭來，率先回答：「她怎麼了？很幸運，你們三個眞幸運。」

他身子向旁一挪，就見到紀荔安緊緊地裹在毛氈裡，臉色顯得很蒼白，呼吸卻很均勻。她睜大眼睛疑惑地看看醫生，然後又轉過去看了一眼站在對面的梅頓和史蒂芬，最後把眼光停在珍妮芙臉上……。

紀荔安瞪大眼睛，用英語笑著問道：「是珍妮嗎？」

問題終於水落石出。梅頓的兩個部下進來將紀荔安抬上吉普車，醫生也跟在後面，走過珍妮芙身邊時，停下脚步看著她道：

「妳最好也躺到病床上休息休息。那位年輕人也是。」珍妮芙嚇了一跳，連忙要坐起身來，醫生立刻把她給按了回去。「他沒什麼大碍。」他嚴厲地說道：「差一點就被刺中，還好只是受了一點刀傷。」他的態度和藹，又似乎有點生氣地瞪著他倆說，「你們眞的很幸運。」

珍妮芙緊緊握著史蒂芬的手，「幸運！也許。要不是他發現我們的話……史蒂芬你怎麼發現通到瀑布的路？」

「親愛的，我們是跟踪妳們手電筒的燈光來到這裡的。」他笑著說道：「是不是很有意思？其實我們就在妳們後面不遠，後來看到燈光往上移動，忽然消失了，然後就發現了布沙，是他告訴我們走這條路的。」

「其實說穿了就這麼簡單而已。」醫生開口說：「還有！妳叫那一聲是怎麼啦？」

她睜大雙眼疑惑地說：「我沒有叫過啊！」

「是女人的叫聲沒錯！告訴妳她已經沒問題了。記得那次事故嗎？」

她回想道：「事故？是那次車禍嗎？」

「不錯，她就是在那個時候受了傷。」醫生慈祥地說：「暫時失去了記憶。」

「你是說，」史蒂芬說：「她還以爲她自己剛剛從車禍中醒來，完全不知道這期間發生的一切事情是嗎？」

「不錯。」醫生有點兒不耐煩地回答道。

「不過不久就會恢復記憶，沒什麼關係。」

臥室內突然有個人向醫生招招手，醫生楞了一下說：「他？」

珍妮芙不由自主地望著臥室的門。

醫生逕自向臥室走去，砰地一聲把門帶上。她充耳不聞只是兩眼盯著梅頓問道：「皮耳·布沙？」

史蒂芬輕聲接口道：「珍妮，他已經死了。他死前把這件事從頭到尾都告訴了我們。妳睡覺的時候，他們從山上把他的屍體抬了下來。」

「我——知道了。」她說完後連忙掉過頭去。

梅頓有點兒困惑地問道：「沒想到妳會爲這種人掉眼淚。」

珍妮芙看看他，「先生，對他的死我很難過。我很希望他能逃脫，當然這種想法是不對的，但是他是紀荔安的救命恩人呀！第一次是暴風雨那天晚上，拉麗·都普搶走她身上的所有證物，把她丟棄在荒野那一次。第二次是今天晚上。雖然他是殺人兇手，卻那麼眞情地照顧她，不管怎樣，我都會永遠記得這段恩情。」

史蒂芬緊緊握著她的手，輕聲附和道：「我也一樣。」

角落那張靠背椅上突然有個黑影動了一下，原來是安森神父，看起來也很疲憊的樣子，那雙炯炯有神的黑眼睛卻和藹地望著珍妮芙和史蒂芬。

「上帝是仁慈的。」他就這麼簡單地說了一句。珍妮芙知道他是針對布沙而言。

她突然問道：「院長知道這些事嗎？」

安森神父點點頭道：「我去過一趟修道院了。其實我正要上路時，正好警察趕來找我，那個女孩茜拉斯——」

珍妮芙一聽立刻坐了起來，緊緊抓著毛氈免得滑落，驚訝地望著神父。

「茜拉斯——」她高聲叫了出來，「唉呀！我怎麼把她給忘了！我知道她跑出去找路易，然

後——」

「不錯，」安森神父說，「然後那個男孩就把她帶到我那裡，嚴肅地交待我說，『請你代我照顧她一下，我們不久就要結婚了，我不希望這件事在村子裡傳開，暫時先讓她住在你這裡，請代爲照顧一下。』她就睡在我那裡。今天一大早她就趕回修道院告訴院長她要結婚的消息。而妳，孩子——」他低下頭看看珍妮芙，「卻睡了這麼久。看！」

他說著走到窗邊，順手推開窗板，室內頓時充滿清晨的陽光。珍妮芙四下看看，只見地面仍然留著昨晚驚險追捕的痕跡，滿地都是盤子、杯子、乾糧及碎片……。

史蒂芬和梅頓交換了一個眼色，站了起來，面對著珍妮芙說道：「我們都還沒睡覺，吉普車又回來了。」他俯下身說：「一切都過去了，珍妮芙，不管發生過什麼，一切都已經過去了。親愛的，我們馬上離開這裡，痛痛快快地睡個覺。並不是說我們毫無感情，事實上本來就該如此。對我們而言，這一切都過去了，妳我和紀荔安——快走吧！」

「好。」珍妮芙說道，兩人會心一笑。

吉普車開到了門口，梅頓站了起來，笑著說：「你們——你們眞的很幸運！」珍妮芙被抬上車子，史蒂芬也跟著坐上去。大家目送著吉普車迎著清新陽光，平穩地往山下駛去。不錯，誠如梅頓所說，他們眞的很幸運。畢竟烏雲過後，陽光仍舊普照大地。

⑬聖母院風雲 272
尹現德譯

發行人
劉君業
美術主任
曹昌德
出版者
長橋出版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4-8號
臺北郵箱13-257號
郵撥帳號108613號
電話：393-9583
發行所
長橋出版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4-8號
發行部：3936190 直銷部：3933715 讀者服務：3516462
印刷所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鄉中山路二段637巷37號

實價新臺幣70元
初版中華民國69年1月1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487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世界名著／卡德蘭原著
愛的故事

作者卡德蘭是英國女作家，在世界各地擁有無數的讀者，她洗鍊的文筆與扣人心弦的情節，使得她每一本書的銷售數字高達百萬本以上。

■每本50元全國各大書店均出售。

長橋出版社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五四—八號
郵撥：108613
電話：351—6462